

# 馬克思論資本論

徐堅譯

新中國書局發行  
資本論研究叢書

551.5  
412  
(347)2

# 馬克思論資本論

徐堅譯

資本論研究叢書

1949

新中國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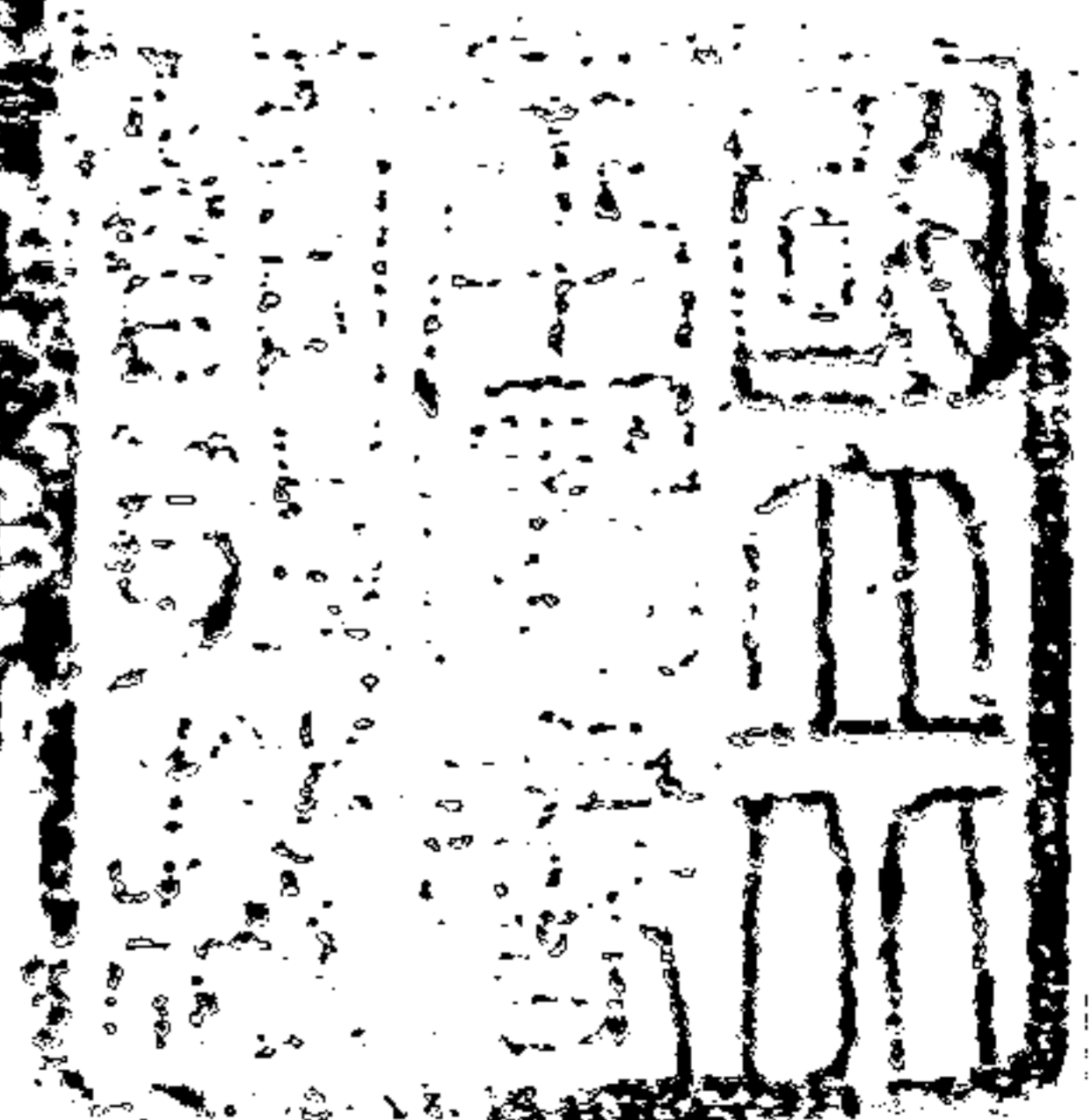
# 目次

第一章 馬克思『資本論』的重要性質	一
第二章 『資本論』的一般特徵	二九
一 『資本論』的結構	三〇
二 說明的內在聯結	四一
三 『資本論』的文學式	五九
第三章 『資本論』著作過程的主要階段	八七
一 四十年代	八九
二 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	九六
三 『資本論』第一卷	二一九
四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	二二六
五 恩格斯對『資本論』的工作	二四三
人名備考	二七七

## 第一章 馬克思『資本論』的重要性

馬克思的一些偉大發現，使得人們對人類社會和它的發展途徑的看法發生了整個革命，使社會主義立在堅固的科學基礎上，證明社會主義是人類文化發展全過程必然達到的合於邏輯的結果。對這種發現的最深刻最多面的證明和推展，是在『資本論』中。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會鬥爭舞台以前，早就有了。實在說，在馬克思時期以前，各種各色的社會主義『體系』之多，是馬克思主義出現後從沒有見過的。但那時候的社會主義離開歷史的真實道路很遠。

那時，社會主義還是個烏托邦。他們用各種顏色來描畫社會主義制度，描畫的生動程度因各人的才能而異。在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中間，也有天分很高的，如湯麥斯·摩爾和康本尼拉，洛伯脫·歐文、聖西蒙和傅利葉。但是在他們的烏托邦理想和實在世界之間，隔着一道鴻溝。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證明了在人類社會前進發展中，共產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在實在世界中發現了這樣一



個力量，由歷史規定，要成爲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創造者。就因爲這樣，社會主義不復是烏托邦，而變成了科學。

『聯共黨史』明確地指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的偉大發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他們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意見相反，他們以爲社會主義不是空想家的發明，而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他們表明資本主義制度要垮的，正同農奴制度已經垮了一樣。資本主義創造着自己的掘墓人，就是無產階級。他們表明只有無產者的階級鬥爭，只有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才能使人類免除資本主義和剝削。

『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無產階級自己要覺得自己的力量，懂得自己的階級利益，團結起來向資產階級作決定的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們科學地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內部進行着的階級鬥爭，必不可免地使資本主義歸於崩潰，達到無產階級的勝利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說：要除掉資本權力，要把資本家的財產變成公產，

靠和平手段是不成的；工人階級要達到目的，只有用革命暴力，用無產者革命對付資產階級，並完成自己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必須粉碎剝削者的抵抗和創造出一個新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說：工業無產階級最革命，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前進的階級，只有像無產階級那樣的階級，才能把一切不滿資本主義的力量結集在自己週圍，領導他們攻擊資本主義。但是無產階級要消滅舊世界而創造一個新的無階級的世界，它必須有它自己的工人政黨，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共產黨。」

社會主義的打定堅固基礎，社會主義的由空想而變為科學，全靠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而這學說的最完全的表現是「資本論」。

馬克思主義的大發現，使全部社會科學發生了整個的革命。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大發現，就其本質而言，是什麼呢？恩格斯指出，第一流重要的發現有兩個，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這兩個發現，在「資本論」中都被十分完整地、深刻地、清晰地、澈底地研討過。

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史的整個觀念上造成了一個深刻的革命。人類幾千年來都無法說明社會發展的規律，在過去看來，社會歷史，似乎是個別英雄的專擅逞意的結果，似乎是沒有任何邏輯聯繫的許多偶發事件的不斷的鍊子。

馬克思發現，社會和自然一樣，也是依照着一定規律發展的。可是，社會和自然規律所不同者，就是社會發展規律的表現，不是離開人類的意志和行爲的，倒正是通過了廣大人民羣衆的行爲的。馬克思主義表明，人民本身創造自己的幸福和自由。人類從低級的社會形式發展到高級的社會形式，如要阻止這個進步的過程，或者把這過程逆轉，這種企圖，不管它會引起多大的流血犧牲，終歸是失敗的。馬克思主義揭露出，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這社會制度的內在矛盾，必然歸結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歸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教導說，資本主義的崩潰，並不會自己來的，只有無產階級代表着社會進步的利益，反對那代表人類過去的反動階級的力量，而進行堅持鬥爭時，資本主義的崩潰，才作為鬥爭的結果而出現。

在社會中進行着的階級鬥爭，照亮了社會發展規律的軌跡。人類還沒有能看

破社會關係的錯綜複雜的網，而發現在它背後的動力以前，人類還是可憐的玩具，留在歷史發展的盲目混沌之中。這社會發展的動力，就是在社會生產的一定制度中佔着不同地位的階級之間的鬥爭。馬克思指出，發現階級的功勞並不屬於他，而在更早的時候已經知道有階級存在。但是，把一定的社會經濟構成中的階級鬥爭的深遠基礎揭露出來的人，把剝削社會的各種形式的發生、發展和沒落的規律加以說明的人，把資本主義社會內階級鬥爭的實際傾向暴露出來，並且光輝地預言這鬥爭的標的和勝利是工人階級專政，這專政會走上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和階級的消滅的人，——却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這樣，廣大人民羣衆的進步的鬥爭，第一次得到一個吸引全部精力的徹底自覺的目標，得到一個真實的而非幻想的目標。這樣，人類由其先進階級代表着，有了真正的戰鬥口號。改造實在世界的任務，第一次得着社會發展規律的確切認識作基礎。

馬克思替人類社會現象的科學研究奠下基礎。資本主義在馬克思以前已存在了。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的理解，對於在它內部成爲動力的矛盾、以及它內在規律的認識，到馬克思才第一次達到。列寧在一八九九年解釋黨



綱時，爲馬克思的學說的本質劃了個輪廓；用列寧自己的話來說，馬克思的理論「……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把這門科學的堅固基礎奠定起來，並且指出了一條路；如果要進一步發展這門科學，要對它每個細節上都下苦工，就必須照那條路走。這個學說，暴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說明了千百萬無產者給少數資本家、地主、廠主、鑛主等等奴役的事實，以怎樣的形式給勞動者的僱用、勞動力的購買所掩蓋起來。它表示，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傾向，是大量排斥小生產，造成社會主義社會可能建立和必須建立的條件。它教我們從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陰謀、狡滑的法律和故意造作的學說等等掩蓋之下，看到階級鬥爭，看到各種有產階級和無產大眾間的鬥爭，看到站在一切無產平民羣衆前端的無產階級。它把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真正任務說明白：任務既不是替社會起草改革方案，又不是去勸說資本家和資本家的食客來改良工人生活，亦不是製造陰謀，倒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組織這個鬥爭的領導權，其最後目的，是由無產階級爭得政權和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列寧：《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列寧不只一次說，『唯物論的徹底推廣於社會現象範圍』表示唯物論的深化和發展。列寧稱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是『科學思想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他爲這科學思想的偉大成就的內容，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輪廓：

『先前霸佔着歷史和政治觀點的混沌和成見，讓位給顯然完整和和諧的科學理論了。這個理論表示出，怎樣由於生產力的增長，從一個社會生活的制度產生出另一個較高級的制度來——例如，從封建制度怎樣生長出資本主義來。』（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論之間的緊密而不可分的關係，在這節文字中充分地顯示出來。

『資本論』是人類史上劃時代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奠定了理解人類社會和它的發展規律的永久基礎，這基礎是根據着現存的唯一科學的方法——唯物辯證法的。資本論的產生，就是出於無產階級的切身要求，所以從它出版的一天起直至現今，一直是工人階級爲社會主義鬥爭的最銳利武器之一。所有各國多少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過去和現在都求教於『資本論』，當它是主要的理論源

泉，這理論早已掌握着羣衆，早已變成一個物質力量了。他們從『資本論』裏看到工人階級及其鬥爭的實際經驗的光輝綜結。

這本著作，從它初生之日起，就不斷武裝着戰士們，去進行最偉大的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戰爭。因為『資本論』所從事深刻研討和證明的理論，正是一把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的精神（它實際上代表着社會科學的結論）和革命精神結合起來。並且，這不是偶然的結合，這不僅是因為建立學說的人本身就兼着學者和革命家的素質，並且因為學說本身就這兩種精神內在地、不可分地結合着的。（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

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精神和革命精神之間的這種內在的、不可分的聯結，使『資本論』成爲工人的社會主義鬥爭武庫中一件有力的武器。這部書是新世界觀的源泉，這個世界觀既完整又無所不克，它使那要求社會進步的戰士增強十倍。

『只要世界上還有資本家和工人存在，那末已經出版的書中，還沒有一本像我面前的這本書那樣對工人重要的。』恩格斯在評論『資本論』第一卷時，一開頭就這樣說。這裏，恩格斯把工人階級作爲這樣的社會力量，它體現着人類的明

天和它的最美的希望和最驕傲的思想；作爲這樣的一個階級，它以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爲旗幟而進入歷史行動的舞臺。

『資本論』實在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作爲馬克思方法的光輝結晶，它反映出作者的科學興味的特殊氣息，作者是巧妙地精通了許多不同的知識部門。列寧強調說『資本論』是『說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和基礎的著作』。（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

馬克思的方法——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最完全地展開和應用在『資本論』中。『資本論』不僅是經濟學的巨著之一，並且是哲學巨著之一。『固然馬克思並未遺留給我們一本邏輯學，但他的確遺留給我們『資本論』的邏輯……在『資本論』中他將邏輯學、辯證法和唯物認識論——不必用三個名詞，那都是同一個東西——應用在一個特殊的研究中，從黑格爾採取了所有有價值的，又把有價值的往前推進。』（列寧：『哲學筆記』）在著作『資本論』的某一階段上，馬克思想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又是被他用神祕論隱蔽着的方法中的合理東西，用一般人的知識所容易瞭解的形式』簡單地提綱挈領地寫出來。（『馬恩書信集』一八五八年

一月十四日的信)。馬克思一直沒有能實現這個願望。但是在『資本論』中，本來給黑格爾頭腳倒置的辯證法，是牢牢穩穩地翻過來了。

『我的辯證法，不僅和黑格爾的不相同，並且剛和他的相反。』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話。這部著作從第一頁到最末頁，都表示出：把馬克思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等同起來，並且模糊着兩者之間的根本的決然的差異的那種反動企圖是何等虛偽。黑格爾的觀念論辯證法，是訴諸於過去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種形式；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唯物辯證法，是訴諸於現在和將來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黑格爾哲學中只採取了它的『合理的核心』，把它的觀念論的外殼拋棄了，進一步把它發展，使它得有現代科學的形式。』(史大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馬克思主要是在『資本論』中完成了這個沉重的任務。在『資本論』中應用着的唯物辯證法，『對於資產階級和它的學究教授們，是很可惡的東西，因為它不受任何欺騙。它在本質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資本論』第一卷)

唯物辯證法是自然、社會和思想的運動規律的理論，『資本論』是把唯物辯

證法加工和應用的不能超越的範例。馬克思在應用唯物辯證法於社會研究時，他發現了規定人類歷史運動發展的基本規律。在『資本論』中，社會經濟構成的發展途徑，被當作自然史的過程來表示。『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證法不過是辯證法的一個特例。』（列寧：『論辯證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深透到事物的本質，揭露了社會發展的最秘密的內在發條。

『資本論』首先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慘淡經營。這個經濟學說是『馬克思理論的最深刻、綜括和詳盡的證實和應用。』（列寧：『論馬克思』）馬克思這基本著作，目的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的經濟規律。馬克思『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構成，……當作一件活生生的事物來處理——有它的日常形相，有生產關係內在階級對抗的實際的社會表現，有保持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築，有自由平等之類的資產階級觀念，有資產階級家庭關係。』（『什麼是人民之友？』）

大家知道馬克思很看不起那種空中樓閣的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立科學共產主義的體系是循着另一種方法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建者把幾千年來文化發展

中有價值的東西批判地改造過。他們把自己的理論，作為以往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最傑出代表者們最偉大的成就的直接繼續者。列寧鄭重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同那些在遠離世界文化發展大道的什麼地方產生的宗派教條最無相似之處，「相反，馬克思的天才恰恰在於他答復了早已吸引着人類最進步的頭腦的一些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建者，對人類過去的遺產中最好部份，以合法繼承人的姿態出現。大師們把人類心志的最寶貴成就作砧床而煅煉出這個世界觀。這正是希特勒愚昧主義者所想破壞的，因為他們要發展自己的「理論」——他們從歷史的垃圾堆掘出反動意識的最醜惡的遺物而調製出吃人「理論」。十年前，史大林在向聯共十七次大會報告時說：

「據說有幾個西方國家已經把馬克思主義摧毀了。據說它是被資產階級國家主義思潮所謂法西斯主義所摧毀的。那當然是胡說，只有不知道歷史的能夠說這樣的話。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基本利益的科學表現。若要摧毀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摧毀工人階級。這却是不可能的事。馬克思主義走上舞台已八十多年，在這

期間曾經有幾十個幾百個資產階級政府企圖摧毀馬克思主義，但是結果如何？資產階級政府倒了一個又一個，但馬克思主義老是前進。」

馬列主義是工人階級的戰鬥理論，只有無產階級——將來是屬於這個階級的——能大無畏地揭露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為這些規律證實了無產階級勝利的必然。

當資本主義初生，資產階級是一個年輕的階級，心強力壯。它堅定地反對陳腐的封建制度，向它鬥爭。資產階級學者誠誠實實地想用自己的眼力窺破人類社會發展的奧秘，他們在這上面的確見到並記到不少有價值的東西，但他們的階級限制阻止他們發現社會發展實際規律。他們不能發現，把資產階級捧上政權的社會發展，將來會送它下台，他們以為資產階級的制度是永久的自然的社會制度。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代表者（特別是其中最偉大的里嘉圖）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各方面作了自覺的研究，曾貢獻了許多寶貴的東西。里嘉圖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時，他在理論上的尖刻性的程度，馬克思曾引過一個同時代人的話來說他：「里嘉圖先生似乎是從別的星球上跌下來的。」



這些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作為現成東西，他們並不反省資本主義制度究竟如何產生的。當研究商品生產關係時，根本不提這種生產關係如何產生的。古典派經濟學者一開始就假定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久、絕對而不變的性質。他們看不到它是有始有終的。資產階級古典派代表者天真地把資本主義當作人類社會的自然情況——他們的眼光超不過資產階級地平綫的限制。新興的向上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也曾大胆指出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像他們的後輩庸俗經濟學家那樣可憐，故意粉飾資本主義的現實，但同時，他們還是不能不受資產階級意識的眼罩所限制。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是十八世紀的產物。它密切連結到法國古典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期的啓蒙運動。古典派經濟學者繼承着法國啓蒙運動的理性論，帶有理性的優點和缺點。如恩格斯指出：「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並非是他們的時代的情況與要求的表現，倒是永久理性的表現。」（恩格斯：『反杜林論』）在解釋歷史時，他們遵奉着各種觀念論體系。理性論的自然規律論（Theory of Natural Law）在他們中間具有毫無疑問的權威。

古典派經濟學家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看成人類社會一般的自然形式。他們從人類天性中去求它的規律，而把那些規律看成任何社會一般共有的永世不變的規律。

從這個觀點出發，經濟學對存在於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是不感興趣的，因為他們認為人類天性中的規律，只在健全的自利和自由競爭的世界中才適當地體現出來，而過去時代的人們，由於他們自己無知，破壞了天性的規律。馬克思譏嘲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說他們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構成的態度，正像基督教會對基督教以前的一切宗教的態度一樣，他們「抹殺了一切歷史的差別，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看到資本主義形式」。（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雖然古典派中最優秀的人物——特別是里嘉圖——有時也感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度，懷疑資本主義制度是否真是永久的，但是階級的限制阻礙了他們，使他們不能確定資本主義的實際的歷史地位。

古典派經濟學家有時也用真正的科學的勇氣分析資本主義的矛盾。但是這些矛盾的辯證法，矛盾發展的傾向，對於他們仍舊是密封的天書。小資產階級經濟

學家們（西斯蒙第），以及早期社會主義者們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式的批判，同樣不能揭示出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實際的發條。

結果，只有馬克思能勝任。他以工人階級代表人的身份來處理政治經濟學，因而把它革命化了。資本主義制度現在不是表現為人類天性基本原理的社會體現，而表現為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歷史發展的階梯上的一級。它的發原早在過去幾世紀已經出現，而它的終結還留在將來。

古典派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看成一般生產關係。馬克思說到里嘉圖時，他說除了資本主義式的社會形態以外，他所唯一知道的社會形態，只有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歐文的癡計劃。因此，馬克思的前輩們不能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一個特殊的生產方式來顯示它的特性，不能揭示它運動發展的規律。因而他們遇到自己的理論體系中絕望的矛盾被批判時，他們對這些矛盾竟無可如何。

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能揭示資本主義運動的實際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而有歷史意義的貢獻，就是他們用科學分析證明資本主義崩潰的不可避免性，證明資本主義必然讓渡給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之下人類再沒有人剝削人的

事。①（列寧：『紀念馬恩』）解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意思就是發現資本主義運動和崩潰的規律，揭示出它的矛盾的運動，規定它在歷史上的地位。這正是馬克思所做的事。

資本主義的戰勝封建領主，是社會進化的路上向前進了一大步。法西斯主義者歪曲地美化中世紀封建關係，讚揚中世紀的等級制度、主奴關係和勞苦大眾的隸屬地位，舉起中世紀的愚昧主義來對抗現代文化，在這上面，法西斯主義者自己暴露了瘋狂的反動面目。可是從封建的轉變為資本主義，並非結束了剝削，不過是表示一種剝削方式代替了另一種。這一點，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過程中，越變越清楚；當新的勞苦羣衆不斷投在資本家剝削之下時，工人階級在鬥爭中結集了力量。求自己的解放。

階級鬥爭的展開，『替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打了喪鐘。從此後，問題就不是：這個定理或是那個定理是對呢，問題變成：它對資本主義是利抑或有害呢，方便抑或不方便呢，政治上危險的抑或是不危險的呢？領津貼爭獎金的人代替了無偏私的研究者，辯護者的卑劣意識和企圖代替了純正的科學研究。』①『資

## 本論「卷一」

工人階級求解放的鬥爭中，爲擺脫資本主義奴隸制的鎖鏈，最有力的武器是革命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登場以後，資產階級『科學』的基本使命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鬥爭。

因而列寧說：『馬克思以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能拿來騙人。』

當馬克思走上社會政治舞台時，資本主義已經渡過了它的鮮豔季節了。精強力壯的年青資產階級，已經迷醉於勝利的首批成果了。資產階級觀念的小販們，興高彩烈，宣稱基本人權的萬年王國已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裂開的矛盾，一望而知的毒瘤，都不能動搖統治階級堅定的信念，他們以爲『在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最好的』。有些資產階級代言人俏皮地說廣大人民羣衆的貧困是人類天性的缺陷所產生的自然結果；另有些人無可奈何地求助於權利和正義的觀念。資產階級不怕空想社會主義，因爲空想社會主義是向富者講話，訴諸於他們的情感，或建立空中樓閣；他們也不怕軟弱無力的小資產階級的批評，因爲這種批評主張回頭向過去走。

馬克思以一個新階級的思想家和領袖的姿態出現，這個階級是和資本主義一起產生、一起發展的。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正如資產階級一樣。資產階級一上歷史舞台，無產階級接着就到了，但是它一出場就威脅着剝削制度的根本存在。

無產階級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對於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現實歷史進程，要求有一個最完全的最深的最真實的理解。因為這個階級的利益是與真正的社會進步完全符合的；它是在進步旗幟之下澈底鬥爭到底的，它把社會中所有進步力量完全結集在自己週圍，它不怕將來，它倒是勇敢地正視將來的。

列寧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就說：『資本論』是我們這時代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列寧：『論恩格斯』）『資本論』副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它裏面包括着對過去政治經濟學的周詳的批判，它批判到分析上的不確當處、錯誤處，以及馬克思前輩中最偉大的學者，古典派經濟學者，駐足不前無可奈何無法解決的矛盾；它指出辯護論者替資本主義所作的遁辭和粉飾；它指出反動和愚昧主義的冒充博學的僱僕們的面相。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傑出地分析了『資

本主義的基礎。」（史大林：『和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根據唯物的方法，對社會構成之一——最複雜的一個——作了模範的科學分析……』（『什麼』）『是人民之友？』——馬克思根據大量的事實材料，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發展和崩潰的規律，並表示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勝利。

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的限制性揭示出來的，馬克思是第一個人。他指出資本主義決不是人類社會的永久、自然、而絕對的條件，倒是相反，它不過是人類社會的特殊歷史上的有限制的形態。馬克思指示出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他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怎樣把社會勞動的偉大生產力叫醒起來，因而替新的高級社會形態創造了物質基礎。同時，資本主義產生了無產階級，這個社會力量以革命鬥爭求社會主義實現，資本主義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母胎內興起，採取極端對立和矛盾的形式。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無產階級用着自己的革命專政，才能把資本主義框子裏生長起來的巨大生產力，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變成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工人階級專政是唯一的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這個學說，列寧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學說。（參看

列寧：『國家與革命』

『資本論』是一部非常偉大的歷史研究，用強烈的光照亮了資本主義從開始到結束的歷史道路。

馬克思把社會發展的最熱烈的問題，放在『歷史的立足點上，不僅是在解釋過去時是如此，即在勇敢地預測將來，並以實際行動求其實現時，亦是如此。

（列寧：『論馬克思』）全部『資本論』都滲透着真正的歷史主義，並且恰恰在這個意義上，即它本身包含着理論和實踐的不可分離的結合。『我們並不對世界說：停止你們的鬥爭，你們的一切鬥爭都是胡鬧。我們將給你們真正的鬥爭口號。』（見一八四三年九月馬克思致魯格的信）馬克思青年時代寫的這些話，最完全的體現在『資本論』中。

馬列主義的所向無敵的力量，在於它的歷史的完整性和異常的忠誠性。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之所以全能，由於它的真實。』（『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馬列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的學說中唯一不怕用勇敢而直率的態度正視真理的，它本質上就是反對任何歪曲歷史現實的最不妥協的



敵人。列寧強調說：『……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全部經濟學說完全滲透着客觀真理的肯定。』（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革命唯物辯證法的推廣於社會現象的範圍具有異常重要的意義，聯共黨史清楚地指出：

『如果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如果一切現象是相互聯繫彼此依賴的，那麼很明白，要估計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歷史上的社會運動，就不應該和有些歷史家那樣，往往根據『永久真理』和諸如此類的先入為主的觀念，而應該根據產生那個制度或那個社會運動的、並且和它們聯結着的條件。』

但客觀真理的肯定並非是所謂客觀主義，列寧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這個客觀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惡劣的敵人，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黨派性的科學。因而，他在指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教授們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科學推銷員』時，他說：『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在資料性的專門的研究範圍或許能有很有價值的貢獻，但是一到政治經濟一般理論上，就沒有一個人值得給以絲毫信任。』（『唯物論與代社會中，政治經濟學的成爲黨派性的科學，正如認識論一樣。』）『唯物論與

經驗批判論（一）

醜名昭著的『客觀主義』的本質，列寧揭破得非常有力和清楚，並且他同時表示出科學上黨派性的全部重要性。

馬列主義比所謂『客觀主義』更澈底，它因為有黨派性，所以它更深刻，更完整，更貫徹，更加無比地接近於客觀真理。黨派性要一個人在估量每一個社會現象時，坦白地直接地把自己的立場站穩在革命階級的一邊，將來是屬於革命階級的。於是，醜名昭著的『客觀主義』，當它想逃避黨派性和拋棄無產階級立場時，結果實際上必然地歪曲實在世界。

馬列主義和任何種類的主觀主義之間，劃分着不可逾越的鴻溝。馬列主義是工人階級的黨派性的意識，黨派性的世界觀，黨派性的科學。主觀主義呢，它否定客觀真理，讓主觀儘量發揮。它既不能作為理解實在世界的南針，亦不能指導革命變革。實際上，主觀主義隔斷了理解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途徑。

馬列主義教導我們，各社會現象的作用隨着歷史的環境變化而變化。列寧在和機會主義者鬥爭時——機會主義者在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時期以『左』的空談自

炫——，不止一次強調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比起來，是一件壞東西，但是比起原始的落後性、野蠻性、家長制等等，它還好些。（『論糧食稅』）

聯共黨史中提到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俄國沙皇時代，這個要求是合時的、可以瞭解的、革命的；但在蘇聯却是反革命的、無意識的。因此，『一切要看條件、時間、地點而定。』

黨派性要求我們採取那代表社會進步的階級的立場，因為只有這個立場保證我們能真正認識客觀真理。這是爲什麼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其無限深入和結晶着科學的自覺性，而成爲人類著作中最動人的書籍之一。

馬克思的聚精會神的敘述和教條主義者的無精打采的雜湊相比，何等不同！舉例來說，資本論中講到所謂原始蓄積、農民土地的被收奪、對被收奪者的無情的打算等等幾頁上，流落着何等的感情！描述勞動日的鬥爭、描述勞動階級最初企圖獲得人類最起碼生存條件的幾頁多生動！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對於屢來造謠曲解，故意粉飾污濁現實的文丐和訟師們，又挖苦得何等尖刻！

只有馬克思主義給人以完整而合拍的世界觀，在其中思想和感情達到完全和

證。承認客觀真理，不僅不妨礙一個人去鬥爭，並且相反的只有使人爲人類較好的前途鬥爭得更熱烈和堅決。在下面一段話裏，列寧很美地把『資本論』最重要性質之一刻劃出來：『有名的『資本論』被看成社會現象的研究中嚴格的客觀態度的最傑出模範之一，『資本論』是受之無愧的……許多學者和經濟學家恰恰在嚴格的客觀態度上認爲是『資本論』的主要的基本的缺點，可是科學論文中，你很少看到有這樣多的情感，很少看到對落後觀點的代表者，對作者所認爲阻礙社會進步的社會階級的代表者，這樣多次發生激烈論爭的。』

『資本論』寫在獨佔資本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對資本主義一般規律作了詳細研討。自由競爭的時期後來讓位於新的資本主義的較高階段——帝國主義，後者是『一般資本主義的基本屬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帝國主義論』）

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條件之下，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鬥爭時期，馬恩學說被列寧和史大林舉到新的更高水準。

### 引聯共黨史一段：

『所以毫不誇張地說，自從恩格斯死後，只有理論大師列寧，列寧死後，只

有史大林和其他列寧門徒是馬克思主義者，推進了馬克思理論，并用新條件下無產階級鬥爭的新經驗充實了理論。

『正因為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推進了馬克思理論，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是無產階級鬥爭在新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在地面六分之一取得勝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在許多光輝的著作中從各方面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現象，從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鬥爭的觀點上，揭示了資本主義在新的帝國主義階段上的各種傾向。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是馬克思『資本論』的直接繼續。『列寧所盡的職務，因而，他的新貢獻，是根據『資本論』中說明的定理，把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作了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暴露了它的毒瘡和必然死亡的條件。根據這個分析得出列寧的著名定理，即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有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勝利的可能。』（史大林：『與美國工人代表團談話』）對帝國主義時期的進一步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見諸史大林的著作。蘇聯的偉大的十月社

會主義革命在歷史上第一次替一個新的更高級的社會經濟構成奠下根基，關於這個高級構成的大胆的猜測和光輝的方案，在『資本論』中可以看到。在列寧和史大林的天才著作中，可以看到根據建設蘇聯的豐富實際經驗而來的分析，分析着過渡時期的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規律。

列寧和史大林根據『資本論』的基本定理所創造和加工的帝國主義學說，是瞭解希特勒強盜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特點的一把鑰匙。這個帝國主義，已把世界推入最血腥最富破壞性的戰爭中。在戰前很久，列寧和史大林已對德帝國主義作了詳盡的多方面的規定，看到它是最富侵略性、掠奪性、海盜性的一型。他們暴露了德帝國主義的最深的歷史根源和主要動力，分析了使它強弱的因素，指出它必然崩潰的原因。

列寧根據馬克思的幾個最重要的定理，細細分析德國歷史發展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德國成爲最反人道的生番式海盜式的帝國主義。馬克思在幾個著作中（連『資本論』在內）曾鞭笞過的德國歷史發展的反動垃圾，在希特勒主義中，得到最集中的表現。德國的市儈氣味，普魯士大地主的軍國主義，德國民族主義者的

狹隘的愛國愚昧主義，德國步兵的強盜傳統，這些最可惡的形相——所有這一切都在希特勒主義中被提到最高權力地位。

史大林的著作曾對希特勒主義的本質要點和方法作了詳盡的估計；曾指出敵人的真面目，對於德國強盜帝國主義也曾作了歷史的判斷。

## 第二章 『資本論』的一般特徵

『資本論』不僅是政治經濟學的巨著，它包含的歷史和哲學的內容也異常豐富，『資本論』中歷史、哲學、和政治經濟的內容是有機地聯繫着的。說這本書是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毫不誇張。它是馬克思方法的最好表現，同時，作者科學興趣的廣泛也着實可驚，馬克思曾巧妙地精通了許多門學問。

『資本論』的哲學的一面，就是：馬克思所創造並在此加工的唯物辯證法，主要是在對於一個特定的最重要的社會經濟構成——資本主義構成的研究上，有了最完全、最詳細和多方面的應用。

『資本論』的歷史內容方面：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處理了大量實際材料。他大量引用了具體的歷史資料，不論是關於資本主義發達了的時期或資本主義關係形成和蛻化的時期。『資本論』中整章整節都充滿着具體歷史材料。例如勞動立法的記述和工人爲縮短勞動日的鬥爭的記述；又如資本原始蓄積



那一章，馬克思根據豐富的具體歷史資料，第一次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實際歷史根源，把產生資本主義的基本條件如何造成的生動而駭人的圖景刻劃出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深入到古代和中世紀的歷史，甚至原始共產社會的歷史。這些旁及的研究，不論就個別部份或整個來說，都成爲歷史科學的寶庫。馬克思主義歷史家，如果沒有精通「資本論」中異常豐富的歷史內容之全部，就不能完「他的任務。

### 一 「資本論」的結構

馬克思把「資本論」分作三卷。這種分法並非偶然的或形式的，相反，它是從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本質必然得出的。

第一卷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馬克思的出發點是生產的優位論，即生產決定經濟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的定理。由此，研究工作自然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開始，分析生產過程的第一卷中，居中心地位的是關於剩餘價值的生產的分析。

「資本論」第二卷論流通過程。資本主義企業中生產的商品是必須出售的，

只有出售了，資本家才能把商品中包含的由工資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提出來。在流通範圍內又發生另一個過程，——資本從它底貨幣形式轉化為商品形式的過程！資本家用貨幣買新商品，這些商品當然是使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繼續進行和不斷更新所必要的商品，因而，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必須賴藉流通過程。資本主義再生產怎樣依靠流通過程以及從此引起的問題是『資本論』第二卷的主題。

最後，在第一卷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第二卷分析了資本主義流通過程以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把資本主義生產作為整體來分析。在這裏，他把資本主義生產作為整體來分析時——即不是脫離了流通而是包括着流通，作為完整的全體來分析時——所引起的現象和問題，拿來考察。

列寧在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科學分析時，把他所謂『書的骨骼』像下面那樣寫下來：

『這個分析嚴格地限制於社會成員間的生產關係；在解說問題時，非屬生產關係的其他因素甚至沒有提到。這樣做法，馬克思使我們可以看到商品經濟怎樣

發展，怎樣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而創造出敵對的階級，——現在是在生產關係的範圍以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來，它怎樣發展了社會勞動的生產性，它怎樣因此引導進一個因素，一個和資本主義組織本身的基礎立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的要素。』（『什麼是人民之友』？）

列寧不只一次地強調說『資本論』的基本內容是科學地分析這個事實，即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資產階級間的敵對上的。前面已經說過『資本論』第一卷的基本內容是剩餘價值學說；這個學說就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個基本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關係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

『較多的勞動者在一起勞動，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在資本家的指揮之下，為生產同樣的商品，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資本論』第一卷）

因而，馬克思指出，無論在歷史上和邏輯上，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是屬於資本家而應用工資勞動的一個企業。大家知道，資本主義企業最初是採取資本

主義手工場形式興起的。因而，馬克思的話應該這樣瞭解，即資本主義手工場無論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可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開始解釋時，是商品的分析。他之這樣做法，是爲了揭示出剩餘價值的祕密，這是和勞動力的轉化爲商品有關的。爲了分析這個特殊商品——勞動力——的特殊形相，他必須首先解剖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形相。

商品生產早於資本主義生產之興起。商品生產的開始，追溯到資本主義時期以前幾千年前。在中世紀末期，商品生產已經達到比較高度的發展。但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商品生產的確取得了普遍的性質，完成生產的流行形式。作爲馬克思說明的始點的商品分析，是剖明剩餘價值祕密的必須的第二步。

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採用的說明問題的次序，是一個自然的結果，原因是他是在這門科學上開闢一條新路，他的目的是從頭開始把政治經濟學重建過。但是如果我們原封不動地保持着同樣的次序，例如在關於這門科學的基本之點的研究中，或在一個初級教程中，那末就是可笑而有害的學究精神，和馬列主義的全副精神根本矛盾。

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形相時，他用的處理方法，是一個辯證法唯物論者的方法，他是來揭露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的內容和本質。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見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交換的地方，馬克思揭露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馬克思把商品看成資產階級社會財富的原素形態，——用拉法格的美麗的說法，——他「把商品翻來覆去，把它裏面翻轉外面來。」（拉法格：『憶馬克思』）他把它最隱蔽的祕密暴露出來，那些祕密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說來，還是密封的天書，馬克思表明，商品、商品的價值、商品的交換——這一切並非物本身的屬性和運動，而是人與人間特定社會生產關係的表現形式，馬克思揭露了商品拜物教的祕密。

進一步的分析表示，隨貨幣產生和發展，人與人之間作為商品生產者的關係變得更緊密更多面。同時，商品生產的矛盾也增加。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任務，馬克思說，已經包含着引起恐慌的可能性。當貨幣開始盡它最後的任務之一——支付手段任務時，這個可能性更進一步的發展了。

貨幣關係佔了優勢之後，人與人間一切關係變成鍍金鍍銀的了。但馬克思指

出：『金銀並非天然地是貨幣，貨幣卻天然地是金銀。』（『資本論』第一卷）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的特定生產關係，唯有藉物表示，在本例，藉那擔任貨幣角色的物而表示。

在分析了商品和貨幣之後，馬克思進而分析資本。這裏他又首先表示，雖則庸俗經濟學肯定地說什麼，但資本並非物，而是社會關係。他觀察了這個社會關係的本質，表示出它的起源和發展的歷史條件，剖明了這個發展的內在傾向。

『資本論』第一卷的結構，大體的輪廓如下：

第一篇研究商品與貨幣。這裏研究了商品的二因素——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分析包含在商品內的勞動的二重性。在價值形態的分析上舉出了許多歷史資料，表示出交換和商品生產的發展上的基本步驟。在論貨幣的一章，研究了貨幣的本質，並逐一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內貨幣的各種機能，在這裏，由一個機能到另一個機能的過渡，反映出商品生產的歷史發展過程。

第二篇研究貨幣的轉化為資本。馬克思特別指出，由貨幣轉化為資本，由簡單商品流通公式  $C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C$  轉化到資本流通公式  $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 ，並非任意

的處置或僅屬幻想，而是有社會發展的由一個歷史時期到另一個歷史時期的過渡隱含在裏面。

馬克思分析了貨幣變成資本的條件。他表示，這個轉化的基本條件是特殊商品勞動力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恰恰是商品生產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不僅勞動生產物變成商品，並且人類勞動力本身也成爲商品。勞動力作爲商品，它也有價值。馬克思表明這種價值如何決定，同時指出這種特殊商品的基本特點：它同其他商品不同處，在於勞動力的使用——勞動——是創造價值的一個過程。

第三篇進而研究絕對剩餘價值。第五章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過程作了十分重要的分析，這個過程同時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或剩餘價值生產過程。這裏詳細地證明了：勞動力這個商品的價值，和這個商品被生產地使用之後資本案所得的價值，在份量上是不等的。第六章研究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差別，第七章研究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率是資本主義剝削程度的指示者。

第八章論勞動日的鬥爭，有豐富和廣闊的具體資料。生動地描寫着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剝削方式之間的差異。並且分析了關於勞動日長度的鬥爭的兩個基

本階段。十四世紀終至十八世紀末的第一階段，資本主義未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還在形成中，統治階級爲延長勞動日，不得不求助於政府用立法手段幫忙，因爲單靠經濟規律不能使他們把勞動日延長到適合自己胃口的程度。第二階段和第一階段完全相反。資本已有充分的自由工資勞動者支配之下；用着經濟壓力可以迫着無產階級在飢餓威脅之下接受任何的甚至最艱苦的勞動條件。那時工人階級被迫着爲縮短勞動日而鬥爭，他們向政府當局提出立法限制勞動時間的要求。

第四篇進而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第十章說明了相對剩餘價值概念以後，馬克思在其次三章中描寫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性的三個基本階段：資本主義單純協業、分工與手工場、機器與大工業。

這一段的最重要部份是討論機器與大工業的第十三章，它非常長。資本初生時，並未將生產方法根本革命化。它同原來的小規模生產用着同樣技術。生產性質本身的根本革命化是後來才發生的，是在資本引起了機器、創造大企業、產生了大規模機器化工業時才發生的。馬克思指出，只有用這個辦法，資本才創造了



適用的技術基礎，即適合於資本毫無壓足的本性，適合於它對剩餘價值的無限追求的技術基礎。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如在工業中一樣，是「生產者的修羅場」（馬克思語），必然伴着一切財富之源——土地和勞動者——的枯竭。資本主義社會內，農民的被剝削和無產階級的被剝削只有形式上的差別。

論機器一章，除對機器之資本式的應用中所包括的矛盾作詳細的理論分析之外，還有豐富的歷史材料。

第五篇較短，在這裏，馬克思討論了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相互關係和連結。

第六篇論工資，馬克思注意的中心是說明工資如何掩蔽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工資的形式造成了表面的騙人的外貌，似乎給付的對象不是勞動力而是勞動本身。馬克思在二十章分析了兩個基本的工資形式——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以後，論到各國工資差異，說明它們決定於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特點。

第七篇是資本論第一卷的結尾部份，分析資本蓄積過程。

第一卷和二、三兩卷所不同者，是分析資本蓄積過程時還未包括流通過程，流通過程實際上在資本主義蓄積上起着重大作用。這裏，正如他所說，是在最純粹的形式上研究蓄積過程，抽象地，「作為實際生產過程之僅僅一面」來處理。可是雖則如此，這個分析還是給我們許多前所未及的知識。在第二十一章研究了單純再生產後，次章研究剩餘價值轉為資本，即研究了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第二十三章說明和證明資本主義蓄積一般規律，即，社會的一端是積聚着貧困，社會的另一端積聚着財富。資本主義蓄積的內部構造是這樣：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生活的保證也不斷動搖，失業增漲，餓死的威脅增大。資本家利用失業後備軍作為降低無產階級生活水準的有力武器。因而，在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不僅必然相對地貧困化，並且絕對地貧困化，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間矛盾必然深化。這一章是最長的，充滿着解釋資本主義一般蓄積律的豐富事實資料。

在第二十四章中馬克思研究所謂資本的原始蓄積，即創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前提的過程。他表明這個過程實際上與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描寫的牧歌式的圖景毫無類似處。事實上，資本的產生是「每個毛孔都沾着血污的」。『資本

論（第一卷）。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是用劫掠和欺詐的方法從農民大眾強奪土地的方法，用殖民地的暴行和海盜行為創造出來的。本章末，在有名的第七章資本主義蓄積的歷史傾向中，馬克思以可怕的力量和雄辯，定出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規定了它在歷史上的地位。資本蓄積的過程引起資本主義社會內階級矛盾的強烈和尖銳化，人口中淪為空拳赤手的無產階級日多一日，財富集中於極少數資本家者日多一日。人口中極大多數是被剝削者。進一步的發展得出必然的結果：『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

剝削剝削者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展開的全部科學研究的自然的結果。馬克思科學地暴露了並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這種革命，摧毀資本主義，開始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最後，第二十五章，亦即第一卷的最後一章，本質上是旁及的文章，討論當時關於殖民的學說。一段文章的目的，是描述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條件。

『資本論』中各個問題提出的次序就如上述。

## 二 說明的內在聯結

研究『資本論』就可知道，在馬克思的分析的每一步上，每一次從一個經濟範疇的考察轉到第二個經濟範疇，都提出許多歷史事實資料並符合於實際歷史舞台的發展的特殊場面。

『資本論』中，各個範疇前後相繼的次序，表顯出驚人的邏輯的和諧。這些範疇不過是社會生產關係在具體歷史發展中的理論表現。『資本論』中經濟範疇的邏輯發展的途徑，反映着歷史發展的大路，不過它是用除掉了偶然環境和次要現象以後的形式表現罷了。列寧把『資本論』稱為『一部資本主義的歷史和綜結資本主義諸概念的一個分析』時，就是着眼在前面這一點。『資本論』對於怎樣聯繫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問題，給了一個解答。解答的清楚和正確，可謂古典的。這個問題唯有從辯證法唯物論觀點才能解答。思想的線索，是從被研究現象的歷史發展開始的地方出發。最簡單的關係比較複雜的關係發生得早得多。在歷史的進一步的途程上，複雜關係由較簡單的關係發展出來。『實際的資料證

明，在分析的每一步上都存在。」（列寧：『哲學筆記』）因而，在『資本論』中的邏輯發展再現着並綜結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實際途徑。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資本論』中揭示的規律，是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發生、發展和沒落的規律。

列寧在一次和馬克思主義敵人的爭論中，說明馬克思的方法；敵人想歪曲和庸俗化他的方法，列寧則強調馬克思是『從頭開始不是從尾開始；……從事實分析開始，不從最後結論開始；從研究局部的受歷史條件決定的社會關係開始，不從那種論社會關係本性之類的一般理論開始！』（『什麼是人民之友？』）

列寧在答復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時，反問了這個問題：『當你連一個特殊的社會構成都沒有研究過的時候，你又何從得到你的社會和進步的一般概念呢？』（同上）

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中，描寫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列寧說：『馬克思追究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商品經濟的最初萌芽，從單純交換開始，直至其最高形式，至大生產為止。』這個長期的歷史發展，包括着幾個世紀，馬克思怎樣追究它的蹤跡的呢？列寧說：

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的關係的地方（一種商品和別一種商品交換），馬克思暴露了人與人的關係。商品交換表示出個別生產者通過市場而連結起來的關係。貨幣表示這個關係越變越緊密，把個別生產者整個的經濟生活不可分地結合成一個整體。資本表示這個關係的進一步的發展：即人類勞動力已變成一個商品……。

『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資本，由於它使小生產者破產並造成失業後備軍，壓迫着工人。……』

『資本破壞小生產，因而使勞動生產力大大增加，使大資本家的團體佔獨佔地位。生產本身越變越社會化——幾十萬幾百萬工人在一個系統的經濟機構中結合着——但集體勞動的產物爲少數資本家所收奪。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增加了，恐慌、追求市場的瘋狂、大眾生活的不安定，同樣增加了。』

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同時，準備着無產階級的勝利。列寧在一九一三年說：『資本主義已在全世界獲得勝利，這個勝利不過是勞動戰勝資本的序曲。』  
勞動戰勝資本——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規律所得的基本結論。馬克思

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細胞——商品中，已發現了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胚胎。他的進一步的研究，表示這胚胎怎樣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怎樣增長和擴展——那些矛盾在危機時期以急劇的災難的形式表現出來，替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終結準備着條件。

列寧指出辯證法的本質在於「一的分解及其矛盾諸部份的認識。」（『論辯證法』）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去接近辯證法，我們可以見到，馬克思在他多方面地深刻地鑽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祕密中去時，揭露了資本主義實在世界的矛盾，表示出這些矛盾的成長，表示出它們從較低到較高發展水準的過渡。他表示出在資本主義框子內這些矛盾的解決怎樣不可避免地使這些矛盾在一個新的較高的水準上再生出來。

馬克思從商品的分析開始。我們知道，商品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個使用價值；另一方面，它是交換價值。我們必須記得，商品的這二重性在馬克思時代以前就有人知道的。不僅古典派經濟學家們知道這個，並且古代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也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到這件事。亞里士多德寫道，鞋的用途

有二，第一，它可以被穿，第二，它可以用來換別種東西。物的二重用途的觀念如果在亞里士多德還是用相當原始的形式來表現的，那麼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學家，特別是古典派經濟學家，却會對商品的二要素——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作過最詳細和最透澈的研究。

但馬克思並非停留在他前輩已作了的分析上為止。他進一步表明，正如商品是二重性的，因而創造商品的勞動也有二重性：在一方面，它是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在另一方面，它是抽象勞動，創造商品價值。馬克思強調說，勞動的二重性這個觀點，對於理解政治經濟學上進一步的一切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想探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奧祕的話。馬克思說，勞動的二重性是分析的中心點，對於一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理解必須從此出發。

勞動二重性的這個發現有什麼意義呢？首先，只有發現了勞動的二重性，才能把商品的價值，澈底地無可非議地規定為它們在生產時所費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馬克思的前輩，都不能答復下面的非議：他們說價值是勞動所創造，但勞動實際上非常不一律；裁縫勞動完全不同於礦山勞動，珠寶匠勞動完全不同於鞋匠



勞動，諸如此類。那麼很容易看到，這種質的差異不能不在量的方面反映出來：珠寶匠或鐘錶匠在一勞動日中所創造的價值不能和一個不熟練勞動者在一勞動日內所創造的價值相等。馬克思的前輩們不能對此非議找到滿意的答復。勞動的二重性的發現，使馬克思能夠完全解決這個困難。作為具體勞動，各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不同的，它在這個資格上，創造使用價值。至於創造商品價值的抽象勞動，則這種抽象勞動永遠是相同的形成價值的實質；它是無差別的相等的人類勞動一般的凝結。而在作為抽象勞動的資格上，複雜的勞動只作為加倍了的簡單勞動，或者高級化了的簡單勞動。

這樣，馬克思的前輩們在勞動價值說上遇到的絆腳石，即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的差別，馬克思根據他對商品勞動二重性的發現，完全加以說明了。

勞動二重性的學說，在馬克思所作的以後的一切分析中，起着主導的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範圍，是從交換的最初出現起，從價值的單純或偶然的形式起，一直到世界市場的恐慌為止。在這個研究的重要關鍵上，當分析費

本主義歷史發展中決定性的場面和與它們相應的範疇（貨幣、剩餘價值等）時，我們一面再地回到勞動二重性的學說。

隨着貨幣的出現，商品界發生分裂。以前統一的商品界，分裂為兩極。商品中已經存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內在矛盾，現在發展為外在矛盾——商品與貨幣間的矛盾。貨幣表現為抽象勞動的體化。所有其他商品表現為具體勞動的體化。歷史的發展傾向於貨幣關係的開展與擴展，因而傾向於這個矛盾的深化。

在資本主義下人類勞動力本身變成一種商品。這在商品關係的發展上劃了一個新的歷史水準——出現了一種完全特殊型的商品，而它的出現是和整個社會生產方法的革命聯結着的。勞動力的變為商品，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馬克思的前輩們不能探究到資本主義剝削祕密的根底。表面，似乎工人出賣勞動給資本家。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代表者，不能解決這個矛盾；即一方面勞動創造價值，另一方面勞動作為工資勞動，它又有價值。這個矛盾，連馬克思前輩中最偉大的也對之裹足不前，馬克思却替它找到了下面這個光輝的解決：他指出工人賣給資本家的不是他的勞動，而是他的勞動力。把勞動力當作商品來分析，

完完全全是馬克思的勞績。指出無產階級的勞動力是無產者賣給資本家的，商品的  
人、指出勞動力的買賣產生了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人，是馬克思。他這個發現，  
同他的不僅分析使用價值和價值間的矛盾，並分析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間的矛  
盾，有密切關係。

馬克思繼續分析，指出勞動力和任何商品一樣，一方面是價值，一方面是使  
用價值。並且，勞動力這商品的價值，也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已定  
量；所不同者，它有特殊的奇怪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是其他商品所無。這  
個使用價值，就是人類勞動力能生產出比自己作為一個商品所有的價值更多的價  
值，這是資本家財富之源，這是作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的剩餘價值之源。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是用鐵與血創造的，馬克思翻開了歷史上用鐵與  
血的烈饑騰騰的言語所寫成的這幾頁。當接觸到他整個經濟學說的基石——剩餘  
價值研究——時，馬克思指出「自然並未一方面生產出貨幣和商品的所有者，另  
一方面生產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這個關係毫無自然的基礎，也並沒有  
一切歷史時期共有的社會基礎。它顯然是過去歷史發展的結果，許多次經濟革命

的產物，舊時許多社會生產方式消滅的產物。『（『資本論』第一卷）

剩餘價值這範疇最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出現，還是很早以前的事，重農學派已經知道了。●但是馬克思是第一個人發現剩餘價值的真正本質，認為它是推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經和動機，是基本的範疇，表現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關係。列寧強調說：『剩餘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石。』（『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份』）

馬克思暴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祕密。剩餘價值學說是他的大發現，使他的名字不朽。馬克思暴露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的最深刻的經濟基礎。勞動力的買賣這交換關係，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準備動作，就其外表的虛象來說，不過是一個商品所有者和一個貨幣所有者普通的買賣關係。實際上交易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同；餓死的恐怖逼住勞動者出賣其唯一的商品——勞動力，而資本家則用他獨佔着生產手段的地位剝削工資勞動。因此工資勞動是工資奴隸制。但資本

● 重農主義理論發展於十八世紀法國封建條件下，它把一切剩餘財富歸諸農業勞動，這個剩餘最先取地租形式，而後流轉於其他社會階級間（英譯者）

主義這個社會制度，連它的奴隸的生存都不管的。它使小生產破產，將以前獨立生產的羣衆投入無產階級，結果必然引起失業。失業後備軍的存在，把工人釘住在資本家手裏，比希弗斯多（Hephaistos）的鎚把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釘在岩上還釘得緊。

馬克思繼續分析下去，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指出這個過程一方面是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價值增殖過程。這裏，在第一章中確立下來的分別，即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的分別，又起了大的作用。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的勞動，一方面是具體勞動，創造特殊使用價值並轉移被消耗的生產手段的價值到完成品中去，另一方面，是抽象勞動，是新價值的創造者，這個新創造的價值，一部份代置消耗了的勞動力的價值，一部份是超過前者的剩餘，某種增額，即剩餘價值。

與此直接有關的，是馬克思進一步的分析——資本和其不同部份的分析，這不同部份在剩餘價值生產過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馬克思是指出資本分爲不變部份與可變部份的第一個人，這個分別在剩餘價值理論上具有最大的意義。這使得

我們能夠把造成全體資本增長的那個資本部份從大小不變的那個資本部份劃分開來。資本的這個劃分，是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所作的勞動二重性的分析得出的自然的結果。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和以前幾種剝削制度所不同的，只有在那從直接生產大眾吸取剩餘勞動的形式上。因此：『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是小而越小的少數人剝削人民大眾的龐大制度，在剝削性質上，並不亞於先行的社會。』（恩格斯：『論馬克思』）這對於資本主義下利害調和的幻想和偽善的話，是致命的一擊。資本主義表現為工資奴隸制，用經濟的束縛代替了從前對直接生產者人格的公開的隸屬統治和奴役方式。

但是資本主義比起在它之前的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來，還是較高級的較進步的社會形式。因為剝削的形式本身是重要的因素。資本主義剝削和以前的剝削形式所不同者，如馬克思所說，是它裝備了直接生產者即工人階級去完成一種完全不同的任務——即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蓄奴社會培養了奴隸大眾對於剝削者的深切的仇恨，但奴隸却不能提出任何積極的綱領來對抗現存的制度。奴隸們只能

「夢想恢復『舊時的好日子』，讓他們再作自由的小生產者，却不能超過這夢想一步。封建制度確實裝備了農奴大眾去完成革命任務。但農民只能打垮封建束縛，使土地和整個生產關係從妨害商品資本主義關係自由發展的陳規下解脫出來，他們不能更進一步。只有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訓練之下，能實現高超得不可比擬的歷史使命——即贏得社會主義。它之所以能夠，是因為資本主義剝削的形式本身，是以無產階級解除人身隸屬的束縛為前提，它使無產者習慣於獨立管理自己的事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奴隸和農奴是直接和公開地束縛在人身隸屬的鏈子下面的。」

在資本主義之下當發生恢復前資本主義制度——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特點的反動剝削方法的企圖時，社會中所有進步階層的力量就結集起來。現代德國富豪的希特勒走狗們正是進行着這種試驗。他們代表着德國金融寡頭的貪慾自私的上層份子，想在歐洲恢復最野蠻的剝削方法，替「德國主人階級」在德國建立特號的帝國主義新封建制度，把在歐洲佔領國恢復的奴隸制度為基礎。希特勒匪徒們曾想屈服被奴役國家的人民大眾，用最野蠻的形式剝削他們，把他們的人權

剝奪淨盡，使勞苦大眾變為德國貴族和獨佔資本家們的奴隸，把歐洲各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變成啞口無言的勞動牲畜。他們想把早已過時了的剝削形式中最粗暴最無情的東西復活起來。這種天字第一號的反動企圖使各國人民受着根本消滅的威脅。希特勒匪徒的這種冒險企圖，已經給一切進步的愛自由的人類決然阻止了。站在反希特勒主義的戰鬥最前線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蘇聯紅軍、和所有愛自由各國的自覺的工人們。

馬克思是指出資本為「一種特殊的、歷史規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第一個人。（列寧：『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的基礎，被詳盡地清楚地暴露出來。資本自我增殖的祕密，被這樣說明：『資本是死勞動，如像吸血鬼，靠吮吸活勞動才能生存……』（『資本論』第一卷）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內，一個階級的獲得閑暇，由於大眾全部生命時間的用作勞動時間。」（同上）資本「以狼樣的貪慾對剩餘勞動」，貪心地毀了一切財富的源泉：社會的勞動力和土地。

剝削者的國家，是鎮壓被剝削羣衆的工具，它所盡的異常重要的任務在『資



本論「中也尖刻地被描寫着。

資本主義是簡單商品生產的直接繼續，是它的自然繼承者，是它的不可避免的產物。它同時代表商品生產發展中一個新階段，在這階段上，根據個人勞動小生產的許多特徵，變得和自己相反的東西。簡單商品生產的財產法則變成資本主義佔有法則。小生產者佔有自身勞動生產物之權被代以資本家佔有別人勞動——許多勞動者的——生產物之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如蒲魯東之類，主張一面保存商品生產的基礎、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制，商品交換的「正義的」法則等等，而一面剷除資本主義的「罪惡」；但實際上，商品生產的法則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資本主義關係和資本主義剝削的。馬克思暴露了這一類反動空想的荒唐。

（參考「馬·恩與馬克思主義」中「論恩格斯」一文）

把資本劃分成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後，馬克思從這種劃分出發，第二次提出資本有機構成的觀念。這個觀念和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價值比率稍有不同，因爲它還反映出死勞動對活勞動、積蓄下的勞動對新鮮的勞動的比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使資本有機構成不斷增高的傾向。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發展過

程正是表現在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高上。生產力發展的過程，原是何種生產方式都有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它獨特的專有的形式：即資本有機構成增高的形式。從這一點直接而無可爭論地得出了馬克思最重要的結論——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在資本蓄積過程中，不變資本增加得比可變資本快，這就是說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部份相對地減縮，失業後備軍增加，無產階級的貧困加深。

馬克思的前輩們在研究他們當時的資本主義場面時，不止一次地指摘勞苦大眾的貧困化。勞動者的苦難達到這樣程度，逼住每一個觀察者都要注意。有些經濟學者——馬爾薩斯等——想把一切不幸的責任推給自然。其他的經濟學者看到羣衆生活日益困苦便慌張不前，對於這個現象他們無法提供任何滿意的解釋。馬克思的前輩們不知道工人階級的貧困是資本主義的鐵則，是這個社會制度所特有的，是從它的基本本質必然產生的。只有馬克思能夠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無產階級的絕對的和相對的貧困化是不可避免的，他把這種必然性作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矛盾尖銳化的法則。

馬克思在進一步分析中，暴露了資本積集和集中的法則。資本主義在把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大衆變爲無產階級之後，在進一步發展中，使財產所有者中破產的階層越變越廣。由於資本積集和集中的法則，最大的資本家收奪了許多中小資本家的財產。一個資本家排斥了許多資本家。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分析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這個分析新鮮而又最重要。』（列寧：『論馬克思』）這個分析暴露了資本主義下實現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並且表示出它的不規則性的許多原因，正在於過程的複雜性。馬克思既已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不勞而獲的收入都來自剩餘價值，他就對於把剩餘價值在各剝削集團間進行分配的複雜機構，詳細地加以研究。平均利潤法則，表示出在直接取得剩餘價值的人——資本企業家——之間分配贓物時，造成一種『資本家的共產主義』，商業資本在商業利潤的形式上取得一份，地主們在地租形式上取得一份。國家從工人階級總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中，也以租稅形式分去了一份。『資本論』中對前資本主義地租形式的分析，以及對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洪水前的資本形式』）的任務的分析，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

構成的歷史和資本主義誕生的歷史，提供了許多認識。

資本主義的勝利的推進，它的散佈到全地球，必然引起它內在矛盾的劇烈增長和強化。矛盾的基礎，是生產的社會性和所有的私人資本主義方式之間的不斷加深的矛盾。『資本論』是第二次對資本主義矛盾在它們發展過程中作詳細分析。資本的積集和集中，大規模生產對小規模生產的勝利，對無產階級剝削的增加，使社會更加分成兩個敵對的陣營。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使工人階級不得不過着極端貧困的生活，使財富的一極和『貧困、勞苦、奴役』的一極間所隔着的鴻溝，越變越深。利潤率遞減法則，對於犧牲着、對抗着生產者本身而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社會制度，是一個可怕的死訊。

最後，說到恐慌。它是世界市場上破壞性的大風暴。它是集中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焦點。它清楚地證實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整個機構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崩壞下來。』（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在『共產黨宣言』中，資本主義社會被比作一個巫師，自己召喚了魔鬼，却又不能再控制魔鬼。恐慌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生產力對其生產關係的『反叛』，對資本主義財產

制度的狹窄框子的『反叛』。資本主義關係已經變成太狹窄，不能容納它所創造的財富了。在『資本論』中，我們見到資本主義下恐慌的絕對無法避免的證據：

『要消滅恐慌必須消滅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在『資本論』中清楚地刻劃了出來：『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為它破壞了舊生產方法和發展了生產力，可是同時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它阻滯了生產力的增長。』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並非是說『資本主義不可能』，但的確是說『它必然轉化到較高的形式』——轉化到社會主義，這個轉化要靠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因為發展了大量的生產力，因為在大生產中使勞動社會化，它替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物質前提；同時它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馬克思『資本論』全部是用來證明這個真理——即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力量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只能是它們；資產階級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建造者……是社會的動力；無產階級是它的掘墓人，能夠代替資產階級的只有這一個力量。』（列寧：『論歐洲工人運動的差異』）

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通過了勞苦與鬥爭的嚴格的鍛鍊，它的整個地位給

它準備了去完成它的偉大的歷史使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末尾不朽的幾節中，用使人難以忘記的幾筆寫出新的較高級的社會制度的不可避免；『資本的壟斷變成生產方式的極端，這生產方式曾經是和它一起並在它之下抬頭和繁榮過的。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最後達到不能再和資本主義的外壳並存的地步，這個外壳被衝破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剝奪者被剝奪了。』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以及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途徑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最深刻的多面而詳盡的證明。

## 二 『資本論』的文學形式

有一次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把『資本論』稱為一個『藝術的整體』，當然一半是講着玩的。不過我們研究『資本論』時，如果研究到它的基礎，如果不僅想分析它的內容，並且還分析它的形式，那末我們一定會得到這個結論，就是說：稱之為藝術的整體並不過份。

列寧關於『資本論』會這樣寫：

『把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都吸引到這個理論上來的這種無法抵擋的吸引力從那裏來的呢？是從這裏來的：是因為它把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精神（它實際上代表着社會科學的結論）和革命精神結合起來，並且不是偶然的結合，不僅是因為建立學說的人本身就兼着學者和革命家的素質，並且學說本身就把這兩種精神內在地不可分地結合着。』（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

像法蘭茲·梅林這樣卓越的文藝鑒賞家也寫道：

『馬克思，和任何那個大作家一樣，具有藝術創造的天才，在他成熟的著作中表現得最光輝燦爛；在這一方面他在十九世紀古典散文作家中佔着最高地位之一。論形象與比喻的豐富，他近似勒辛，或者甚至歌德。他可以同後者一樣地說：不要禁止我應用比喻，如果沒有了比喻，我就不會把自己表達清楚。』（梅林：『馬克思的青年時代』）

『資本論』的和諧的統一，它的形式和內容的交流，是真正藝術作品的特徵，使讀者迷戀。在這部巨著中，每句話，每個形象，每個人物和每件事實都恰

如其份。我們很可以這樣說：這裏，話縮得緊，但思想則放得寬。

有人說馬克思的基本著作是用滯重難懂無法接近的話來寫的。這種說法，是敵人爲攻擊馬克思主義而虛構的神話之一。誠然，『資本論』並非蓄意爲通俗的目的而寫作的。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上抱着另一種任務：就是舉出基本的原理，打下正確理解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以便根據他的發現可以出現些必須的通俗說明，將他的理論變成廣大人民階層的財產。因此，想精通『資本論』中包含的豐富的觀念，初步的準備是需要的，沒有必需的準備就去研究資本論必然遇着重大的困難。

關於這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曾談到：『德國庸俗經濟學的甜言蜜語的嚙舌家覺得我的書文體不好。』馬克思『爲這些先生和他們的羣衆們的利益與享受，』從英文俄文兩種報紙上摘引了兩篇書評。在後一篇書評中說馬克思『完全不像大多數的德國學者那樣寫書時用語晦澀，令普通人的頭都會裂開。』馬克思對這書評作了一個諷刺的註解：『就德國的民族自由的專業的文學的現代讀者而言，裂開的並非是頭，而是完全是另外一件什麼東西。』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涉及的許多事實、資料、概念和定理，是他假定讀者已經熟識的。倘若完全不用這些科學工具，他著作的內容就會受到極端限制和貧乏；但倘若他用通俗的言語對他所用的每個概念所引的每件事實都加以說明呢，這部著作將龐大無倫，對比較有修養的讀者就太累贅。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解決政治經濟學上最困難最複雜的問題；在他的前輩中就是最偉大的思想家對那些問題還是束手無策；他暴露了現象的本質，那種給現象的欺騙性的外貌掩蓋着的本質；他分析了深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裏的各種矛盾。

正如『資本論』序言所指出，在分析經濟形式時，我們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藥，這兩種工具只能用抽象力來代替。馬克思具備着完美的科學抽象力，把那以鐵的必然性作用着表現着的規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規律——暴露了出來。梅林說得好，馬克思在分析這些規律時，『他的文章像一條融化了的金流滾滾而前。』我們只須回想一下，他怎樣以一定形式表現着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規律，或資本主義蓄積的歷史傾向，斬不斷的鐵一樣的邏輯，廣闊

無邊的思想力，簡潔明瞭的表現形式——所有這一切都使這有名的文章有壓倒一切的力量。

『資本論』中分析了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價值形式，照馬克思的話來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細胞形式。馬克思說，這個分析，在初學者看來，似乎不過是一套精緻的細節，但這些細節的性質，却和我們在顯微解剖學上所遇到的細節一樣。第一章商品分析無疑是『資本論』中最艱難部份之一，這一部有種獨有的無法摹倣的色彩，就是時時穿插着明朗顯著的形象、畫面一樣的比喻和灼灼發光的諷刺談諧，使抽象的敘述生動活潑。

着手分析價值形式時，馬克思寫道：

「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也知道各種商品有一種共同的價值形態，和它們各種各樣的使用價值的物體形態顯然不同。我說的就是它們的貨幣形態。可是，這裏給我們一個任務——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甚至連試都沒有試過去解決的任務，就是我們要找出貨幣形態發生的過程，把商品和商品間的價值關係中所包含的價值表現，從它最簡單的幾乎捉摸不到的輪廓發展到金光燦爛的貨幣形態。這樣，我們

就同時會解決了貨幣所提出的謎。『（『資本論』第二卷）』

當上衣作為表現價值之物時，具有特殊任務；這個任務之所以屬於上衣，是由於它被麻布當作價值的表現。馬克思在強調這點時，寫道：『這表示當上衣在和麻布的價值關係中比較它不在這關係中的時候具有更多意義，正如許多人穿了華麗制服比較他們穿着便服的時候具有更多意義。』（同上）

馬克思接着又說：『在上衣的生產上，人類勞動力，必須以裁縫的形式，被實際地支出。因而上衣中蓄積着人類勞動。在這意義上，上衣是價值的蓄積者，但是即使把上衣穿破，也看不出這個事實。當上衣在價值等式中作為麻布的等價物時，它却單單在這個意義上存在，因此它被當作價值結晶，當作價值物。儘管把上衣扣起，麻布還認得它同自己一族的美麗的價值靈魂。但是除非價值同時採取上衣形式，上衣就不能代表麻布的價值。例如，A不能是B的『陛下』，除非同時在B看來『陛下』有A的具體形式；並且，每逢一個新的人民之父，陛下的容貌、頭髮和其他許多東西都發生一次變化。』（同上）

接着，馬克思要麻布『講話』，『它表達自己的思想所用的語言，是它唯一

懂得的商品語。『在馬克思的藝術化的表現中，商品似乎是活了，獲得了意志和智慧。因此，分析和分析的結果顯著地表現出來了。』

第二章分析交換過程時，馬克思從商品轉向商品所有者，他寫道：

『當然，商品自己不會跑到市場上去交換的。因此，我們必須找它們的監護人，同時也是它們的所有者。商品是物，因此，反對人的力量。它們如不馴服，他可以用強制手段，換句話說，他可以掌握它們的所有權。』

馬克思研究人與人間作為商品生產者和商品所有者而引起的各種關係，這裏同樣見到想像的文筆使敘述異常意味深長。

『商品生來是一個平權論者，是一個大儒學派，時時準備着把自己的不僅靈魂、並且肉體去和任何其他商品交換，不論後者比馬利東更醜也好。商品所有者用自己的五官六官，補充了商品對具體性的感覺的缺乏。』（『資本論』第一卷）

● 馬利東 (Melioro)，見西萬蒂斯著「吉訶德先生」，吉訶德先生誤認旅店為堡壘，店中女侍名馬利東。（英譯者）

這樣，比喻——有時是驚人的，但時時是有效和恰當的比喻——以及豐富的形象，使得最抽象的觀念和最複雜的關係都表現得更清楚。

在暴露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的幾節中，馬克思的表現方法，自然地達到藝術力和雄辯的高峯。只要你讀過一遍資本論，你就不容易忘記那表現貨幣轉為資本的圖景。馬克思把勞動力作為商品來買賣這事看成資本主義剝削的『預備動作』。這個交易發生於單純流通範圍，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稱頌為『人類天賦權利的伊甸園』的地方，那裏的唯一統治者是自由、財產、和邊沁的地方。馬克思對這個伊甸園挖苦備至，對現代神話的女神們也用嚴厲的諷刺揭露了她們的真面目。

『自由，因為商品——指勞動力說——的賣者和買者都只受自己的自由意志所支配，他們以自由的當事者資格訂約，他們訂出來的合同不過是他們共同意志的法律表現形式。平等，因為每個人和別一個的發生關係，是當作和一個簡單的商品所有者一樣發生關係，他們以等價交換等價。財產，因為每個人只是支配着自己所有的東西。邊沁，因為每個人只顧到自己，使他們碰在一起發生關係的唯一力量是自私、利益、和每個人私人的利害。每個人都只顧自己，沒有誰關懷別

人，正因為他們如此做法，按照事物預定的和諧，或托庇於敏慧的天意，他們都在一起工作，達到他們相互的利益、共同的幸福、全體的福祉。」（同上）

工人把勞動力賣給了資本家，離開簡單流通範圍的時候，馬克思寫道，我們注意到這個交易中登場人物相貌的變換：

「先前的貨幣所有者現在成爲資本家，雄糾糾氣昂昂地在前走，勞動力的所有者成爲他的勞動者，跟在後面。一個氣宇非凡，笑嘻嘻，專心致志於事業；一個畏縮不前，好比已經將自己的皮帶到市場上，現在沒有別的希望，只有等着給人剝。」（同上）

第一卷第四章是以這個景象結束了的。下面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內在機構的分析——剩餘價值生產的分析。

『資本論』讀者在分析資本主義剝削祕密的這一章中看到光輝的藝術性散文的顯著的例子。馬克思鄭重指出成爲資本主義特點的對剩餘價值的無厭貧慾。他把資本家寫成『死勞動，如吸血鬼，靠吮吸活勞動而生活，』『努力想滿足其『吸血鬼』一樣的對勞動的鮮血的渴求。』馬克思訴述『資本在其對剩餘價值的狼一樣

的渴望中，不僅超過了勞動日的道德的限界，並且超過了生理上的最高限界。它竊佔了身體生長、發育、和維持健康的時間。它偷竊了享受新鮮空氣和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連用餐的時間都要爭執，只要可能的話就把它歸併進生產過程本身去。因而勞動者被當作單純的生產工具一樣，他們的飲食，好比鍋爐裝煤，機器擦油。為恢復、調節和更新體力所需要的酣睡，變成使精疲力竭的有機體復活所必不可少的昏迷狀態。決定勞動日界的不是勞動力正常的維持；倒是勞動力的每日最大可能的支出——不論這樣支出多麼不衛生、勉強和痛苦——決定着勞動者休息時間的界限。唯一有關係的事只是在一個勞動日中可以吸取的勞動力的最高量。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如同一個貪欲的農夫劫奪了土地的肥度以增加收成。（同上）

論勞動日的一章中另有一處馬克思引鐵匠為例，證明資本主義苦役中過度勞動的破壞性。「我們可以把鐵匠作典型。假如詩人的話不錯，那麼沒有誰比得上鐵匠那樣強健和快樂的了；他起身得早，在太陽未出前就打出火花；他吃、喝、睡都同別人不同。」而實際上，作者指出，在工作適度的地方，必須承認鐵匠的

職業是最幸運的。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着它必然的伴侶——過份勞動，對這些強壯快樂的人發生什麼影響了呢？事實上在英國死亡表上佔第一位的是鐵匠。在倫敦的一個工業區中，鐵匠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十一，超過平均數十一點。換句話說，過度勞動的結果，把詩人所歌頌的這個職業的代表者們的壽命短縮了四分之一——鐵匠平均的死亡年齡，是三十七歲而不是五十歲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指出，直到那時為止，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古典國家。他寫道：『這是爲什麼在我理論觀點的發展中主要用英國材料來說明。』可是，馬克思即刻警告說，如果德國讀者沾沾自喜，以爲在他的祖國還未看到和資本主義發展一齊發生的現象，那末必須告訴他：『De te fabula narratur.』（這也正是你的故事！）』

馬克思在說到德國經濟發展時，指出了德國的經濟落後性，因爲這落後性，『事情比英國更糟得多。』他寫道：

『在現代的弊害旁邊，還有整套遺傳下來的弊害壓迫着我們。它們是過時了的生產方式的消極的殘物，帶着一套不可避免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時代錯誤。我們



不僅受生者的苦，並且受死者的苦。死者控制着生者！」

這裏明顯地提出了德國發展的歷史特點問題，由於它的特點，反動勢力在德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上起了重要和頑毒的作用。希特勒主義是這種反動勢力的最毒辣、最臭的子孫。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造成的德國社會的經濟落後性，對於德國是一種真實的災難。經濟落後性表現在鄉間封建關係和城市家長式行會關係的有力與活躍。相當長時期內，經濟上的落後性和政治的不統一並存，這種情形消滅了之後，來了個「第二帝國」的極端反動統治，表現為大地主軍國主義和愚民政策的無限統治。在思想界德國產生了無數極端反動瘋狂的愚民主義的歌頌者。德國國家主義的吹牛大家們，肉麻當有趣，把德國的落後性捧上祭壇，用民族優越感來毒害一般無教育的羣衆，把他們從真正歐洲文化的源泉隔絕起來。

我們研究「資本論」時，一刻不要忘記這本書著作和出版的歷史環境，當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資本主義還在向上發展的時期；它充滿着精力，正往上坡走。許多老實的無成見的人當時真正相信——有偏見的人故意要造出這樣的印

象——「在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最好的。」這是一句法國成語，馬克思諷刺地引用了它。

錢袋的保衛者們無情地說人民大眾的痛苦和貧乏是和自然律本身有關聯的；無成見的觀察者們無用地發出一堆感傷話，訴諸於權利與正義的觀念。只有馬克思能作為資本主義的批判者出現，在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前幾十年，就靠他理論的研究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的過渡性質。

有許多人想這樣說，馬克思的理論太帶論戰性了，如果馬克思不用那末多篇幅作尖銳的論戰，事情還不致這樣糟；這種論戰性表示出馬克思的偏向。列寧在駁斥這種議論時說：

「『馬克思體系』之所以有『論戰性』，不是因為他的『偏向』，而是因為它正確地把存在於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的理論描寫了出來。因此，順便地說，想把握『馬克思體系』而又不把握它的論戰性的一切企圖，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成功；這個體系的論戰性不過是資本主義本身的論戰性的正確反映。」（全集第二卷）

這些話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向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說的，這些合法馬克思主義

者●很願意裝作一個姿態，接受馬克思方面一切科學的東西，拒絕他的學說中以「煽動家」出現的部份。

馬克思有次指出：「只有放開彼此對立的教條而代之對立的事實和現實的矛盾（後者暗中是前者的基礎），才能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一種實證的科學。」

馬克思學說的「論戰性」，使馬克思和他的前輩們，特別是和資產階級古典派經濟學最偉大的代表者里嘉圖，完全不同。我們知道，馬克思非常推崇里嘉圖的科學才能。實際說，里嘉圖的著作表現出偉大的抽象思想力。但是里嘉圖的著作是非常心平氣和。我們知道，里嘉圖的理論是作為資產階級在鬥爭中用的武器的，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正在和地主發生激烈衝突。里嘉圖在這次鬥爭中盡着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作用，馬爾薩斯則站在地主方面。我們會這樣想：兩者間理論的爭辯該是尖銳的吧？事實上，照當時的一位作家所寫道：「里嘉圖和馬爾薩斯以

●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名稱，由於他們的著作在合法出版物上發表，受沙皇檢查通過的。這集團產生於九十年代，當時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俄國生根。他們雖裝作馬克思主義者，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見蘇共黨史）。（英譯者）

及其他人的爭論是心平氣和的，正如在下棋或爭論一個數學問題一樣。

這是非常典型的一件事。誠然，里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爭論是關於很實際的問題：穀物律問題、銀行立法問題、各種財政設施問題等等。當然，這些問題一方面影響着資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影響着地主的利益。可是這些仍舊是統治階級內部兩部份的鬥爭問題。而兩個部份對於現存制度的保持和長期保持，是同樣有興趣的。

馬克思，相反，是以一個新的階級代表者的身份出場的。這個階級的根本利益，在於最澈底和最深入的社會進步，是把一個新的較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因此『資本論』的每一行，對於那些用暴力、用欺騙企圖延長過時的社會關係的人們，吐出強烈的憤恨。它具有這樣深沉的情感，必然掌握住任何誠實而愛好自由的人。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說，他『決沒有用玫瑰色來描畫資本家和地主』，他指出『個人，只當作經濟範疇的人格化、當作特殊階級關係和階級利益的體現者而被處理。』他在後面的文章中也不止一次地說，當他說到資本家

的地方，他心中只是當他作「人格化的資本」，即「賦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少數自滿而遲鈍的有產者，自名為萬物之靈，馬克思以無比的力量，暴露了他們的空虛。反動派想使人類相信現在的制度是人類最高的成就，不可能想出更好的制度來，這種自私和偽善，也給馬克思完全暴露了。

馬克思描述資本和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時，具有何等藝術的表現力！

在第八章中，敘述到資本主義企業家在任何工廠法<sup>●</sup>中，都找尋各種漏洞來規避法令，或實際違犯法令。馬克思用有名的莎士比亞劇本中的角色歇洛克來比喻。當資本家違犯當時的法令，被工廠監督根據衛生條例抗議時，資本答復說：

我用頭担保我的行爲！我懇求依法，

執行我的契約上規定的處罰。

大家知道，歇洛克所訂的契約上，寫明債務人必須從心頭割出一磅肉來，這

● 應用機器後，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家「強佔」（馬克思語）時間的鬥爭，使議會通過一批工廠法以限制勞動日長度，規定女工童工等一定的工作時間等。馬克思說：「再沒有別的比一八三三—一八三六四年英國工廠法更清楚地表示出資本精神的特點。」（英譯者）

鎊肉不是從別處，而是恰恰要從心頭割出。馬克思在描寫工人要求遵照工廠法，資本則違犯工廠法時，它用這個莎士比亞的角色來描寫這個衝突。他寫道：資本「要求了並且享受了使人歲見童自二點至八點半無間歇勞動之權。不僅如此，並且使他們在這工作時間挨餓。」馬克思在結尾用了莎士比亞的話：

「他的心頭肉，」  
契約上這樣說：

馬克思把資本家寫成資本的人格化，寫成賦有意識和意志的資本。他這樣做時，他說，在本質上，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也是從同一個觀點看資本家的。「假如在古典派經濟學看來，無產者不過是一副生產剩餘價值的機器，在另一方面，資本家也不過是把這剩餘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的一副機器。」（『資本論』第一卷）古典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發言人，把資本家看作一副蓄積的機器，一副把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的機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個要求，實際上怎樣實現的呢？馬克思詳細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從有位愛金博士的著作中摘了有趣的幾段。愛金博士描寫英國最大

工業中心之一曼哲斯脫的工業發展，他的著作出版在十八世紀之末。他說最初工業家非常吝嗇：『甚至在十八世紀初期，一個曼哲斯脫的工業家斟了一品脫洋酒給客人，所有鄰居都會批評和搖頭。』這是因為資本家被視為蓄積資本的機器。

這個愛金博士提出了更多的證據：『在機器發明以前，一個手工場老板，夜晚大家在酒店裏聚會時的費用從來不超過用六辨士買一杯甜酒，用一辨士買一卷菸葉。在一七五八年以前沒有見過一個實際經營生意的人自備馬車的，一七五八年劃了一個時代！』馬克思在這段文章後面只加了一句話：『假如愛金博士從墳墓中爬起來看看現在的曼哲斯脫，不知有何話說？』（『資本論』第一卷）

時代已經改變了。假如在資本主義未發達的情況下，吝嗇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特徵，那麼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奢侈、不勞而獲的收入、浪費，變成同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特徵。奢侈加到生產費用裏了。每一個企業家想法表現得比他實際的情形還富裕——這可以便利他的業務，增廣他信用的機會等等。在這些情況之下，庸俗政治經濟學還用那著名的『節約說』來證明從剝削而來的收入的正當性，這是多麼可笑、可憐而又愚蠢。馬克思戲弄着這些『節約』的神話，

他引了西尼歐的和其他庸俗經濟學者的話。這些話完全是胡說，因為它們把一個完全無關的行爲加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代理人身上。

『進行勞動過程的一切條件，突然間都轉成了資本家方面的許多節約行爲。如果穀子沒有全部吃掉，而有一部份拿去播種了，這是資本家的節約。如果葡萄酒得到一段時間等待陳熟，這是資本家的節約。當資本家「出借」生產工具給勞動者，就是說，當資本家使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結合，自己藉以從勞動力抽取剩餘價值，而不把蒸汽機、棉花、鐵路、馬匹、一切一切生產工具吃掉的時候，或者用庸俗經濟學家天真的說法，不把「它們的價值」浪費在奢侈品和其他消費品上的時候，就是資本家在掠奪自己。』（『資本論』第一卷）

剝削制度的擁護者想使人相信資本家的財富和工人的貧困是上帝派定的事，杜撰了一些說法，這說法給馬克思粉碎了。他從資本主義生產的代理人本身的說話中——從實際資本家、政治家、資本主義社會的場面人物中——蒐集了大批資料，證明資本主義不僅無情地掠奪了工人的時間，並且掠奪了他們的生命。在一處他證明英國紡織業在工業革命以後九十年間，有產階級活過了三代，而工人



階級則活過了九代！

在第二十三章，他引了約瑟·張伯倫的話，很有味道。張伯倫當時是伯明翰市長，他承認：「曼哲斯脫的衛生醫官李博士說：『曼哲斯脫平均死亡年齡……在中等階級上層是三十八歲，勞工階級是十七歲；在利物浦，是三十五對十五。這樣看來，富裕者的壽命比較景况較差的市民的壽命要長一倍多。』」（『資本論』第一卷）

論資本主義一般蓄積法則的一章中，馬克思說明資本主義關係的進化怎樣反映並折射在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他從十八世紀的一個經濟學家奧茲算起，他『把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當作社會財富的一般的自然律。』奧茲說：『在一國經濟中，好與壞時時平衡：有些人的多財富常常等於別些人的缺乏財富……』他再引『英國教會牧師』湯生德的話，這個牧師『以極粗魯的方式……把貧困看成財富之必須條件而加以頌仰。』

馬克思用下面一段話結束了對這個問題的觀察：

『最後，屈拉西這位冷血的資產階級學究粗暴地吼說『在貧國，人民安樂，

在富國，他們一般是貧苦的。」

資本論中很多地方刻劃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特徵，常常刻劃得很尖銳而富於表現力。在有些地方，馬克思很含蓄很簡潔。這種含蓄，有時簡直達到謙恭有禮的程度，但是這樣只有使庸俗經濟學者的判斷之空虛無謂表現得更清楚。有些地方，當需要時，當論到不誠不實的人時，當論到接納反動派賄金的奴才時，馬克思便怒不可遏。他的刻劃，他作出的文學形象，雖然簡潔，但這樣有說服力，給他描寫的人，如在讀者面前活着一樣。

第十三章論機器與大工業的發展。馬克思開頭引了約翰·史丟阿脫·密爾的文章。當時密爾是有名的經濟學家，自視爲亞丹斯密和里嘉圖的真正繼承者。馬克思從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裏摘出：『已經有的機器發明曾否減輕人類每日的勞苦，實成問題。』馬克思對於這點說：『可是，這決不是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目的。』馬克思進一步說明，資本家對機器的感興趣，不是當它作爲減輕人類勞苦的手段，而是作爲增殖價值的手段。馬克思對密爾的話，作了非常別緻的註解：『密爾應該說：『不依靠別人勞動生活的人類，』因爲毫無疑問地，機器會使富裕

的懶人大大增加。」

一些庸俗經濟學者，想騙人說，雖則機器的確產生了若干不便，但這些不便只是暫時的，不能證明反對機器的呼聲有理。因為如果這樣，就是一般地否定了任何社會進步了。馬克思引了狄更司的小說「奧利弗·脫威斯脫」中的著名英雄，殺人匪犯別爾·賽克斯的激辯：

「諸位陪審先生，無疑的，這位客商的喉割斷了。但這並非是我的錯，這是刀的錯。難道我們因為這樣一個暫時的不便，一定要廢止刀的應用？試想，沒有刀，還有什麼農業和商業？難道它在外科上不衛生，在解剖術上不增進知識？並且在宴席上不殷勤？如果你廢止刀——你就把我們投入野蠻深處。」

資本家也一樣，正如一個匪徒割了誰的喉，却把過失推給刀。資本家用機器幫助來剝削工人，却要我們相信羣衆的貧困不過是暫時不可免的不便，因此不用機器，就變成拒絕進步。我們很知道馬克思並非提議拒絕機器而不用。他不過是分別出，一方面，機器本身的作用，另一方面，機器的資本主義式的應用的性質。

他表明工人階級一切貧困之源，不是機器本身——正如刀的本身並未割人喉

管——，而是機器的資本主義式的應用。資本主義給社會主義代替後，機器就從剝削工人的手段變為減輕勞動的手段。一般說，變為社會巨大急速進步的手段，特殊說，變為技術進步的手段。

庸俗經濟學家把工資勞動奴隸制度化，馬克思把他們暴露了。爲着把他的思想更尖刻地表達出來，他把庸俗經濟學者和古代著作家作了一個有趣的對比。他提醒讀者：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本來是認爲奴隸制度是正當的，却曾這樣主張過，以爲如果織機能不藉外力而自織，船不藉槳而自行，那末奴隸制的社會制度就無須了。安第巴脫是西西羅時代的希臘詩人，曾祝福水磨的出現，表示出一個希望，它或許可以完成以前奴隸所作的工作。在他看來，水磨<sup>①</sup>是給女奴隸以自由並將黃金時代喚回的東西。<sup>②</sup>馬克思引了安第巴脫的話後，說：

「哦，那些異教徒！他們正如博學的巴師夏和巴師夏以前更聰明的麥克洛所發見的那樣，他們完全不懂得政治經濟學和基督教。例如，他們不懂得機器是延長勞動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們或許辯護着奴隸制度，以爲一個人的作奴隸，是使另一個人充分發展的手段。但是他們還缺乏基督教的厚臉，爲着少數粗暴而教

育不全的暴發戶變成「卓越的紡織家」、  
「廣大的臘腸製造家」和「有勢力的鞋  
油商」，替羣衆的奴隸制度宣傳。」

庸俗經濟學讚揚自己的商品——資本主義，馬克思用尖刻入骨的譏刺寫出資  
本主義社會辯護者的特徵。我們且引一個例：

討論的主題是著作家蒲克。蒲克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對者之一，在英國  
反動圈子享有盛名。馬克思說：「這個馬屁鬼，受着英國寡頭政權的津貼，扮演  
着浪漫蒂克的 *Laudator temporis acti*（歌頌過去的人）來反對法國大革命，正如  
在美洲糾紛開始時，他受着北美殖民地的津貼，扮演着自由主義者來反對英國寡  
頭政權。這個人澈頭澈尾地是個庸俗的資產階級，「商業的法則是自然的法則，  
因而也是上帝的法則。」（馬克思接下去說：「不足爲奇，他忠於上帝和自然的  
法則，總是把自己賣給最好的市場。」（「資本論」第一卷）

馬克思特別有力地打擊那晦澀、誇大和無知的德國大學科學——那些戴着學  
者帽子的德國俗人。他們的愚蠢，慣於剽竊和反動精神，反映出德國下層中等階  
級的可厭的臉相——，他們對普魯士大地主貴族卑躬屈膝，對一切自由思想深惡

痛絕。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評得體無完膚的德國官式『科學』是希特勒主義吃人哲學的『智慧』源泉之一。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馬克思從歷史上說明了為什麼德國經濟學家是『僅僅是服務於外國大批發公司的學徒、模倣者、跟班、小販和叫賣人。』

『資本論』中，最受注意的德國經濟學者或許是洛瑟爾。馬克思指出了他的落後觀念的全副空虛和荒謬，這上面反映出德國當時在經濟、政治和精神上的落後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註腳中說：

「洛瑟爾教授自稱發現了他太太雇一個女工編織兩天比較雇用二個女工同作一天時作得多。這位有學問的教授不該在育兒室中去觀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亦不應該在沒有主角資本家存在的環境內去觀察。」

洛瑟爾的特點，就是在解決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切問題時，從不科學的方法下手。這位當時德國官方科學的共認的權威，並且是一個標準的剽竊家；他用別人的羽毛裝點自己，選擇租用什物來配他的水準。有一處馬克思提起英國庸俗經濟學者馬爾和西尼歐，和他們在德國的可憐模倣者如洛瑟爾之流，馬克思在談到德

國教授們的剽竊的習性時，他說：『洛瑟爾教授之所以選中孔第約克，就因為孔第約克絲毫不懂交換價值的性質，所以他是證實洛瑟爾自己幼稚思想的正確性的最適當人物。』

在別一處，馬克思指出；洛瑟爾『……很少錯過一個機會，用白紙黑字將天才的辯護論的幻想記錄下來的……』。

洛瑟爾意見的特點在其異常混亂；他腦袋裏塞滿着東拉西扯信手拈來的互相矛盾的理論體系的塊屑。特別是在自然對於價值創造的作用這個問題上，洛瑟爾想用這樣無意義和不合理的保留來繞過，即是說，自然『差不多還沒有』生產過交換價值。關於這點，馬克思說：『洛瑟爾先生的『自然』和它所生產的價值寧可說是像一個笨處女承認自己過去的確有過一個孩子，但是『那孩子是那麼小。』』

如果從洛瑟爾看來，價值有一部份是由自然所創造，那末，剩餘價值，照他的意見，當然是由於資本家『節欲』所形成。對德國大學學術公認領袖的這個啓示，馬克思給以致命的批評；他指出洛瑟爾理論體系的全部本質：

『使洛瑟爾這類的人在解釋剩餘價值起源時，只把資本家替自己剝削剩餘價

值的藉口重溫一次的，是什麼呢？除了他們真正的無知以外，他們的辯護者的立場，是懼怕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科學分析的，懼怕分析出來的結果可能對有勢力的人不全合胃口。

這一類的話在『資本論』中是常見的，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的愚民思想、反動與貪欲的批評是毫不留情的。

但是，如果說馬克思總是仇恨着每一個人，那就是天大的謊話。這類謊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造作出來的，經不起一擊。無須說到馬克思一生對同志和戰友所表示的最大的關懷和慇懃，無須說到他就在自己非常貧困的時候却慣常把自己最後一文錢交給更需要錢用的流亡者，——我們要記得，在『資本論』中，在別的著作中，馬克思以很大的敬意提起了幾個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些是過去時期的，有些是他自己同時代的，他很尊敬他們。我們只要記得馬克思如何把亞里士多德稱為『古代的最大思想家』，他怎樣讚許配第、斯密、里嘉圖等。還有，他怎樣稱工廠監督荷爾納氏為英國工人階級的一位高貴的朋友，因為荷爾納對英國工人階級情況的忠實描寫，給予無產階級鬥爭不少的幫助。



馬克思在估計人的時候，認為最重要的是誠實和貞潔。他把誠實的人放在一邊，把那些替反動服役的資產階級的文丐、接受資產階級賄賂而替他們歪曲事實的人放在另一邊，劃分得十分清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無情地批評那些接受資產階級津貼的走狗。但是正直的人，純潔地忠實地想澈悟事物的本質，想敘述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人，難則並非常常達到目的，馬克思一樣地非常敬重他們。他批判他們的錯誤，指出他們研究上的缺點，但同時，一看到這些研究者曾以他們的工作貢獻於科學的每一顆真理的穀粒，就非常滿意。馬克思完全不懂得什麼教條式的東西，完全沒有宗派的封鎖性。他不論在科學上，在實際政治鬥爭上，都堅決地支持一切進步力量，進步思想的人，愛自由的人，願意忠誠地向愚昧和反動力量鬥爭的人。我們可以回想到他對林肯的態度，林肯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美國內戰中是進步陣營的首領。我們可以回想到他對歐洲各國民衆解放鬥爭的領袖們的態度，其中許多人對社會主義運動和它的目的是離得很遠的。凡是反對着反動者保持統治的企圖，願意忠實真誠地參加鬥爭的人，馬克思都毫不猶豫地願意和他們結合起來。

### 第三章 『資本論』著作過程的主要階段

馬克思稱『資本論』為他的終生事業，這是一點不錯的。他在它上面所花的精力幾達四十年。從他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一八四三年秋）直到他去世（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他沒有停止他在『資本論』上的工作。

這座偉大的建築，的確可以說是由馬克思一磚一石地砌成的。為着建築這赫然巨宅，馬克思搭起了一座龐大的棚架。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時寫了的初稿，比起最後出版的版本要大得幾倍。但這些原稿之外，馬克思還留下無數從書上或其他種種來源摘下來的小條，這是他在著作『資本論』時抄下的。

鑒賞有名建築的人對於當初幫助建築的棚架沒有特別興趣的，在科學上則不然。為着對一個完成了的科學作品達到較深、較完整、較多方面的理解和領會，那末，知道這作品的起源和創作的主要步驟，看看作家的工作室，都是非常重要的。這樣說法，對於任何大規模的劃時代的科學嘗試，如果適用，對於『資本論』

就更加正確和特別重要。

當我們如果熟悉了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的過程，許多事情就更清楚，許多事情上可得出新的看法，對「資本論」的理解就更豐富、更深入。

馬克思著述「資本論」的工作可以分成四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包括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八年<sup>①</sup>為止，這時期內，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世界史上無產階級的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聯盟<sup>②</sup>的領袖。這個時期主要包括馬克思第一次

① 一八四八年，巴黎、柏林、維也納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巴黎革命爆發最早（二月），它和其餘兩個革命不同處，就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在巴黎，「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間打了第一場大仗」（馬克思語）。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時期，馬克思回到故鄉萊茵省去編輯新萊茵報（New Rheinische Zeitung），這是出版於柯恩的革命民主報；恩格斯在德國參加實際鬥爭。參考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和馬克思「法國的階級鬥爭」。（英譯者）

② 共產主義者聯盟（Communist League）是一八四七年六月設立於倫敦，是宣傳科學共產主義的國際組織。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託起草綱領，著名的「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出版於一八四八年二月。聯盟一直支持到一八五二年。參考恩格斯著「共產主義者聯盟史」。（英譯者）

亡命期間，大部時間住在法、比，短時間在倫敦。

第二時期包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以後直至『政治經濟學批判』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為止，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迫得馬克思第二次流亡，亡命於倫敦。這個時期占了第二個十年。

第三時期包括『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以後直至『資本論』第一卷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為止。

最後，第四時期包括從『資本論』第一卷出版起直至馬克思逝世為止。

## 一 四十年代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簡略地說了他研究經濟科學的過程。他指出他過去是專攻法律，連帶着研究歷史和哲學的。在馬克思受訓練的德國大學中，當時對政治經濟學不重視。使馬克思去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刺激是這樣來的：一八四三年初他當萊茵報編輯，他接觸到『所謂物質利害』的範圍，這個範圍內的事情，馬克思還未專門研究過的。爲着使自己在這範圍內有適當能力，馬

克思決意轉而研究政治經濟學。

這個新企圖在他移居巴黎（一八四三年十月）後實現了。先是埋頭於革命團體的熱烈生活，又研究了法國革命和法國社會主義的歷史，馬克思現在着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此時馬克思已經成爲一個革命家，他批判現制度的話是向無產階級說的；這個立場在他的『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導言』<sup>①</sup>中表現得很清楚。

列寧在『論恩格斯』中說：『和恩格斯的來往無疑對於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決心有很大影響，他的著作使這門科學發生了整個革命。』恩格斯研究政治經濟學似乎比馬克思還早些。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sup>②</sup>是在一八四四年出版的，馬克思對這篇著作很推崇。

馬克思在一八四三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一八四三至四四年間他打基礎，從亞當·斯密、里嘉圖、賽依、西斯蒙第、蒲萊、配哥、斯加培克、約翰·密爾、

① 『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導言』先發表於『德法年報』（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1844），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亦在同處發表。（英

麥克洛等人經濟著作中，摘了許多札錄，寫了許多筆記。對英國經濟學者，他只有讀法文譯本，因為他當時還不會學過英文。後來長期流亡倫敦時，英文變成了馬克思的第二種語言。

一八四五年移居柏魯塞爾，繼續研究經濟文獻。這個研究，在他同恩格斯同往曼哲斯脫（一八四五年七月至八月）旅行時進行得特別緊張，他們兩個在曼哲斯脫一起讀配第、吐克、柯柏、古伯脫等人的著作。

在這時期內，馬克思已經開始寫一篇『政治與國民經濟的批判』，從這篇稿子現今還存在的部份並局部發表了的部份看，可知馬克思在這裏已經準備廣泛地研究問題。這本著作準備包括論工資、利潤、地租、勞動的出賣等等章節，一八四五年初馬克思和達姆城一個叫做萊斯基的出版商訂約出版它，篇幅準備分成兩卷，每卷有二十印張以上。但後來馬克思放棄了這個計劃。放棄的原因在他寫給出版商的信（一八四六年八月一日）上說明：

「事實是，在我看來，在我的正面解釋問題之前，一定要對於德國哲學以及對於那時起已經存在的德國社會主義先作一篇論戰的文章。因為我的政治經濟學

觀點和德國至今為止的科學觀點正相反對。爲了使讀者對這觀點有所準備，這是必要的。

換句話說，馬克思決意在給讀者『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前，必須先敘述他自己的基本方法。他和恩格斯抱着這個目的，動手寫一本書。這本書在馬克思、恩格斯死了許多年後，才在蘇聯出版。這本書就是『德意志觀念形態』。在這本書裏，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所說，決意『和我們以前的哲學思想結清賬目』，換句話說，他們決意和他們早年追隨的觀念哲學傾向斷絕關係，第一次說明他們所發現和規定的唯物史觀以及辯證法唯物論一般。

大家知道，『德意志觀念形態』的命運是非常奇特的。它被寫成之後，出版不成，作者讓原稿『給耗子去作咬嚼的批判』（馬克思語）。馬克思自己說作者之所以這樣處理，因爲主要目的——清理自己的觀念——已經達到。幸而，耗子的批判還不算厲害，這本著作留了下來，後來還可以付印。

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時期——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正和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決和一切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傾向鬥爭而建立他們的世界觀基礎的時

期相符合。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礎本身，從唯物史觀，自然產生對經濟問題的  
的巨大興趣。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中說到：『認清  
了經濟制度是政治上層建築的基礎，馬克思就用最大的注意加於這經濟制度的研  
究。』

從此時起直至逝世為止，馬克思不曾停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加緊研究這  
問題的四年中（一八四三—一八四七年）馬克思用那成爲他的特點的小字寫滿了政治  
經濟學筆記本二十四冊，篇幅相當於一四〇個印張。因此，在這幾年中，他寫的  
東西相當於資本論第一卷全文的兩倍。摘要在這些筆記本中的有七十個不同的作  
家。馬克思對於下面這些政治經濟學書籍作了特別詳細的總結：瞿列克的『商、  
工、農業史述』，蒲萊的『英法工人階級情況』，約翰·威特的『中等階級和工  
人階級的歷史』等。可見馬克思着手建立自己理論基礎時，已經具備着充分的歷  
史知識的。

馬克思在四十年代後期發表了許多著作，重要的如『哲學之貧困』、『僱傭勞  
動與資本』，特別是『共產黨宣言』，表示出在這時，即四十年代末期，馬克思



已經不僅知道剩餘價值的來源，並且知道它怎樣被造成的。

這一點的證據可以從『哲學的貧困』中見到，馬克思在本書中尖刻地批評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的反動學說。當他暴露蒲魯東理論中的深刻的矛盾性時，他同時清楚而深刻的規定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間的對立，這個對立的經濟基礎，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矛盾尖銳化的不可避免性。

特別有味的是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這是馬克思流亡在柏魯塞爾時向德國僑工所講的一篇演說。馬克思寫的通俗文章不多，這本書也是其中之一。它表示出馬克思對於通俗寫作也很有天才，他懂得怎樣用最易懂的形式解釋最複雜的問題。直至今日，『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是以通俗形式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卓越的模範。可是，必須記住，當時馬克思還沒有把它的學說在每一部份都加過工夫呢。這書中，有幾條定理後來在學說進一步發展時去掉了，或者給別的所代替了。特別是，馬克思在此還未將勞動力與勞動之間的分別分割明白。

可見，一八四八年革命時，馬克思已經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有淵博知識的了。

『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綱領式的文獻，史大林稱它做『馬克思主義的歌中之歌』是完全不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文獻裏表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它發展上的基本傾向的輪廓。論其深刻和明朗，論其素樸和清晰，的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在這本著作裏，異常富豐地說明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指出：資本主義發展了偉大的社會生產力，同時又不能利用這些生產力滿足社會需要。在這本著作裏，說明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特別有力地表現在生產無政府狀態和恐慌中。在這本著作裏，又很有力地表示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創造者。

馬克思主義的敵人，過去和現在都想這樣騙人。他們說，在『共產黨宣言』裏，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頌仰着他們年青時代的熱情，這和他們的其他著作特別是『資本論』不相同。但是這種企圖是自費的。事實上，『共產黨宣言』中的基本結論，成為『資本論』的基礎，反過來說，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提出的基本論據，在『資本論』中得到進一步的不可磨滅的證明。

## 一一 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流亡，他們決意集中努力研究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給工人階級理論武器。馬克思故意避免參加流亡者間的爭嚷，可是還是有些時間給這些爭嚷消耗了。這並非出於自願。他集中大部份精力在政治經濟學上加工夫，創造他的基本理論著作。

這是馬克思在倫敦亡命的時期，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所指出，倫敦給馬克思作『觀察站』。他在這裏有機會觀察資本主義世界內發生的一切事物。倫敦在當時是公認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首都。英國在當時還緊緊握着世界市場的壟斷權，而倫敦在這個國家內是經濟、政治和精神上的中心。它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的首都。馬克思在這個城裏必須克服最大的障礙，忍受着非人的窮困，在那漫漫歲月裏，爲創造他的基本著作而頑強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訊表示出在這時期裏馬克思所必須捱過的貧困是何其之多。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鐵樣的不可動搖的意志，使馬克思在這實力懸殊的鬥爭

裏贏得勝利。

形式上說，馬克思在倫敦有行動的全部自由——他並未入獄或罰作苦工，他的著作不像例如俄國革命家的著作那樣要受檢查，但這個「自由」對馬克思來說是俄死的「自由」。窮與餓不斷威脅着他們，使他遇到無限的困難。馬克思在有一封信中說：「我必須不管一切困難追求我的目的，我不能讓資本主義社會把我變成一個賺錢的機器。」（見馬克思致魏德邁爾的信，一八五九年二月一日。）

實在說，只要他放棄了他的目的，只要他肯變成了資本家們接受得下的報紙編輯，讓自己批評一下社會生活的缺點，但不超過現制度的範圍，那末資本主義社會無疑地會給他大把金錢，把他放在講壇上，給他優越的生活條件。這是使他避免一切生活上的苦惱和負擔的出路。但是馬克思堅決地拒絕了這條路，他採取另一條路，把自己的命運和工人階級連在一起，他在這條路上直走到自己生命的盡頭。馬克思在這條路上的勝利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恩格斯。恩格斯決心把他一部份時間用在職業上，這個職業他是討厭的，他自己都稱它為「醒瞹的生意」。他擔任了這個職業，是爲着好讓馬克思著作『資本論』和繼續生活下

去。

恩格斯有計劃地給馬克思物質援助，但這個援助並不夠。馬克思常常被迫中斷他的研究，來找些零星工作，做些文字工作之類。縱然這樣，他的處境一再發生異常的困難。

例如，我們在他信裏見到下面這樣的訴苦：

「我餓得像隻鷹。」

「室內全無煤炭。我寧願躺在一百里深的地下，好過這樣碌碌為生。」

在寫給恩格斯的信裏，對這位最親密的朋友和同志，他有時就毫不自制地寫道：

「我妻說……她願意和孩子一起躺在墓穴中……他們儘在恐怖中生活……。」

（一八六二年六月十八日）

恩格斯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在他父親的商號裏（Ermen and Engels Manchester）作職員，一八六五年後，他成爲商號的股東，一八七〇年退休，住在倫敦近馬克思處。（英譯者）

貧困痛苦地打擊着馬克思的家庭，他感覺得最尖銳。一八五七年生了一個女兒，沒有錢替她買一張搖床。嬰兒活了一年就死了，沒有錢替她買一口棺材。

「我暫時不致有被趕出寓所的危險，已經給房東一張期票，」馬克思在一八五一年八月八日給恩格斯的信上說。

馬克思的身體原來結實，但由於生活困難——不斷地工作過度，為家庭的憂慮，夜間工作——他未老先衰了。他開始受着肝病的磨折。幾年之後，他又患起癱瘓，在他整個著作期間都患着。當恩格斯讀「資本論」第一章時，他開玩笑地對馬克思說，這一章有些癱的影響着得出來。馬克思也開玩笑地覆信說：「……我希望資產階級終生記得我的癱。」（見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給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雖則還有力氣把自己的痛苦開玩笑，但這種痛苦壓得他很緊，例如，在一八六六年「資本論」出版前不久，他的病重得厲害，他寫給恩格斯的信說，「這次是生死關頭」……這次翻病的主要原因是夜間工作過度。（二月十日）

馬克思犧牲着休息和睡眠時間，為了完盡他對工人階級的義務，為了替工人階級造成理論武器，他正所謂不息的工作。他第一次「休假」是在一八六六年，

在他將近二十年的社會政治大鬪爭以後。這次是疾病威脅着他的生命的時候，恩格斯勸他到海邊去休養。

病了的馬克思不得不調治，但條件十分困難，在有封信裏（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給恩格斯信）說：『要照醫生的處方去生活，必須是一個收利息的人，不是像我這樣窮得像教堂裏的耗子一樣的窮鬼。』

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的條件，就是這樣。一八五三年八月十八日馬克思給恩格斯信說：『四分之三的我的時間，消磨在找辨士。』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信中訴苦說：『我被迫得只有犧牲一天來找錢。』

兩個月後他又說：

『……我對自己的時間不能作主，只能作僕。我只有夜間是留給自己，而這份夜工又時時因肝病的襲擊和反復所擾亂。』（給拉薩列信，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五日給恩格斯信中說：

『最使我發惱的是想到爲着這些最壞的瑣碎事，我的智慧會毀，我的工作能

力會垮。」

馬克思說的這許多話——還有很多——畫出他著作這部天才著作時所不得不處的環境。

就在第一卷原稿的最後部份送給出版家以後，馬克思還寫給他學生之一——礦務工程師齊格非·梅益說明他遲遲覆信的原因：

「……我不得利用我還能工作的每一刻時間，用來完成這個任務，我爲它已犧牲了健康，犧牲了生活的樂趣和家庭，我希望這個解釋無須再加補充。我笑那些所謂「實際」的人和他們的智慧，如果一個人願意作一隻牛，他當然可以把人類的痛苦置之背後，只關心着自己的皮。但是我如果勞勞碌碌而不能完成我的著作，不能至少在原稿的形式上完成它，那我真應該把自己看成一個不實際的人。」（見通訊選集）

貧困壓迫着馬克思，消磨了他所有的精力；和疲乏飢餓作勢不兩立的鬥爭中要能得勝，就要有真正的英雄主義和最大的努力。

★

★

★

★



在這個時期——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之間，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所採取的途徑如何呢？

作為倫敦的一個亡命客，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秋天再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大半在大英博物館中研究。博物館一開門他就到了。在當時，大英博物館無疑是世界上最豐富的圖書館。馬克思通常要到館員熄燈時才離去。他重新詳細研究英國經濟學家，這次不是讀法文，而是讀英文。

在一八五一年，在澈底地再研究斯密和里嘉圖著作以後，他已得出結論說，基本上，自從這些資產階級古典派經濟學的偉大代表人以後，在這門科學上並未有什麼進步，只有對專門而具體的一些問題有過有價值的研究。後來，他不止一次重覆了他這結論，這個結論是對這問題經過最小心的研究而得到的。馬克思對當時經濟著作的這個判斷，看來雖嚴格，但是很確當的。在這個判斷上唯一的修正，是對俄國經濟學家——弗萊洛夫斯基和車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馬克思對後者特別推崇，這是非常獨特的事。

馬克思研究的著作範圍很廣，大部份都是講具體的學問的，這時期內他讀了

吐克、富拉吞、托倫斯、加尼爾、西尼歐、庇爾，又讀了許多論貨幣史的著作。他從最早的古代起，歷溯了貨幣發展史的全程。他把凡是講到地租理論的東西都讀。在這方面，他覺得有懂農業化學和地質學的需要。他對這些科學作了一番澈底和結實的研究，這種精神是他的特點。進一步，他的注意與興趣給人口問題和殖民史，給殖民地之取得、移民、經濟生活和貿易等等所吸引。同這些科目同時，他研究了英國哲學家洛克和休謨，以及里嘉圖社會主義者格萊、霍其斯金、和拉文斯登。

關於經濟史的著作他讀得非常多。除此之外，他從報章雜誌資料中研究當代的經濟情形，特別是從英國雜誌「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這是專門刊物中最認真和開明的一種。筆記本的數目飛速增長，他一再地作實報摘要，並將剪下的資料貼進筆記本。

就是在他忙着讀經濟書籍的時候，馬克思還抽出時間來作政治經濟學的通俗講演，在一八五〇—一八五一年間對工人羣衆講演，在倫敦的德國共產主義工人教育會的擁擠的禮堂中，馬克思用清晰易懂的言語解釋他的學說的基本要素。馬

克思非常討厭科學的虛偽化。他的言語清晰。而這種解釋的清晰是由於深刻而又透澈的思想的本身的清晰所自然得出的。

威廉·李布克內西在場聽講，他在馬克思的回憶錄中說到這位工人階級的大師所應用的教育方法。馬克思把自己的思想裝成短小易懂的句子，避免工人所可能不懂的一切說法。比較困難的命題，他詳細解釋。於是他提議向他提問題，答復了問題之後，反過來他向聽眾提問題，測驗聽眾究竟有沒有把演講內容弄清。

一八五〇—一八五一年間，馬克思寫滿了足足十八大本筆記，都是摘要和提綱。在這時候，他似乎覺得他就快把著作完成了。一八五一年四月二日的信中文告訴恩格斯，他估計五星期內可以把他的經濟著作寫完，將包括三卷。同年六月底他寫信給朋友魏德邁爾說：

「早上九時至下午七時我通常在大英博物館。我處理的材料廣得可怕，所以不論怎樣努力，非六個星期至八個星期不能完成；除此之外，各種各樣的實際困難不斷增加，這是在倫敦環境裏捱日子的人免不了的。但無論如何，事情總快要結束了。不管有什麼變化，總會到一個時候喊立定的。」（六月二十七日）

實際上，工作上所需要的時間和努力，比馬克思一八五一年時所想像的要多得多。這個估計錯誤——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如何解釋呢？

事實上，馬克思是在開荒，他實在是建築一座新宅。在他以前並無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他是替無產階級創造理論武器的第一人。他擔任這個工作，是抱着極大的自覺。極大的科學精神，他進行過程中對自身要求極高，並且用着嚴格的（照我們現在的說法）自我批判。自然，當他似乎接近完成他的著作時，新的問題不斷在他面前發生。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成年累月的深入的基本的韌性的工作。

在這個以外，再加上馬克思著作時的困難環境，就不難明白，他完成這個任務所使用的時間，非但不太久，相反地，實在是非常短。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只因為馬克思全心全力工作的原故。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以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工作發生了一些中斷。他一再為貧困所迫，脫離他的基本工作，分出一大部份時間為生活工作。他替紐約的論壇報寫了許多稿子，其中主要的是『論英國和大陸的重要經濟事件』

一篇<sup>①</sup>。政局的發展，特別是路易·邦那巴特的政變<sup>②</sup>也曾使他的經濟研究暫時停頓。馬克思寫了許多論文、小冊子，指導着和一切反動力量的頑強鬥爭，揭穿混在革命亡命者間起作用的特務奸細的面目。

● 參考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五頁。在一八五七年恐慌時，馬克思使論壇報勝過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他在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八日給恩格斯信中報導他的新聞勝利：「這次我感覺對於論壇報滿意。十一月六日我替他們寫了一篇文章，解釋一八四四年銀行條例，我說停兌趣劇在幾天內就會發生，但是對這個金融的難關不必大驚小怪，真正的問題倒是迫在目前的工業危機，「論壇」把它作社論刊出。紐約時報（已和倫敦泰晤士報有封建關係）三天後答復，第一，銀行不會停兌，它像 Printing House Square 的金融圈撰述者一樣讚美銀行條例，並聲明，誰說英國將有一工業危機簡直就是「糊塗」。這篇答復於二十四日刊出。次日，紐約市場得大西洋電報，銀行停兌，同時也有工業困難的消息。」（英譯者）

● 關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變，馬克思寫了有名的「路易·邦那巴特的霧月十八日」（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最初由友人魏德邁爾在一八五二年出版於紐約。（英譯者）

差不多從一八五六年開始，馬克思再着手研究經濟。他是第一個感到一八五七年恐慌迫近的人。他把一定的革命展望和這次危機連結起來，他想在時機未到以前完成他的理論著作，當革命開始，不會再有時間寫理論著作的。這期間，他再緊張地研究政治經濟。一八五六年馬克思再讀自己的筆記，從中間作了選擇，又從新每天去大英博物館坐十點鐘，趕着在重要事變到來之前完成工作。

一八五七年末他寫信給恩格斯：『我發瘋一樣地通宵工作，整理我的經濟研究，這樣，在大洪水到來之前，我至少可以有一個輪廓。』（十二月八日）

在另一封信裏（十二月十八日）他說：『我做着大量的工作，多半直到清晨四時。』

他雖然趕着趁革命事變未發以前出版他的著作，但絲毫沒有減輕他的科學的自覺性與注意力。他在寫出準備發表的稿子以外，他還寫了許多專論。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間，他有幾本筆記本寫滿這類專論，材料的份量達五十個印張以上。這些抄本的內容，如他給恩格斯信中所說（十二月十八日）是『對經濟理論在基本點上的推敲。』

這些專論，馬克思不是爲出版而寫的，是爲自己用的，最近才發表了，第二卷有七五〇面，用原文出版於一九四〇年。

這份手稿處理的是些什麼問題呢？

「資本論」中所處理到的一切基本問題，這裏都研討到了；不僅限於第一卷的問題，並連以後各卷的問題也在內：商品，貨幣（貨幣的起源和它的機能），貨幣變成資本的轉化，剩餘價值的本質，剩餘價值的兩種形式，資本蓄積，資本循環，剩餘價值變成利潤的轉化，價值變成價格的轉化，信用問題，利息問題，及利潤率遞減問題等等。這樣看來，把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手稿中研討的問題列舉一下，就可表示出它的內容豐富異常。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這本著作中對於平均利潤率問題已準備了解決，這所以特別值得強調，是因爲下面的原因。當「資本論」第三卷在一八九四年出版時，資產階級學者們異口同聲地吼了起來，說馬克思在這裏欺騙讀者，說他在第三卷提出的價格理論和他在第一卷說明的價值理論相矛盾。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發動謠言攻勢，所謂「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有矛盾，資產階級學者們製作的這個謠言，除了理論上毫無道理外，並

且就實際上說也毫無道理，因為『資本論』第三卷的手稿在一八六五年就寫成了，就是說，甚至比第一卷出版的時間（一八六七年）還早。一八五七—五八年的手稿使我們可以確實判斷就在這個時期，即『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十年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前二年，馬克思對平均利潤率問題已經清清楚楚，他在那時已經把這問題解決了。

由此可知，馬克思在把他第一版經濟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公諸於世以前，他寫了許多篇專論，篇幅比『批判』要大四、五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專論一開頭就不是為着出版而寫的。在寫這些專論時，馬克思追求着另一目的，這個目的，用他自己的說法，是為作者本人弄清楚問題。一八五七—五八年手稿，在說理的性質上，在文體上，都受這個目的所限制。手稿是用特別的混合語寫成的，這是馬克思在這時期的特點。基本上是德文，但混着很多法文英文的字句。當分析到英國作家時，馬克思喜歡用英文；如果他講到法國作家的著作時，他用法文。他精通三國語言，好像都是自己的國語一樣，應用得很熟練。

還有一個特點，因為手稿篇幅很大，馬克思作了一種題目索引，以便容易找



材料。題目和問題用章節標題的形式列出，下面寫明手稿的頁次，這就是這些問題討論的所在。

馬克思的自覺性和治學的謹嚴，可以從下面的例子表示出一些特點來：

當馬克思已經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完全整理好交給印刷廠時，倫敦出了一本新書，是經濟學家麥克萊倫討論貨幣循環問題的。馬克思雖然已經讀過許多著作，所有關於這問題的著作只要已經出版的都已讀過，他還是用全力去找這本新書。大英博物館裏，新書出版了半年還是借不到的，這是圖書館常有的情形；馬克思沒有錢，連買一本書都不可能。於是他要恩格斯幫忙設法弄到它。讀過了麥克萊倫著作以後，在『批判』中提到這本書。

在第一卷出版前，馬克思已定下全部著作的詳細計劃。他在初步手稿中記下這計劃的若干種變體；有幾封信裏他講了些要點。這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解剖學』的龐大的綱領，從它最簡單的細胞——商品起，直到它的王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世界市場止。在這個計劃的許多形式之一裏面，緊接着世界市場後面，註着下列幾點：

「恐慌，建立在交換價值上的生產方法和社會制度的瓦解。個人勞動到社會勞動的實際轉變，以及相反的過程。」

因此，照這個計劃，馬克思準備在他的研究的結束部份，討論那成爲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前驅的恐慌，和崩潰後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條件。

資本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是像一條紅線貫穿着馬克思經濟研究的觀念。

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幽默地說，『政治經濟學批判』雖然有『卷一——論資本』的副題，其實中間還未講到資本；這裏只講到商品（第一章）和貨幣（第二章）。準備在後一部份發表的第三章，馬克思想用來討論資本。

一八五七年秋，馬克思在他的「一本筆記本中（筆記本M）記下了一個光輝的草稿（未完的），稱『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這個材料他在發表時省去了，『因爲……對於還待證實的結論作任何預測，在我看來是應該反對的。』在這個草稿中，全部著作的總計劃已經設計好了：

『顯然地，必須照下列程序來研究：第一，一般的抽象的定義，——多少商

用於所有各種社會形式的，但在上述的意義上。第二。構成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組織並成爲各主要階級的基礎的諸範疇；資本、工資勞動、地產；它們的相互關係；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彼此間的交換；流通，信用（私的）。第三，採取國家形式的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從對它本身的關係上加以考察；「不生產」階級；賦稅；公債；公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第四，國際生產組織；國際勞動分工；國際匯兌；出口與入口；匯兌率。第五，世界市場和恐慌。

馬克思在同時期的其他手稿中，不止一次地又提到他著作的計劃。特別是在「筆記Ⅱ（一八五八年）」，又提出兩種不同的計劃，表示對於「筆記M」的計劃進一步加了工夫，並有局部變形。（這兩個計劃都作爲附錄載於馬恩列學院版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在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年的幾封信上，馬克思談到他的著作分爲六書：資本；地產，工資勞動，國家，國外貿易，世界市場。（見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致恩格斯信，同年二月二十二日致拉薩列信，一八五九年二月一日致魏德邁爾信。）「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中也列着同樣次序。

「……全部著作分爲六書，可是我決不想將六書詳細寫出。」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一日這樣寫：「後面三書中我只要寫出主要輪廓，而前面三書，應當包括基本經濟定理的發展，要避免詳細說明並非常常做得到。」

在同一封信中估計全書的篇幅不少於三〇—四〇印張，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信中，他談到進一步的計劃。

「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批判和歷史，作爲整個的來研究，必須是另一部著作的題材。最後，要把經濟範疇與經濟關係的發展作一斷片的歷史的素描——第三部著作。」

一方面由於知識的廣博，一方面由於物質上出版上的困難，使馬克思決定將著作分成幾部份發表。這樣的決定，也是很不自願的，也充分估計到這業發表去的不方便處。

他在有封信中說：「我所指的著作，首先是經濟範疇的批判，或者說——如果你中意這樣說的話——，批判地表現着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同時是體系的敘述，又是敘述中的體系的批判。假如我有時間，能寧靜，有聽我支配的手段，

把這一切在出版以前全盤地做好，我將使它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形式，我老是喜歡完整的表現法的。但是在現在的形式上（或者讀者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對形式的確有損的）如果分幾個連接的部份印出，必然把著作多少拉長了。」

一八五九年三月，馬克思和柏林出版家法蘭茲·董訶訂約。照原來計劃，第一部要包括六印張，包括下列論題的論述：商品，貨幣，資本（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兩者的統一、或資本加利潤與利息）。

把第一部份準備去付印的工作，實際上變成把已經寫了的一切仔細而批判地從新做過。在有封信中說到這個工作的情形，有下面這樣一段足以表現當時特點的話：

「最後的整理工作，在手上實在已經有幾個月了。但是，事情進行得非常遲緩。因為，當作主要對象而已經研究過幾年的問題，當作最後判斷時，總是透露了些新的場面，須要新的考慮。」（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致拉薩列信）

工作過度加重了他的肝病，使他不得不從書桌離開。工作停頓了一些時，到一八五八年十月才開始準備第一部的最後原稿，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完成。

馬克思的工作是十分嚴謹的。他不僅關心它的內容，並且關心它的形式。這時期有一封信中說到有兩個理由不能讓他的病損害這部著作：『第一，這樣十五年研究工作結果，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期的工作。第二，這部著作所表現的社會關係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這種觀點的第一次科學表現。因此我對黨要負責，不要讓滯重呆板的寫法把事情損害了……』

結果第一部份將近有十二印張長，雖然它只包括討論商品和貨幣的三章。第三章論資本，馬克思把它留在下一部份。一月底原稿送給董訶，二月底，序文也送去，一八五九年六月上旬出版，印了一千本，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論資本。』

當他整理『批判』的手稿時，他寫了有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在這個導言中，馬克思用簡潔和緊縮的形式，說明他的方法——唯物辯證法——應用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基本因素。『導言』在馬克思死後多年才發表，它在馬克思主義的寶庫中得到永久的地位，因為它是最光輝的殘片之一，在內容方面也是最深刻的一種。

大家知道，『批判』的光輝的序文也是異常重要而富有意義的文件。在序文中所陳述的材料構成了革命的代數學。這裏馬克思描寫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辯證法，定出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的理論原則。馬克思在重敘他著作過程的主要事實之後，他把已經達到的『一般結果』公式化地寫下來：

「人們在其所進行的社會生產中，參加進不可少的與自己意志無關的一定的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和人們物質生產諸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應。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結構——這是個現實的基礎，在它上面建立起一個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也與它相應。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的一般過程。並非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着人們的意識。在某一發展階段上，社會中物質生產諸力，變得和現存生產關係相衝突，或者——這不過是同一件事的法律表現——和現存財產關係相衝突，它們以前是在這些關係內發生作用的。這些關係，從生產諸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它們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開始了。」

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把階級矛盾發展到它們的極限；階級間的鴻溝空前加深。

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的對抗形式，』因為『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母胎內發展着的生產力創造了解決那對抗的物質條件。』

馬克思不得不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從事著作，受着可怕的貧困，十分艱苦地爲生存鬥爭。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開玩笑似地說過，他不知道有沒有過當自己完全缺乏貨幣的時候，研究貨幣理論的作家。另一封信中，他說他被迫得只能多研究些自己的私人經濟，少研究政治經濟。馬克思從他微薄而不經常的稿費中，還要分出一大部份給革命同志——給境況更困難的亡命者。結果，當原稿整理就緒時，馬克思無錢付郵寄給出版家。恩格斯來幫了忙。

馬克思在給共產主義聯盟的戰友魏德邁爾報告這書快出版的信中（一八五九年二月一日）說：『我希望替我們的黨打一次科學的勝仗。』這些話把馬克思對自己著作的態度特徵地顯示了出來。他認爲他的理論著作是向工人階級及其前衛共產黨所盡的最重要的責任。

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出世時，資產階級用默不作聲的詭計來對付它。報紙上提都沒有提到這本書，而平常任何一個大學講師的粗製濫造的東西，



却有一連篇的書評之類。資產階級想靜抹殺馬克思的書，恩格斯爲了打破這個詭計，他寫了一個書評，載在德文的人民報上。

引用了馬克思序文中許多話後，恩格斯寫道：

「當我們進一步研究了我們的唯物論的命題，而把它運用到現在時，大革命的遠景，的確是所有時代中最偉大的革命的遠景，直接在我們之前開展了。」用這些話來說明「政治經濟學批判」非常恰當。因爲馬克思在此雖限於研究商品和貨幣，但這個分析還是代表着他偉大經濟著作的開始，這本著作是用來證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可避免，及工人階級專政的必要的。

「所有時代中最偉大的革命」，在當時只存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輝煌的遠景中，現在是已經變成我們時代的最偉大的現實了。無產階級在一個廣大的國家已經獲勝。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史前期的最後一章」，這句話也證明了。蘇聯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無論在和平建設上，無論在對希特勒德國作戰的最艱苦的環境中，已經向全世界證明了它無窮的力量。

● 人民報 (Das Volk) 是倫敦的政治亡命者所出版的。(英譯者)

三一 「資本論」第一卷

「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之後，馬克思繼續加工於第三章論資本，這是準備作「批判」的第二部份的內容的。在一八五九年十月到一八六〇年一月之間，他再往大英博物館研究，再讀恩格斯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亞丹斯密與里加圖的主要著作，並仔細研究了一八五五—五九年的「工廠監督報告書」，這期間，因為暴露那那巴特派的佛格特以及到曼哲斯脫和大陸去旅行，中斷了六個月的工作。

一八六一年，馬克思再着筆。他的手稿從分析貨幣到資本的轉化開始。工作異常緊張，將他睡眠時間減少到最少限度。在相當短的期間（一八六一年中到一八六三年中），馬克思用他的蠅頭小楷寫滿了二十三本筆記本，材料幾乎達到二百個印張。恩格斯描寫這次手稿的內容如下：

「自一一二二〇頁（筆記第一—第四冊）和自一一五九—一四七二頁（筆記第十九—廿三冊）討論「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的題目，由貨幣的轉化為資本開

始，直至該卷末尾，這是這個題目的第一次草稿。自九七三一—一五八頁（筆記十六—十八冊）討論資本和利潤，利潤率，商人資本和貨幣資本，即，討論後來在第三卷手稿中發展了的各題。屬於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許多問題，在這個手稿中並未獨自排列起來，它們僅僅被附帶討論。特別是在標題為「剩餘價值的理論」的一節中，自二二〇—一九七二頁（筆記第六—十五冊）這一節構成手稿的主要部份。在這一節中，有詳細的對於政治經濟學主要點剩餘價值理論的批判史，並且對於後來在第二卷第三卷中按邏輯程序獨立討論的大多數問題，在這裏用駁斥前輩立場的形式同時展開了。（見「資本論」第二卷序）

這套筆記中，最初幾本的內容與「資本論」第一卷相當，有許多段直接用進「資本論」去。筆記第五冊中，馬克思開始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技術，筆記第九第十冊又繼續這個研究。馬克思是已經研究過技術史的，這個研究做得特別徹底。他再讀技術學的筆記，並且在地質研究院在威立斯教授之下，選了工人的實用課程，並研究了有關的學科。

馬克思認為技術的革命影響有重要意義。他從頭到尾地注意着技術發展。李

布克內西回想到一八五〇年中和馬克思第一次見面時，馬克思嘲笑歐洲勝利的反動勢力，他們以為革命已被絞死，卻想不到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正準備着一個新的革命。

在那時候，馬克思已向李布克內西預言，電化會替代蒸汽，勸他去看一看當時在倫敦展覽的用電力推動的火車模型。馬克思晚年時，在一八八二年，對第潑萊的發明感到非常有趣，因為第潑萊在慕尼黑第一次證明了電力的長距離輸送。

筆記第六冊起，是關於馬克思稱為「剩餘價值理論」的經濟觀念的歷史的大綱。這個大綱，開始時僅作第三章論資本的批判的歷史的附錄（如同「批判」中第一章第二章中也有類似的附錄），結果變成一部詳細的研究，寫作的時間非常短（自一八六二年四月至八月）。

最後，末尾三冊筆記 ● 主要用於資本蓄積、平均利潤率等問題。

● 指筆記第十六至第十八冊。全套筆記的最後部份（第十九冊至第二十三冊）

給恩格斯同最初的五冊放在一起。因為他們討論的都是「資本論」第一卷中的內容。

（英譯者）

在一八六一—六三年的手稿中，特別是在開頭和末尾的幾本筆記中，馬克思分析的問題，也就是一八五七—五九年他的許多專論所研究的問題。

成爲馬克思的特徵的，就是在他的草稿中，他在有些地方把他的學說中最重要的幾部份——資本，剩餘價值，原始蓄積，資本蓄積等等——作了透澈詳盡而集中的說明。

馬克思的習慣，是隔了許多年之後重讀自己的筆記和手稿。他喜歡時時作修正，他在研究上的所以達到最高的完美程度，理論功夫的所以最澈底，都因爲如此。他用以前的稿作原料，根據這些原料再從頭到尾把文章寫過，這是他最詳細的修正辦法。

在一八六一—六三年寫手稿的過程中，他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爲了出版起見，全部計劃非大加改造不可。「資本論」的結構計劃，大約是在這時形成的。這個結構使他要將一八六一—六三年的手稿，在材料上認真地再造過，在排列上也更動過。

一方面因爲工作的範圍擴大了，另一方面因爲時間延遲了，使馬克思想到不

把全著作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來出版，而用獨立的形式出版。

恩格斯在馬克思略傳中說：

「……第一部份剛出版，馬克思就發現後面的部份中基本觀念的發展，還未把所有細節都充分弄清楚；現今還保存着的手稿就是證明。他於是立刻從新開始工作，因為如此，「資本論」到一八六七年才出版。」

早在一八六二年末的筆記第十八冊中，馬克思已作了第一卷的相當詳細的結構計劃，論述資本的生產過程：

「第一部份：資本的生產過程，下分：一，導言。商品，貨幣；二，貨幣的轉化為資本；三，絕對剩餘價值：（a）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b）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c）絕對剩餘價值，（d）為標準工作日的鬥爭，（e）同時工作日的（同時僱用的工人數）的剩餘價值額與剩餘價值率（大小與程度）；四，相對剩餘價值：（a）簡單協作，（b）勞動分工，（c）機械等等；五，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的組合，工資勞動和剩餘價值間的相互關係（比例），勞動對於資本的形式上和實質上的隸屬，生產的和不生長的勞動；六，剩

餘價值轉化為資本，原始蓄積，威克菲的殖民理論；七，生產過程的結果，佔有法則的形態變化可在六或七中討論；八，剩餘價值理論；九，生產勞動理論。

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馬克思給庫格爾曼信中，他說他的書將名為「資本論」，用「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題。一八六三年一月，他計劃開始整理手稿付印，但因為要對機器問題作更詳細研究，又就擱了下來。

一八六三年中，馬克思開始按照那時作成的結構計劃，將材料從新整理：

「一八六三—六七年馬克思不僅完成了『資本論』後面兩卷的初稿，以及整理第一卷付印，並且，他還主持着有關於國際工人協會」的基礎和發展的巨大工作。」（見『資本論』第三卷序）

在一八六四年組織的國際勞工協會中，馬克思是靈魂。馬克思是這個組織的心臟和靈魂；他是該會第一次宣言和無數決議、宣言和聲明的執筆人。」（見列寧：『論馬克思』）

◎ 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於倫敦，其目的，「臨時章程」上說，在「保護、推進、最後解放工人階級」。（英譯者）

恩格斯的話證明，這個繁重的工作害了馬克思的健康。歸根結底地說來，因為如此，他不能親自完成『資本論』後面兩卷的整理工作。

一八六五年初有一個青年來結識『資本論』的作者，他是二十四歲的醫科學生，保羅拉發格。（後來是馬克思的最忠誠的弟子和家屬之一，娶馬克思次女羅拉。）拉發格長時間陪伴『資本論』作者；馬克思在房間裏和散步時常常把當時所加工的那部份『資本論』的內容告訴這位青年朋友。後來拉發格在他的回憶錄中，把馬克思的工作環境和這位『資本論』的作者特有的工作作風活生生地描寫出來。

拉發格描寫出馬克思住了多年的梅脫蘭公園路的寓所中的有歷史意義的工作室。工作室位置是在第一層；寬敞的窗對着花園，使室中充滿着光線。對窗靠壁和壁爐兩邊是書架，書架上堆着書籍和報紙。

一眼看來，書籍和紙張似乎亂得很；但事實每件都在適當地地方。馬克思想找那本書或筆記本時，他能夠從似乎雜亂的堆裏隨手檢出來。他對於想把他書籍資料整理好的企圖一概拒絕。拉發格說：這些資料和書籍『這樣聽他指揮，好像



是他自己的手足一樣。』

在馬克思看來，書籍是精神的工具，而非擺設。他在書中作了許多記號，使他需要時容易找到所需要的一節。但馬克思的書並非照它們的形狀排列的，而是照它們的內容來排列的。『它們是我的奴隸，必須服從我的意志，』他常常這樣說。

馬克思工作室中央有一張普通的小寫字桌，一張木靠椅，靠椅後有一張皮沙發，在他不能再工作時他躺在上面休息。這種時候他常常打開一些文學書，再讀讀歌德、莎士比亞、揆許勒斯和其他所喜歡的作家的作品。壁爐上面有恩格斯、華爾夫（馬克思把第一卷『資本論』紀念華爾夫）、妻子和女兒的相片。壁爐架上還有雪茄、菸草、火柴。他是一個吸菸頂多的人。他曾向拉發格開玩笑地說，『資本論』的收入還不夠著作時吸去的雪茄錢。

馬克思的工作能力是頗驚人的。他熱烈地從事工作，全神貫注。李布克內西說，就在散步時，馬克思還帶着一本筆記簿，時時記些東西進去。在年青時他常常工作通夜。成年以後他在夜半後還工作很久。清早二、三點鐘入睡，八九點鐘就

起身，喝些黑咖啡，讀報紙，走進房間又是工作。

拉發格說，馬克思工作時常常忘記吃東西，要叫了幾次才來。休息的辦法就是在室中來回走走，鋪在半間房裏的地氈上，有一條清楚的足印，從窗到門，如同草地上的足印一樣。一般說來走路是馬克思所喜歡的休息方法；遇到節日他喜歡在附近作長時間的散步。

創造「資本論」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

在兩年半中（一八六三年中至一八六五年末）馬克思寫了三卷「資本論」的全部草稿。他寫了一部巨大的新稿，把他已經蒐集了的材料創造地改造過。當他大量應用他初步研究的結果時（特別是一八六一—六三年手稿），他不斷地從新蒐集具體歷史資料和研究有關的科學部門。

例如，當他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寫地租部份時，他研究了農業化學，讀里比希和萱賓的著作。馬克思對於工作十分細心，他每應用一件事實之前，先要校正過幾次。

李布克內西告訴我們，馬克思為要寫一個次要的註腳，會替自己仔細地作了

一個歷史的表，作為根據。拉發格說馬克思爲了證實一些事實，當自己的書不夠應用時，常常跑到大英博物館去。他爲了寫那『資本論』第一卷中英國工廠立法部份的二十多頁，他研究了成堆的『藍皮書』——各種各色的官方報告。

馬克思對『藍皮書』——即議會考察團、工廠監督和衛生調查團等的官方報告——非常仔細的研究，在這些報告中，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作和生活』不加粉飾地完全暴露了出來。『藍皮書』是送給議員和許多公務員的。但是這些『事務家』對這種乾燥的記錄不感興趣，他們有些人把厚厚的藍皮書用作槍靶。馬克思從舊書店裏把它們買來，放進梅脫蘭公園路的工作室。這些『藍皮書』，收集着對私有財產的貪慾無情的驚人控訴，這中間有羣衆被非人剝削的乾燥事實，羣衆的生活變成增殖資本價值的簡單工具。這些事實給馬克思變成文句，對壓迫者吐出諷刺和憤怒，對被壓迫者露着熱烈的同情。

疾病的侵襲和貧困所引起的煩惱常使工作發生障礙；有時馬克思不得不完全在夜間工作。

一八六五年五月初，馬克思計劃在九月一日完成『資本論』，七月底他寫信

給恩格斯報告說：

「理論部份（最初三編）還餘三章未完，還有第四編歷史文獻部份待寫，這部份在我是比較輕鬆的。因為一切問題已經在前三編中解決了，這部份大都是在歷史形式上的重複而已。但我不能在全部完成以前交出任何東西。不論我的文章有何缺點，它總還有這個好處，它是一個藝術的整體，我的辦法是在全部完成之前決不付印，非用這個辦法就做不到這樣。不可能用格林的方法，他那種方法一般說來只適用於構造上非辯證的著作。」

一八六五年底馬克思完成三卷『資本論』的全部草稿。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他開始準備第一卷的騰清的定稿。一八六六年二月他給恩格斯的信中，敘述情況如下：

「講到這本『討厭』的書呢，情形是這樣：十二月底已告完成……雖已完成，但因為這部稿子，現在的形式十分龐大，所以只有我才能把它準備好了來付印，別人，連你都在內，都無辦法。」

「一月一日起我開始抄寫並切實地修飾文體，事情進行得很愉快，我自然好

比經過許多陣痛之後把嬰兒舐乾淨一樣地愉快。」

這時馬克思每天工作十三小時。可是工作還是給疾病和貧困以及第一國際的最迫切工作所阻礙。最後的定稿，是以馬克思所特有的細心來完成的，實際上又是全部資料的全部再造。特別是，馬克思把論工作日的部份大大地加長了（和原來計劃相比而說）。

稿的騰清是出於他的忠實伴侶，他的妻子的手筆；馬克思自己的書法非常難讀，如果直接從手稿來排印，簡直不可能。直到一八六六年九月，第一部份稿子才送到漢堡的梅斯納處，一八六七年四月馬克思親自把其餘部份帶去。

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

「我的處境（不斷受身體和外來的擾亂）使我不得不把第一卷單獨出版，而不是像我原來的意思那樣兩卷同時出版。結果，或許有三卷。」

「全書分配如下：

第一編：資本的生產過程

第二編：資本的流通過程

第三編：總過程的形成

第四編：經濟理論史之研究

「第一卷包括最初兩編。」

「第一編我想從頭開始，即用一章來把我在董訶處出版的書中論商品和貨幣的部份作一提要。我以為這是必要的，不僅因為求完整，並且因為就是頭腦很好的人還不能很準確地瞭解這個問題……。」

從此可見，直到一八六六年十月馬克思還想在第一卷中包括兩編，包括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可是用來論述資本的生產過程的第一編，篇幅增長得很大，結果使馬克思很快就決定，第一卷的內容只能以第一編為限。

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馬克思在漢諾威，他是去拜訪朋友庫格爾曼，他從那裏寫信到日內瓦，告訴舊日在共產主義者聯盟中的老戰友培克：

上星期三我搭輪船離倫敦，星期五下午大風大雨中到漢堡，我在那裏把第一卷的原稿交給了梅絲納先生，本星期初付印，第一卷五月底可出版……無疑地，這個東西對於資產階級（連地主也在內）的頭腦來說，是從來沒有碰到過的

最可怕的炸彈。」

馬克思對『資本論』第一卷的重要性，其估價就是如此。

『資本論』第一卷，並不是像馬克思所希望的那樣，在五月底就出版了，因為出版家和印刷廠並不上勁，所以遲了很久。馬克思為排版遲誤很煩惱，用各種辦法去催促出版家。但是馬克思自己却花了許多時間去校樣，在樣紙上對原文作了相當多的修正。他把樣紙送給恩格斯，恩格斯通篇讀過，提出修正的意見。他的意見，馬克思總是接受的。

當他在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下午二時把最後一張樣寄給出版家之後，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

「這樣一來，這卷完了，這是專門對你一個人的所能夠表示的謝意。如果沒有你為我自我犧牲，我決不可能做了三卷龐大的著作，我擁抱你，無限感謝！」

馬克思把第一卷『資本論』獻給『永誌不忘的朋友，無產階級的勇敢、忠誠、崇高的戰士，威廉·華爾夫』，他是在一八六四年死去的，正當馬克思為『資本論』最緊張地工作的時候。『資本論』第一卷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初出版，其

印一千本，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本數相同。

正同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時那樣，馬克思爲了『資本論』會不會給人淡然處之的問題，感到極端的不安。他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寫信給恩格斯說：『對我的書寂然無聲，這使我偏促不安，……人只活一次，真會因等待結果焦灼而死。』

他不耐煩地等待着他的書引起爭論，等待着大家開始談論他的書。他倒不是爲了想當權威，更不是爲了自高自大，這些和馬克思的天性完全無關。他所真正要求的是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的最活躍而進步的份子，會聽到說有這本書。

結果證明馬克思這次的擔憂全無根據，和一八五〇年代對比起來，空氣已澈底改變了。那個時候假如資產階級還有能力可以把馬克思的著作祕而不宣，這次却辦不到。第一國際已存在，在幾個國家裏有工人的隊伍跟在馬克思背後走；資產階級不得不正面出場迎戰。

書一出，幾個刊物和報紙登載了『資本論』序文的摘錄。恩格斯受了馬克思和幾個朋友的付託，做了一次大宣傳，使大家知道『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他寫



了幾篇連敵對的報刊都可能登出的書評。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這是一種戰略。書評的寫法要使得資產階級的編輯肯把它登出來，而料想不到所評的書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最尖銳的理論武器。這些書評現在已經在馬恩全集中印了出來（俄文版，卷八第一部份），充分證明恩格斯解決他這這個困難任務的技巧。

恩格斯的第一篇書評早在一八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就發表在柏林一個社會民主傾向的『前途』(Futur)雜誌上，此後兩三個月內，恩格斯又設法登出了幾篇短論。

一八六八年三月，在萊比錫由李布克內西主編的『人民之國』(Volkstaat)上發表了兩篇論文，目的專門是使德國工人知道『資本論』的內容。不久，在同一刊物上又登出一篇狄慈的論文，在拉薩列的『社會民主主義者』(Sozial-Demokrat)上，登載了許梵采爾的幾篇論文，詳細敘述馬克思的這部著作。恩格斯寫給英國急進派雜誌『半月評論』(Fortnightly Review)的文章給退回來了，雖則經過急進思想的皮斯萊教授友誼的幫忙，皮斯萊教授是和編輯相識的，還是登不出來。

有位出名的詩人，弗萊列格拉斯接到了這部書，就寫信給馬克思說：『我知  
道在萊茵省許多商人和工廠主對『資本論』非常熱烈。它在這班人中間會得到成  
功的，並且對學者來說，它將是一本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其無知一至於此。  
當然，結果證明，弗萊列格拉斯的最後一句話也有些真理。資產階級科學的  
領袖們，當『殲滅』馬克思的時候，同時便開始毫不講禮地偷竊馬克思的具體歷  
史資料、素材等等。

但是在無產階級中間，馬克思的觀點飛快地散播着。他在第二版的跋文中寫  
道：『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廣大範圍內得到理解，這個理解，是對於我的  
工作的一種無上的工資。這句話一點不誇張。

資產階級對『資本論』的反應，是完全另外的一種。在有組織的資產階級科  
學界，杜林是最先反應的一個。杜林看到洛瑟爾和別些一般公認爲德國科學『明  
星』的人們在『資本論』中受到嚴酷的處理，心中快慰，發表了一篇書評，如馬克  
思給恩格斯信中所說，證明他對『資本論』絲毫不懂。在中央報（Zentralblatt）  
上發表的另外一篇書評，引起馬克思寫那封有名的信（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致

庫格爾曼），其中對價值學說作了傑出的說明：

「德國資產階級的有學問的和無學問的發音人，最初想用靜默來扼死『資本論』，像他們對我早期著作所用的辦法一樣。」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這樣說。

但是歷史環境已深刻改變，第一國際的活動，巴黎公社●勞工運動的來潮，逼着資產階級改變策略，代替默殺陰謀的，是「德國庸俗經濟學的甜言蜜語的空談家」。

#### 四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

第一卷出版以後，馬克思在『資本論』上的進一步工作，分爲兩個方面：一方面，從事於有關第一版翻譯和新版的工作，一方面，繼續第一卷以後的著作。

●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戰爭中，法國資產階級政府投降於德國，巴黎市民組成義國軍，拒絕政府繳械，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八日七十二天內，以公社名義守住了城。公社是由巴黎市民選出的，大多數是工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企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參考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英譯者）

一八六八年九月第一國際柏魯塞爾大會上通過了決議，指出「資本論」對國際工人運動的重要性，建議將它翻譯成別國語言。馬克思最希望英譯本能及早出世，但這個希望很久未能實現；英譯本只在馬克思死後才出現。

「資本論」的第一種外國語版是俄譯本。馬克思不朽著作的出現，對於當時進步的俄國人影響甚大。「資本論」在漢堡出版後不過幾星期，德文版就到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那裏馬克思的著作在進步的俄國知識份子中找到了最認真的讀者。在俄國最早認識這本輝煌著作的人們中間，有一位俄國大科學家第米里亞卓夫。在他「透爾文和馬克思」這篇論文中，描寫了他第一次聽到「資本論」時的情景：

「一八六七年初，我從依照門德來夫的計劃進行實驗的新比斯克出來，途中到新辦的彼得洛夫斯基學院，拜訪伊林闊夫。見到伊林闊夫正在書齋伏案，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新的德文書，一把裁紙刀還夾在裏面——這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它既是一八六七年底才出版，這顯然是到達俄國人手裏的第一批書的一本。巴甫爾·安東諾夫（伊林闊夫）以他的熱情和特具的才氣，當場向我

把他方才讀了的書作了一篇大演講；他知道馬克思以往的活動，因為他在一八四八年是住在外國，主要是在巴黎，他又親身知道俄國資本主義的開路先鋒鍊糖家的活動，他能用親自看到的實例來說明這些活動。這樣，「資本論」出版了才幾個星期，在新開辦的彼得洛夫斯基學院裏，一位化學教授已經是俄國最早傳播馬克思思想的人之一。」（見第米里亞卓夫著：「科學與民主」，一九二〇年版，第四六六頁。）

且尼爾遜（別名尼古拉—翁）亦是在「資本論」出版後不久，就知道這本書的人之一，他是民粹派運動最傑出的代表者之一，他雖然把「資本論」翻成了

● 民粹派（Narodnik）運動，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於俄國知識份子中。民粹派以爲資本主義在俄國不會發展，以爲社會主義可直接從農民公社發展出來。因此他們與其把工人階級看作社會進步的動力，不如說把農民，當作社會進步的動力。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先由蒲列哈諾夫，以後是列寧）攻擊這個理論，列寧在下列二書內澈底粉碎這派理論：「什麼是人民之友？」（一八九四年）「俄國資本主義」（一八九九年）之發展」。〔英譯者〕

俄文並且和馬克思恩格斯通信多年，但直到他死還是一個浪漫派經濟學家，一個資本主義的多感的批評家，堅持俄國『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立場。

據同時代的人說，馬克思的著作給且尼爾遜的印象如是之深，使他立刻決定趕快組織翻成俄文的工作。這個工作當然決非容易，但是且尼爾遜所建議的幾位出版家立刻同意出版，條件是要找充分有經驗和能幹的翻譯者。結果選到了巴枯寧。顯然，在且尼爾遜看來，巴枯寧和馬克思的對立無關重要，只要他懂得德文和當代歐洲情形就行了。這時巴枯寧正很窮，所以一從出版處得了委託之後，立刻接受了。可是巴枯寧的翻譯只完成了第一章的最初幾頁。這幾頁翻得非常差，以後亦用不得。此後，巴枯寧不願意再翻譯了。

在巴枯寧的冒險嘗試證明失敗之前，尼古拉·翁已設法說服另一個出版家出版俄版『資本論』，這個出版家是玻利亞珂夫，據有名的俄國經濟學家弗萊洛夫斯基說，他生活『在車尼雪夫斯基所留下而觀點和車氏一樣的一羣人中』。這樣一來，尼古拉·翁顯然以為俄版『資本論』的出版已絕無問題，所以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十八日寫信給馬克思說：

「尊著『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重要，業已引起了此間出版家之一（N·P·玻利亞珂夫）想用俄文把他出版，鑒於若干外來條件，最好第一第二兩卷同時出版。因此，鄙人以出版家代表人資格，懇求閣下如可能時，當第二卷付印時，將其各頁隨時分別惠寄。」

馬克思很快就回了尼古拉卜翁的信，表示他十分願意給譯者以必需的幫助。可是，講到第二卷，馬克思告訴他不要等候它的出版，因為，不然就得等候六個月。並且，馬克思指出，第一卷本身就自成一體。

俄譯版就快出版的消息，引起馬克思極大興趣。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給恩格斯信中說：「聽到我的書在彼得堡即將用俄譯文出版，我當然異常快慰。」恩格斯亦有同感，十月八日復馬克思信：「俄譯本的消息令人非常高興，一待稍有眉目，一定要通知報館。」

在巴枯甯放棄翻譯『資本論』之後，就發生了另找譯者的問題，這次選到了H·A·洛巴丁，他是俄國革命家，「人民意志」（民粹派的一黨）的黨徒，反對巴枯甯時站在馬克思方面。一八七〇年初，洛巴丁住在倫敦，不久即與馬克思

相識，兩人間建立了密切的友誼關係。馬克思很推崇洛巴丁，很賞識他。馬克思給恩格斯的有一封信中（一八七〇年七月五日信），說到這位新交的俄國朋友，他說：『有非常清醒而批判的頭腦，愉快的性格，像俄國農民一樣的堅忍，有什麼就用什麼。』

兩年之後，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給尼古拉·翁的信中，馬克思寫道：『很少人像他這樣給我敬愛的。』洛巴丁方面呢，他也非常看重馬克思，一直記念着馬克思，直到他死為止。

『資本論』的作者的確給洛巴丁必需的援助。在幾處地方，馬克思用他的說明、指點和勸告幫助了譯者。照洛巴丁的意見，『資本論』第一章（後來版本中的第一部）是最難懂的，需要根本修改。馬克思同意這個意見，表示他願意進行這件事，因而洛巴丁從第二章（後來版本中的第二部）開始翻譯。可是，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的實際工作把他的全部時間都用完了，在俄譯版出版之前他無法進行修改。

另一方面，洛巴丁對他所担任的計劃的態度，是非常自覺的態度。他引起馬



克思注意到許多段需要這樣或那樣修正，許多地方馬克思加入了必需的補充。例如，關於西尼耳的糊塗觀念的一段中，註脚第三十二條的補充，最初正是爲俄文版加進的。（見中文郭譯本第一六七頁——譯者），有時洛巴丁自己補充些意見到原文中去，並徵求馬克思的同意。以後的德文原版中，馬克思自己把這些補充加進去。許多地方，洛巴丁對於馬克思所引用到的這個或那個作者很想瞭解得完全些，他就跑到大英博物館的圖書室，使自己熟悉這個作者的原作。

可是，洛巴丁沒有能完成全部，當他譯到將近三分之一的時候，他不得不放棄繼續翻譯，因爲他已經担負起一種在他看來不容遲延的責任。他出發到西伯利亞去，當時車尼雪夫斯基在流放中，受着最嚴格的監視，洛巴丁想去救他出來。這樣一來，譯者的問題就第三次提出了。尼古拉——翁找不着適當的人，決意親自完成這個工作。爲此，他不斷和馬克思通信。『資本論』的作者給他以必需的幫助，郵寄原文的修正部份給他。尼古拉——翁聽洛巴丁說過馬克思有意修改『資本論』第一章，他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寫信給馬克思說：

『翻譯就快完成了，因此，如果你的意思沒有改變，可否請你將第一章和你

希望修正的一些章節（如關於西尼耳的部份）寄給我，因為很有可能你還未修正第一章，你如果能確定大概幾時送稿，我是萬分感謝的。」

馬克思答復這個要求時通知譯者說，第一章的修正，給兩個月的病和一堆急不容緩的事務耽誤了。因此，尼古拉·翁決定已經完成的譯稿立刻付印，將來把第一章的修正文附在卷末。他將此意通知馬克思，信中說他相信：「讀者當然不會因第一章有兩個稿本而有所損失。」（同上第四二頁）。

一八七二年三月，『資本論』俄文第一版出版了。馬克思在接到一份俄文版時，寫信給尼古拉·翁（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說，「首先，多謝你送了精裝本來，——譯文精練。我希望能再得一份散裝的，送給大英博物館。」信中馬克思表示遺憾，因為他在一八七一年底以前不可能着手修正這本書，以準備第二版，結果修正工作在出版俄文版時未能計及。

沙皇政府准許『資本論』俄譯本出版的理由是很妙的，理由如下：

「雖則從他的信仰看來作者無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並且全書表現出一種確定的社會主義的性質，可是，它的處理方法不能說能為每一個人所了解，並且，

另一方面，它的形式是一種科學的數學的論證，委員會認為對於這本書不可能在法庭上控告。」

檢查官的所以准許出版，可以從兩方面說明，第一是書的寫法不夠通俗，第二是當時俄國勞工運動還弱，沙皇政府不感到工人階級的嚴重威脅。

這是一八七二年的情景。後來當勞工運動已成為革命鬥爭的嚴重因素時，沙皇政府開始殘暴地迫害『資本論』，革命家因研究或收藏這本書而受徒刑。

俄版印了三千份，一個半月之後，且尼爾遜寫信通知馬克思說，三分之一已經售完。

一八七一年秋，德文第二版售罄，馬克思從十二月開始準備第二版。一八七二年初，馬克思經龍革介紹，找到一位『資本論』法文版的譯者約瑟·洛亞，並與出版家拉露特訂合同。

德文第二版在一八七二年—七三年間分部印出，到一八七三年中作成一卷出版。法文版亦是在一八七二年—七五年間分部出版。這樣，第二版的工作和法文版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同時進行的。

第二版中又補充了一些註解。馬克思說他在許多處作了局部的修改，大部份是屬於文體的性質，這種修改全卷各部份都有。

在法文版的準備上馬克思所花的氣力更多。法文版比較德文第二版更多和原版出入的地方。那個時期馬克思所寫的信中，時時提起他為準備法文版而消耗的巨量工作，例如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給索琪的信中有下列的話：

「講到我的『資本論』，第一部份的德文本下週可以發表，同時，第一部份的法文本亦將在巴黎發表。我會直接寄給你，等它們一印出，不論德文本和法文本，我都會寄你幾份，給你自己和你的幾個朋友。法文版（封面上的『由作者完全修正過』的說法，決非文辭的修潤，因為，這個工作確曾使我的精力消耗得可怕。）」……」

如果馬克思在法文版第一部份發表之後說到法文版消耗了他『可怕的精力』，那麼準備法文版以後各部份時的經驗，恰恰證實了他的意見。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二日馬克思給波爾脫的信中說：「修正法文譯本所給我的工作，比較全部由我自己來翻譯所花的工作還多，因此，除非我能找到完全勝任的英譯者，否則只有我

自己來翻譯。目前法譯本的工作，已經妨礙了我，使我不能對第二卷作最後的審訂，在它未完工以前，會一直妨礙着我。」

馬克思講到他必罄花在法文版上的巨量工作，這個工作分爲兩種性質，一方面，他細心更正譯文；在法文版跋中，馬克思指出，譯者原來給他的「確切的，甚至逐字逐句的譯文」，他在許多地方加以修改了，爲了使這本書「更容易給讀者理解」，另一方面，馬克思爲法文版修正原文。關於這方面的工作，他在跋文中說：

「一經着手修正，使我對根據的原版（德文版）也加以修正，有些論證是簡單化了，有些論證補充了，補上些歷史的和統計的資料，加上些批判性的估量之類。」

這些補充有一大部份來不及插進德文第二版中去，因爲當馬克思還在替法文版修正時，德文第二版已經出世了，他對第一卷最後討論資本蓄積的一部份，補充得特別多。因此他在法文版跋中說，「這本譯本有不同於原版的獨立的科學價值，就是通諳德語的讀者也應該拿來參考。」

就是在法文版出版以後，馬克思在信中還常常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提到它，次數最多的是關於把『資本論』譯成外國語的問題。在這些話中他一方面強調法文版的獨立的科學意義，首先是關於大量的補充材料和他爲這版本而加於原文的修正。馬克思指出因爲這樣，不參考法文本，沒有人可以翻譯『資本論』。另一方面，他調強，翻譯『資本論』的人，決不能沒有德文本，因爲它是權威性的原版。一八七六年馬克思和索琪通信討論把『資本論』翻成英文的問題。英譯的工作有人提議交給杜埃擔任，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馬克思給索琪信中說：

「法譯本花了我這麼多時間，我再也不親自參加任何翻譯工作了。你必須查明杜埃的英文能力能否單獨完成這個任務。如果他能夠，我完全答應他翻譯，並給他祝願。在這情形下……他應該除德文第二版以外，同時用法文版來進行翻譯，因爲我對法文版會加進一些新材料，許多地方的說明方法也好得多。」

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給索琪的信中，又說：

「隨信附上手稿一卷，如杜埃翻譯的話，請轉交他。手稿中除指出德文原文中的幾處修改外，並指出那幾節應該用法文版爲準，代替德文版。今天發出的法

文「資本論」一部，上述的幾節都已作了記號，也是寄給你的地址，請你轉交杜埃。這個工作花掉我的時間，比我預計的多得許多，工作之上還要加上討厭的感冒，我還未痊癒。

「如果翻譯成功了，杜埃應該在序文中指出，他除根據德文第二版以外，同時根據後來出版的並且由我修正過的法文版，但他一些也不應表示美國譯本是批准了的譯本。」

計劃中的英文版當時未能實現，這個任務到十年之後才完成，那時馬克思已去世。恩格斯在校正英文版時，把這封信中提到的英譯注意事項作根據，這份東西是索琪送回的。恩格斯在出版一八八六年英譯本和出版以後的德文版時，都是把它作根據。

我們已經知道，俄文第一版「資本論」早在一八七二年就出版了，當俄文翻譯者且尼爾遜問馬克思關於出版俄文第二版的意見時，馬克思答復說（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信）：

「關於資本論第二版，容我作下列建議：

「一、我希望按照法文版分章，章再分節。

「二、我希望譯者從頭到尾仔細地把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對校，因為法文版中包含着許多重要的修正和補充（雖則在譯成法文時，我的確不得不再三地把表示方式簡單化，特別是第一章）。

「三、我認為再作一些修改是有用的，我想法在一週內弄好，下星期六可以寄給你（今天我們是星期五）。」

馬克思在下一封信中真的通知且尼爾遜兩處應該把原文修改的地方。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我們看到幾處很有趣味的批評法譯本的地方。恩格斯在法譯本付印的時候，分批地收到。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九日他寫信給馬克思，顯然是在收到最近的一部份時寫的：

「昨天我讀了論工廠立法那一章的法譯本，對這一章翻成優美法語的技巧我雖然尊重，但是對這美麗的一章，我感到遺憾。力量、氣勢和生命消失了，職業作家用優美文辭來表達自己的能力，是犧牲了言語的活力換來的。用這種現代的矯作的法語來表現我們的思想，將越來越無辦法。學院式的形式邏輯，需要差不



多到處把句子重新編排，這件事本身就表現中的趣味和活力抽了出去。英譯用法文作根據。在我看來是一個大錯。英文不需要削弱原文的有力表現；它在特別帶有辯證性的章節雖不免有所損失，但是它可以在其他許多章節上，用它的有力和簡潔來補償。」

馬克思在覆信中作了下列的批評（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信）：

「既然你已開始讀法譯本，我希望你能繼續下去。我相信你會見到有些地方比德文還好。」

恩格斯答復說（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五日信）：

「關於法譯本，下次再說。現今為止，我所發現的是，凡是你從新寫過的地方，的確比德文的好……」

馬克思對「資本論」第一卷的工作，並不因法譯本的出版而告一結束。相反地，他計劃把這部書在下一版作更進一步的大修正。恩格斯在第三版的序文中曾講到這件事。第三版出版，已經在馬克思去世以後了，在這篇序文中恩格斯說：

「最初馬克思建議把第一卷原文的更多部份加以修正，有些定理裏規定得更

明朗，加入新的定理，把新材料補充那歷史的和統計的材料，使其新鮮。疾病，和第三卷最後編整上的必要，迫他放棄了這個計劃。」（文字與中譯本略有出入處。——譯者）

這個大計劃的實現，給馬克思的疾病和後面幾卷的工作上的需要所阻止了。他限於在法文版上標明應該移入德文新版去的許多章節。早在一八七七年底，出版家梅絲納向馬克思建議，準備第三版，但是直到一年以後，他才能着手這個工作。一八八二年底和八三年初，馬克思致力於準備第三版，但不久就死了，中斷了他的工作。

可是，馬克思遺下了大量的準備好了的材料，供德文新版應用，這些材料給恩格斯用進第三版去了，後來也用進第四版裏。在他自己留用的法文本和德文第二版的「資本論」中，馬克思作了許多批評和補充，以及指明應該把法文本作根據的章節的記號。恩格斯根據這些指點和批評指示的線索，先是準備了第三版，後來又準備了第四版。在第四版中，馬克思所指點的東西，比較在第三版中更應用得完全。這點從恩格斯的幾個「編者註」上可以看出來，大量的參考資料等等

亦經過更詳細的校勘。

恩格斯在第三版序中講到他準備這一版時的工作，他說除非他確實知道如果馬克思親自來做時也會那樣修改的地方以外，他沒有修改一個字。恩格斯在第四版的序文中一開始就說，他希望原文和註解都取得決定的形態。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之後，馬克思開始再為它的下文工作。他原意把最後的兩本包括成一卷出版。這一卷是獻給他一生的忠實伴侶、他的妻子的。馬克思在最後十五年間，常常復讀一八六三—六五年手稿，在個別部份從新寫過，擴大他對於文獻的知識，凡論述與後兩卷的問題有關的書籍，他研究了許多。

一八六八年初，馬克思讀了幾本論農村經濟的書，如莫登的『農業大全』，屠能的『孤立國』，法拉的『農村經濟性質』，並且，他對於毛拉的『馬克、田場、鄉村與城市的內在結構史論』讀得很清楚，感到極大的興趣。一八六八年下半年他研究愛爾蘭的土地關係和租佃權，在那年年底他開始研究俄國共同體土地所有權。

一八六九年底馬克思開始研究俄文，一八七〇年代馬克思對於俄國經濟，特

別是俄國自從農奴解放（一八六一年）以後的經濟發展十分注意。

『俄國一八六一年「改革」以後必然的出版了關於地產的統計報告和其他刊物，他有幾年功夫就原文加以研究。他的俄國朋友儘量把這種原文供給給他，他從中作了許多摘要，原想根據這些摘錄把這部份從新寫過。由於俄國地產的形式複雜和剝削農業生產者的形式複雜，所以俄國在地租論上所佔據的地位，和英國在第一卷工業中工資勞動上的地位相同。』（第三卷編者序）

他除了官方材料和統計材料之外，把所有最新出版的俄國經濟的著作和刊物（和一部份歷史著作和刊物也在內）都加以研究。他讀的書中有弗萊洛夫斯基的『俄國工人階級的情況』，帕脫拉葉夫斯基的『俄國貨幣市場，一七〇〇—六一』，哥士托馬洛夫的『史論』，伯烈葉夫的『俄國農民』，及華西里契可夫的『俄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土地所有制及土地耕作』等。

馬克思對俄國的歷史、政治生活、社會運動和意識發展，終生帶着很大的興趣來研究。在他最後的十五年間，在他已經開始學習俄文並從原文讀俄國著作以後，對俄國的研究便特別注意。

這時期，馬克思不斷要求他的俄國朋友和熟人把俄國出版的一些書籍、文叢和雜誌寄給他，這一類的事情，『資本論』的俄譯者尼古拉·翁幫忙很多，在馬克思給尼古拉·翁的最初一批信中，有一封是答謝後者送了俄文書的，他說所有的書都已收到，『我很希望能有這位作家（車尼雪夫斯基——原著者註）的其他一切經濟著作。我現在有的是他的『評約翰密爾』。』

洛巴丁在這個時期內見過很多次馬克思，告訴我們說，車尼雪夫斯基評密爾的著作，是馬克思初讀的俄文書之一，在馬克思全集中，他對這本著作的摘要，還保存着。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馬克思稱車尼雪夫斯基為『偉大的俄國學者』，他對密爾著作的批評巧妙地說明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破產。洛巴丁在回憶錄中說到馬克思對於車尼雪夫斯基所抱的敬意：

『他曾經對我說過幾次，在所有現代的經濟學家中，車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的真正有創造性的思想家，而其他的人都不過是簡單的編纂者；他的著作富於思想的創造性，力量和深刻性，它們是這門科學的現代著作中的唯一真正值得予以研讀的。』

馬克思對於這位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啓蒙者的著作，抱着極大的興趣，他對於他的命運非常關切。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寫信給尼古拉·翁：「我想發表一些車尼雪夫斯基的生活、個性之類以引起西方各國對他的同情。給尼古拉·翁的下一封信（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八日）又說：『至於車尼雪夫斯基，那麼請你作一個決定：我還是僅限於講他的科學上的成就呢？還是也可以接觸到他其他方面的活動呢？他在我第二卷書中，當然他只能作爲一個經濟學家出現，他的著作我知道的有很大部份。』寫這封信的時候，馬克思還以爲『資本論』只分成兩卷，因而，他想在他的最後一卷中給車尼雪夫斯基以應有的注意，主要，似乎準備在論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和論地租理論的部份。可是，『資本論』第三卷是由恩格斯主要地從一八六〇年代中期的手稿整理出來的。這可以說明爲何馬克思沒有能實行他原有的計劃，照這原有的計劃，他本來準備對於車尼雪夫斯基的經濟觀點給以重大的注意的。

馬克思認爲俄國科學思想非常重要，他以爲不先把俄國著作中蒐集來的資料詳細研究過，就無法把『資本論』第二卷出版，這可以證明他非常重視。

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給庫格爾曼的信中，說道：

「講到梅絲納催交第二卷的事，我不僅整個冬天給疾病所擾，我並且以為必需學俄文，因為研究土地問題時，研究到俄國土地財產關係，必需着手於原始材料。」

早在一八七一年初，馬克思已精通俄文，能自由讀俄國文學，他的學習俄文和他在這上面所自定的目標，在他寫給邁爾的一封信中（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日）寫着：

「不知道有沒有告訴過你，自從一八七〇年初起，我學着俄文，我現在讀得很順利了。從彼得堡寄來了弗萊洛茨基的著作「俄國工人階級（特別是農民）的情況」，這是本非常有趣的書，這是使我學俄文的一個刺激，另外就是我想知道車尼雪夫斯基的經濟學（優秀）著作（他為此判七年徒刑充軍西伯利亞）。俄文和拉丁、希臘、日耳曼語和羅曼斯語顯然不同，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要學通這樣的語言是剛費心思的，但結果却值得。俄國現今掀起的思潮，證明在深深的地下正有東西在發酵。」

馬克思對於弗萊洛夫斯基的著作『俄國工人階級的情況』抱着極大的興趣，他說作者生動地描寫出了俄國工人，特別是農業工人和農業季節工人，的實際情況，他們殘暴地給地主、資本家、商人剝削着。早在一八七〇年二月十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弗萊洛夫斯基的著作我讀了頭上一五〇頁……這是把俄國經濟情況老實說出來的第一部著作。』下面，馬克思對這本書和它的作者作了最深刻的估價：

『表現方法頗具創意，有時使人覺得很像豪旦。我們可以看得出他曾到處游歷過，並親自見過一切，對地主、資本家和軍官們有熾烈的仇恨，沒有社會主義的教條，沒有對土地的神祕化（雖則他偏愛共同體所有形式），沒有虛無主義的誇張，……無論如何這是在你著作的『工人階級情況』出版後的最重要的書。』

馬克思對於俄國經濟思想的別的傑出代表也知道得多。在給尼古拉·翁的一封信中，他請後者寄西伯著的『里嘉圖的價值理論和資本理論』，西伯當時是基輔大學教授。在另一封信中，他說到接到『歐羅巴通報』（Vestnik Evropy）上一篇對『資本論』第一卷的書評，這篇書評，我們知道，是考夫曼寫的。馬克思



在第一卷『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中，從這書評裏引了一長段，馬克思很有興趣地很用心地研究了俄國大統計家加勃魯可夫和伏隆卓夫的著作，後者是民粹派運動中最進步的經濟學家和政論家之一。他熟悉那自由主義民粹派改革運動的著名宣傳家華西里契可夫對俄國土地關係的研究，他讀過恩格爾哈德對農業經營學和農業化學的專門著作，以及他的農民生活與經濟的概略『農村來的十二封信』，這本書當時在民粹派圈子裏非常流行。在馬克思用功於俄國科學著作和刊物的這些年頭所讀的許多書籍中，我們見到有斯拉夫派<sup>①</sup>薩馬林和苛舍萊夫的著作，自由主義貴族之代表、『農民改革』的熱烈的戰士戈魯伐切夫的著作，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論家V·斯加爾亭的著作，以及其他。可以不誇張地說，當馬克思從原始的來源去理解俄國社會關係時，由當時科學書刊所代表的一切重要的俄國社會思想，都給他把握了。

● 斯拉夫派 (Slavianofil)，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政論家集團，大部份為地主貴族，支持傳統的斯拉夫制度，反對『西方派』——即擁護走西歐的路線進行文化政治改革者。(英譯者)

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八日馬克思在寫給拉芙洛夫的一封信中，很遺憾地說：「有人從彼得堡寄給我一整包的書籍和官方出版物，但是被竊了，或許是俄國政府扣留的。其中除其他的書刊外，有『俄國農村經濟及農村生產力委員會』的報告，有『論租稅問題』的報告，這些材料對於我討論俄國土地財產等等的第二卷中的一章，是絕對必要的。」

俄國朋友們寄給馬克思的書籍中，除了大本的官方統計資料、政府各部的出版物和高度專門的科學研究外，我們也發現俄國大諷刺家沙爾蒂可夫·謝德林的著作，這是非常特別的事。一八七二年馬克思讀了謝德林的名著『塔什干來的紳士們』，這本書是且尼爾遜送給他的。

馬克思對於俄國學者和政論家的著作，研究得特別用心；它們的實際資料豐富而重要，吸引著『資本論』作者的注意，幾年之後他還是時時被讀。例如，俄國政論家斯克萊維茨基的『亞歷山大二世治下農民的要求』，第一次是在一八七三年二月讀的，十年之後，在一八八三年初，馬克思又拿來讀。他特別有興趣的是讀俄國歷史家的著作。讀了苛士托馬洛夫的『史論』以後，馬克思從他的施帝

班·拉辛傳中做了摘記。這位傑出的俄國歷史家的功績，是對於俄國歷史上羣衆運動最蓬勃的時期作了研究和描寫；在他的著作中間，研究十六世紀偉大農民戰爭的部份最吸引馬克思的注意，這自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馬克思對於俄國鄉村共同體的歷史起源，以及以這個問題爲中心的爭論，很有興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sup>①</sup>。馬克思詳細研究了斯拉夫派歷史家伯烈葉夫的『俄國農民』，這本書證明，俄國的農業共同體在歷史上起源極古，這本書根據大量文獻資料和原始來源研究了斯拉夫人的共同體生活。馬克思注意到伯烈葉夫和歷史家齊捷林之間的論戰，齊捷林是俄國歷史過程的所謂『國家說』的創始者之一。

馬克思曾寫信給且尼爾遜請他告訴這個爭論的近況，他立刻得到答復，有關於俄國農業共同體之起源問題和土地關係的歷史的文獻，都長長地列了出來。馬克思對於說明這個問題的著作特別注意，他從考夫曼的論文『俄國農民共同體』

● 參考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第一一五號、第一六七號，『共產黨宣言』俄文版（一八八二）序。恩格斯後來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見他給且尼爾遜的信（通信選集第二二六號、第二二八號）。（英譯者）

（載「創始」雜誌）摘了許多，他研究了著名的俄國歷史家塞蓋葉維支的「民會與王」（Vecke and Prince）；研究了歷史家和語言學家索可羅夫斯基描寫北俄農民共同體的歷史的著作等等。馬克思從柯華萊夫斯基的研究共同體土地所有制度的著作，也作了許多摘記。柯華萊夫斯基是俄國優秀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家，他的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是對於階級以前的社會的研究上進了一大步。馬克思為研究俄國經濟和統計文獻，花的精力時間如是之多，據保羅·拉發格說，恩格斯有一次向馬克思開玩笑：「我真希望把俄國農業情形的著作燒掉，它們阻住你完成『資本論』已經幾年了。」

馬克思也繼續研究愛爾蘭、印度、澳洲、和美洲的農民問題，這期間，他研究了大批的經濟著作，主要是具體性的，特別關於貿易、信用和銀行的歷史。馬克思研究這問題時，同時又對各門科學發生濃厚興趣，從原始社會史到數學和天文學。

恩格斯描寫「資本論」作者這時期的生活說：

「……馬克思現在能再回到科學研究上去了，當時科學的領域已大大擴張。」

⑩ 他研究無論什麼問題都要研究它的歷史起源和前提，因此每一個個別的問題自然使他提起一連串的新問題。他研究原始社會史、農學、俄國和美國的土地關係、地質學等，主要爲着使『資本論』第三卷地租論部份發揮得空前的完整。馬克思除了他能自由閱讀的日耳曼系羅曼斯系語言以外，也學習了古斯拉夫語、俄語、和塞爾維亞語。』（俄版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二部第二六〇頁）

七十年代中馬克思屢次着筆寫『資本論』的最後的定稿，但疾病對工作的阻礙越來越嚴重。第二卷開始部份的原稿，現在保存的共有八種，註明日期的最後一種是第七稿，註着『一八七八』。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馬克思似乎知道，除非他健康情形發生徹底的革命，否則他決不能把第二第三卷照自己所滿意的形式來完成了。』（第二卷序）

最後的一份手稿，第八稿，被用作第二卷第三篇的根據。

馬克思除了繼續加工於『資本論』以外，他還非常注意於把他的基本著作通俗化，他還答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批評，並時時留意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傾向。

他從頭到尾地讀過並修改過兩本關於『資本論』的小冊子，作者是約翰·莫斯忒和獨米拉·牛文威（兩本小冊子的名都稱作『資本與勞動』）。在一八七五年他暴露了杜林，當時杜林對馬克思派社會主義放肆的批評；馬克思爲『反杜林論』寫了『批判史』一章。一八七九年，他詳細研究了華格納在大學教本『國民經濟通論』中對『資本論』的批評。在這本書的摘要上填滿了馬克思的註解，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七十年代末，馬克思很注意拉發格講的獨佔組合的活動。一八八一年，他從兩篇雜誌論文細心地作了詳細的總結，這兩篇論文是描寫美國初期的大獨佔企業的（梵德別爾脫在鐵路運輸範圍內的活動和洛克非勒的標準油公司）。馬克思爲『資本論』工作，直到他死爲止。

## 五 恩格斯對『資本論』的工作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對『資本論』負起兩重工作：一方面，是準備第一卷的新版的出版，另一方面，要把馬克思只留下草稿的最後兩卷，整理出版，這是一

件重大的工作。

一八八三年底，恩格斯已經把第一卷第三版出版了。在這一版裏，他根據馬克思的指示，把法文版中若干節加了進去，並且根據馬克思自用的本子作文體上的修潤。三年之後，在一八八六年，把英譯本付印。英譯本是根據德文第三版譯出的。担任翻譯工作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朋友塞繆爾·摩爾，和馬克思的親戚阿威靈博士。馬克思的幼女阿威靈夫人愛林娜小姐，爲英譯本把馬克思已從英文譯成德文的無數引語，恢復了原文的字句。

一八九〇年，恩格斯把第一卷第四版出版，他要使這第四版「無論正文和註解都儘可能地作成確定的形式」。爲此，恩格斯再把馬克思所作的記號查過，從法文版補充了新的資料；此外，他又插入「一些補充的註解，特別是因歷史條件變遷而需要註解的地方。」

他的另一部份工作，就是把「資本論」最後兩卷出版，這個工作，事實證明要比較繁重得多。在這上面，恩格斯必須完成沒有別人能夠完成的偉大的付託。列寧在「論恩格斯」的文章中說：

「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是恩格斯建立的莊嚴的紀念碑，用來紀念他的朋友的天才。在這紀念碑上，雖然他並沒有怎樣想，却不可磨滅地印上了自己的名字。的確，這兩卷「資本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勞作。

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文中開頭說：

「編訂『資本論』第二卷，使它一方面成爲一部首尾聯貫的，儘可能完備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成爲一部純爲著者所作，不參雜編者一點意見的著作，決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恩格斯手頭有許多原稿，大部份是片段的，其中有許多是後來經過修正的各種不同的原稿。要整理這兩卷，首先須清理稿件，稿件是用馬克思的十分潦草的字寫的，有時連作者自己都認不出來的。並且每一部份的主稿必須選出，並從不用的餘稿中找材料補充。

恩格斯千辛萬苦的結果，不相啣接的草稿變成了兩卷「資本論」。在這個工作上，恩格斯把編者的參與限制到最小限度，凡是足以損害馬克思原文的本相的更動完全避免。他在第二卷序文中說：



「我自限於儘可能逐字逐句地解釋這些原稿，在文體上，只在馬克思自己也會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並且只在決不可少的地方和只在意義非常明瞭而我的解釋的正確性無可置疑的地方，插入說明句或連結句。」

第二卷由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出版。德國官派科學對這部重要著作和對於馬克思其他許多著作一樣，用沉默的陰謀來對付。恩格斯在給且尼爾遜的一封信中講到這件事：

「我相信第二卷使你高興的情形，會和它使我高興一樣。這卷中展開的理論如此高深，普通讀者不會耐煩去探究底蘊或追根到底吧。德國的實際情形就正是這樣，在德國，全部歷史科學，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已落到這樣低的水準，恐怕再無法降低了。」

接着，他對於德國當時的官派科學的情況詳盡地同時刻薄地描寫：

「我國的講壇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從未超過慈善傾向的庸俗經濟學者的水準，同時，他們已降為俾士麥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簡單的代言人的水準，對於這些人，第二卷將永遠是一部密封的書。的確，這對黑格爾所謂世界史的嘲弄是一個

美好的例子；當德國升至歐洲最強國地位的時候，德國的歷史科學的水準，已降到和三十年戰爭後德國政治上最衰弱無力時期的水準一樣可憐。但是這是實在情形。現在，德國「科學」進退維谷地瞪着這部新書，不能理解它；這些「科學」的代表者們所以不對它公開批判，只因為他們對於批評的結果抱着應有的恐懼，因而官派經濟文章對它還抱着小心而沉默的態度。可是，第三卷會迫着他們講話的。」

這個預言完全證實了；果然，馬克思著作的最後一卷打開了資產階級辯護人的嘴巴，他們被迫着講話了。

恩格斯原來想在第二卷出版之後，不久就出版第三卷。可是第三卷的準備工作上發生了更多的困難，它超出於恩格斯的預料。例如，他不得不從全部抄寫開始，這樣才有可供編輯用的稿本。他告訴貝克說：「這個工作也是個苦役。」但立刻又加了一句：「可是它是精彩的作品呢。」

這些困難以外，要加上恩格斯的病，並且他在國際工人運動的指導上，擔負着實際政治工作的過重的負擔使「資本論」最後一卷好幾年內不能出版，直到恩

格斯去世前半年——一八九四年底才出版了。由編者插入的字句，比較第二卷的多，其中大部份，是對於從馬克思寫原稿到出版之間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估量。

當第一卷「資本論」出現時，德國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曾經想用「沉默的陰謀」扼殺馬克思的著作。

可是現在，歷史環境已徹底改變了。國際的活動，巴黎公社，勞動運動的高潮——所有這一切都使階級矛盾尖銳化。德國庸俗經濟學的甜言蜜語的空談家們（他們的功勞之一，就是種下許多反動觀點，後來這些反動觀點變成希特勒主義吃人「思想」的材料）參加了反對「資本論」的隊伍。

一個更無前例的宣傳攻勢開始了，謊話、誹謗、曲解，在馬克思死後特別熱鬧起來，因為這時候各國反動「科學」的侏儒們再也不怕他無情的筆誅了。最前線的攻擊，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是抄洛貝爾斯的，這個胡謔的控訴，「最初是偷偷摸摸傳播的，只在少數人間談論，現在，在他死後，德國講壇的和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和門徒們，把它宣佈為無可爭辯的事實。」（第二卷序）意大利教授羅里亞滑稽地宣佈唯物史觀是他的發現。這位冒險家，在他老年的時候托庇於墨

案里尼意大利的法西斯「科學」的牛欄中，當時恩格斯曾在「資本論」第三版序言中給羅里亞以應受的答復。伯倫塔諾，當時是德國大學科學的新起的明星，他在德國工業家的官派機關報上大聲的叫（根據不出名的西特曼，推勒的話，才知道是伯倫塔諾，他原來用匿名攻擊的），說馬克思引用英國財政總長格萊斯登的預說中，故意歪曲原文。這個謠言攻勢的不合理給恩格斯在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澈底暴露了，在他「伯倫塔諾反馬克思」的小冊中，也加以駁斥。（見俄文版馬恩全集第三卷Ⅷ）

對於「資本論」基本內容的批評，在所謂第一卷與第三卷的「矛盾」上，繼續了很久，這個「矛盾」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者杜撰出來的。就在第二卷還未出版的時候，這些人對於下面的問題已感極大興趣：在資本主義下，因為資本有機構成的差異，商品是按照和它們的勞動價值相差很大的價格出售的。馬克思怎樣解決這個難題呢？在他們看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解答當然不能「滿意」。批評的合唱曲高低抑揚，從羅里亞的令人作嘔的叫喊馬克思「神秘化」，直到桑巴特的「嚴肅的解釋」。桑巴特說勞動創造

的價值」並非歷史的事實，只是邏輯上的事」，但是他願意讓步說它是「邏輯上有用的虛撰」。當桑巴特為他的名聲所迫向馬克思主義自吹自擂地賣弄風情並厚着面皮「借用」『資本論』時，他把馬克思歪曲到這樣程度，以致給他老師石慕勒批評道：「經過了桑巴特的手，馬克思所剩下的，等於不成樣子的軀幹，不見了四肢，並且連心臟也挖掉了。」桑巴特這個變色龍的經歷，其可貴的頂點，就是在希特勒面前奴顏婢膝。

到龐巴威克的『馬克思理論及其批判』（一八九六），資產階級反對『資本論』的『理由』似乎用到最後一滴了。可是，在資產階級科學上，駁斥馬克思已經變成一個試金石，無論無經驗的乳臭小兒或者道貌岸然的大師們，都不斷地用它來比賽他們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和它的觀點的廣泛深入於工人階級之中，必然會增加資產階級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次數和深度，但馬克思主義每經官派「科學」一次「滅滅」，它就只有變得更強更硬更韌。』（列寧『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資產階級科學對『資本論』的攻勢，自經濟自由主義的立場開始，繼續在帝

國主義「理論」的盾牌下，現今更由法西斯主義「理論家」瘋狂地進行着。他們的喊殺連天，他們的歇斯的里亞的狂嘔，連邏輯論證的絲毫影子都不見了。

恩格斯對「資本論」的工作，並不以第三卷的出版爲止。他在第二第三卷的序文中，駁斥了資產階級對資本論的批評：在第二卷序文中，駁斥了馬克思剽竊洛貝圖斯的謠言；在第三卷序文中，駁斥了第一卷和第三卷間虛撰的「矛盾」，當他把第三卷出版後，他注意報紙上對這本書的態度。資產階級文章中批評的浪潮，使恩格斯再提起筆來。當他病得很厲害將近要死的時候，在他生命的最後幾週，恩格斯還在寫作光輝的經濟論文，標題稱爲「資本論第三卷補遺」（見「恩格斯論資本論」）這在恩格斯的幾封信中曾提到過，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給考茨基的信上說：

「新時代」的稿件，除了其他以外，我將給你一篇論文……「資本論」第三卷補遺與跋。一，價值法則與利潤率，答復桑巴特和許密特的懷疑。下面是

◎「新時代」(New Zeit) 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自一八八三—一九一七年考茨基任編輯。(英譯者)

二，一八六五年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以來股票交易所的任務的重要變化。看需要與時間如何，下面還可以有繼續講一些問題。」

上面所說到的兩部份，恩格斯只寫成了第一部份。至於第二部份，現在保存到的只有一個短短的草綱，他寫給自己用的。第一部份在恩格斯死後不久發表於「新時代」，但是「股票交易所任務之變化」一文的草綱，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印出。（見「恩格斯論資本論」）

恩格斯關於價值法則與利潤率的論文，除去它是第三卷的重要補充之外，對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理解亦具有偉大的價值。無數馬克思的批評家已經爲了證明第一和第三卷「資本論」的著名「矛盾」消耗了大堆的紙張。恩格斯在這篇論文中給這種說法以決定性的駁斥，澈頭澈尾地，既把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敵人暴露，並把那些穿着「朋友」衣服而企圖把價值降爲「邏輯事實」（桑巴特）或「理論上必要的虛構」（許密特）的反對者也暴露出來。恩格斯指出價值發源於遠古，正當文明的門限上，當交換初起的時候。他進一步證明從價值到生產價格的歷史過渡是在資本主義代替簡單商品生產的時候。這樣恩格斯說明並解

釋了馬克思的命題——不僅在理論上，並且在歷史上，價值是先行於生產價格。恩格斯的綱要是用真正的唯物論觀點說明馬克思價值論的模範，至今在反對觀念論各種各樣曲解馬克思主義時，它仍舊是銳利無比的武器。

這個綱要的特殊意義，在於它對簡單商品生產的性質，以及從這階段到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作了清楚明瞭的估量。恩格斯把價值法則表示為商品生產的運動法則。他鄭重指出價值法則起作用的時代很久，他從一批歷史的實例中追究資本主義關係的起源，表示出這種關係怎樣把握了生產領域的。

恩格斯的最後的經濟著作的第二部份沒有能寫成——保留下來的只有一個大致的計劃。這裏恩格斯原來的目的，是要描寫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間資本主義經濟所發生的變動和趨向。

這個時期是自由競爭時代的舊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過渡——帝國主義是獨立資本統治的時代，資本主義制度中一切矛盾無限尖銳化的時代。把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更高階段而作馬克思主義式的研究的任務，是由列寧完成的。列寧繼續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把馬克思主義提到新的更高的水準。列寧根據着



『資本論』的基本定理，根據馬克思已研究了的資本主義基本發展法則，創造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新的最後階段的理論。列寧和史大林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作了深刻的多方面的研究；他們把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徵都作了完全的規定，帝國主義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

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並未作特徵的規定。在論股票交易所的論文草稿中，只把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的幾個新現象指出，但並未把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問題提出。恩格斯說到有限責任的企業形式的擴展，個人企業的轉變為有限公司，整個工業部門的企業之創辦，集中與統一，最後，獨佔資本的出現。他把英國加里（化學品）托辣斯，有六百萬磅的龐大資本（以當時來說），作為大規模獨佔的一例。獨佔資本和它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在恩格斯在世的最後幾年中，吸引着他的注意。他加在『資本論』第三卷二十七章中的編者註，是特別關心到這個問題的。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恩格斯去世，只有死停止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工作。

★ ★ ★ ★ ★  
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的故事給我們什麼教訓？

它表示出，第一，馬克思所以能在反對統治階級的力量懸殊的戰鬥中得勝，完全是因為他的鐵一樣不可動搖的意志，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意志，選擇着途徑去達到預定的目標，一直走到底。

第二個結論是，馬克思之所以能支持這個勝利，是因為他是能夠大量工作的人，是有大量工作的紀律的人。在最艱苦的環境下，一面克服着巨大的困難，他知道怎樣頑強而有系統地工作，一天又一天地，一直向完成他的目標而走。

第三個結論，同科學、宣傳和理論的工作的全範圍有關的，就是這樣：馬克思的工作，如同恩格斯、列寧、史大林的工作一樣，給我們一個異常的自覺性和科學的嚴謹性的模範。對於所有從事於馬列主義理論工作的人，宣傳工作的人，以及科學工作的人，馬克思對『資本論』的工作，都成爲工作修養、自我批判、和責己以嚴的模範。



## 人名備考

· 根據姓氏譯名第一個字的筆劃多少排列。

### 四畫

【毛拉】(Georg Ludwig von Maurer, 1730—1812) 德國法學家及歷史家。

【牛文威】(Domela Nieuwenhuis, 1846—1919) 荷蘭社會民主黨創立者之一，後來為無政府主義者。

【戈魯伐切夫】(Alexei Golovachev, 1819—1903) 俄國的作家，鐵路人物，參與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的準備工作。

【巴師夏】(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 法國經濟學者，擁護自由貿易和「為眾人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反對者。

【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 無政府主義運動創始者之一。

【孔第約克】(Abbe 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 法國哲學家，將洛克的感覺論進一步發展，影響了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

## 五 畫

【皮斯萊】(Edward Spenser, 1851—1935) 英國歷史家和實證論者，一八五九—一九三三年在 University College 當歷史教授。

【加勃魯可夫】(Nikolai Kudjakov, 1849—1919) 俄國統計家，經濟學家，民粹派，莫斯科大學教授。

【加尼爾】(Marquis Germain Garnier, 1754—1821) 法國經濟學者，亞丹斯密的「國富論」的翻譯者。

【托倫斯】(Robert Torrens, 1780—1864) 英國古典派經濟學者，里嘉圖的學生。

【旦尼爾遜】(Nikolai Danielson, 1844—1918) 別名尼古拉一翁 (Nikolai Ion) 俄國的經濟學家，領導民粹派的觀念論者。

【石慕勒】(Gustav Schmoller, 1839—1917) 德國經濟史家，政治科學教授。

【古伯脫】(William Cobbett, 1763—1835) 英國的生自農民中的極端民主主義者，激烈地擁護議會制與社會改良。

## 六 查

【弗萊列格拉斯】(Ferdinand Freilich, 1810—1876) 德國詩人。在一八四八—四九年的革命時期與馬克思合作，但是到了一八五〇年在倫敦時，却參加了德國流亡者中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弗萊洛夫斯基】(Flerovskiy, 是 Vasilii Belvi 之別名，1829—1918) 俄國著名的民粹派經濟學家。

【西伯】(Nikolai Sieber, 1844—1883) 俄國經濟學家。

【西尼歐】(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 英國經濟學家，他改變了勞動價值說和提出「節欲說」以說明資本主義利潤的正常，來回答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早期的批評。

【西斯蒙第】(Jean de Sismondi, 1773—1842) 法國的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古典學派中早期的社會批評家。認為週期性的恐慌是由於生產不繼膨漲而購買力減少之故。

【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 蘇格蘭哲學家，歷史家和經濟家，在哲學上休謨把洛克的感覺說發展成爲不可知論和主觀觀念論。

【伏隆卓夫】(Vasilii Vorontsov, 1847—1918) 傑出的經濟學家，俄國民粹派運動政論家，活動於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筆名V. V. 給列寧批評得很多。

【伊林闊夫】(Pavel Il'enkov, 1891—1976) 俄國的農業化學家。

【吐克】(Thomas Tooke, 1774—1858) 英國經濟學者，貨幣理論家。

【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 德國社會民主黨員，第二國際理論上的領導者。

恩格斯死(一八九五)後，他領導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的鬥爭，但却也不無動搖。後來他自己竟成爲一條修正主義者，並公開而執拗地反對俄國的十月革命。

【考夫曼】(Lil'ion Kaufman, 1846—1916) 俄國經濟學家，專攻統計和財政。

## 七 畫

【里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 英國銀行家，議員，古典派經濟學之傑出代表者。

【里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 德國化學家，德國實驗農業化學之鼻祖。

【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 1828—1889) 俄國經濟學家，唯物論哲

學家，文學批評家，小說家，革命民主主義者，曾入獄及充軍廿年，其行動及著作對俄國革命運動有大影響。

【庇爾】(Sir Robert Peel, 1788—1850) 英國政治家和工務主，保守黨領袖。

【威廉·李卜克內西】(William Liebknecht, 1826—1900) 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建者和

傑出領袖之一，幾次被選入國會。他的兒子卡爾·李卜克內西是德國共產黨的創建者。

【伯烈葉夫】(Ivan Beliaev, 1811—1873) 斯拉夫派俄國法律史家，莫斯科大學教授。

【伯倫塔諾】(Lino Bronsino, 1814—1881) 德國「歷史派」經濟學者。

【沙爾蒂可夫·謝德林】(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 1826—1889)，俄國貴族和作家，他的諷刺作品是對封建貴族和正在抬頭的資產階級寫的。

【狄慈根】(Joseph Dietzgen, 1828—1888) 德國工人，自學的哲學家，唯物論者，共產

主義者，一八八四年後住美國。

【狄更司】(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國小說家，「大衛，科波菲爾」，「雙城



記」「匹克威克外傳」等名著的作者。

【杜埃】(Adolph Douai, 1819—1888)，德國民主派，一八四八—四九年革命參加者，一八五〇年到美國，先活躍於黑奴解放運動，後來作社會主義者活動，是紐約「人民報」(“Volkzeitung”)和其他一些德文報紙的編輯。

【杜林】(Eugen Dühring, 1833—1921)德國小資產階級哲學家經濟學家，曾一時當柏林大學講師，一八七〇年代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會發生若干影響，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他詳細批判過。

## 八 畫

【門特萊夫】(Dimitri Mendeleev, 1834—1907)俄國的著名化學家，是原子週期表的創造者。

【屈拉西】(Desire de Tracy, 1754—1836)法國的哲學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與賽依的追隨者。

【佛格特】(Karl Vogt, 1817—1895)德國的自然科學家。庸俗的唯物論者，馬克思在「

佛格特先生」一書中，揭發他是拿破崙第三的姪子。

【法拉】(Karl Nikolaus Fries, 1810—1875) 德國的生物學家與農業科學家。馬克思說他是「在達爾文之前的達爾文主義者」。

【帕脫拉葉夫斯基】(Innokentii Pachtavsky, 1833—1883) 俄國金融專家。

【阿威靈】(Dr. Edward Aveling, 1851—1898) 英國醫生，社會主義者，第二國際創立者之一，馬克思幼女愛林娜之夫。

【拉文斯登】(Henry Ravensdon, ?—1860) 英國經濟學及社會改良著述家，馬爾薩斯人口論之批評者，資本主義財產形式的反對者。

【拉辛】(Sedakh Rasin, ?—1871) 頓河區哥薩克人，反沙皇制度的農民戰爭領袖，在莫斯科被殺。

【拉芙洛夫】(Peter Lavrov, 1833—1880) 著名俄國作家、政論家，民粹派理論的宣傳家，第一國際會員。

【保羅·拉發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 法國工人運動馬克思派領袖，第一國際總部會員，一八六八年娶馬克思次女燕拉 (Laura Marx)。

【拉薩列】(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 德國的律師和勞工領袖，建立「第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德國工人總會 (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 1863)」。馬克思曾在理論上批評他，並批評他和俾士麥的來往。

## 九 查

【威特】(John Wade) 「中等階級及工人階級之歷史」(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之作者。

【威克菲】(Edward Gibbon Wakefield, 1796—1862) 英國論殖民的作家，對南美殖民有影響。

【波爾脫】(Friedrich Bote) 德國社會主義者，在美國的第一國際的積極份子。

【哥舍萊夫】(Alexander Koshelev, 1806—1833)，俄國地主，農奴解放的擁護者，主張鄉村自治。

【哥士托馬洛夫】(Nikolai Kostomarov, 1817—1885) 俄國歷史家，烏克蘭人種學與歷史的專家，擁護地方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作為和沙皇專制鬥爭的手段。

【柯華萊夫斯基】(Maksim Maksimovicki Kovalevsky, 1851—1916) 俄國社會科學家，卓越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

【柯柏】(Thomas Cooper, 1769—1839) 美國的科學家，教育家，也是經濟學家。

【洛貝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75) 德國地主，經濟學家，強調「工資鐵則」，和恐慌爲消費不足說。

【洛瑟爾】(William Roscher, 1817—1894) 德國經濟學家，所謂「歷史派」政治經濟學之鼻祖。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 英國哲學家，政治經濟理論的著作者，他的感覺主義的知識論同時影響了後期法蘭西唯物論和英國觀念論。

【洛巴丁】(Hermann Lopatin, 1845—1916) 俄國民粹派，第一國際總會會員，被囚於許呂塞堡 (Schlsselburg Fortress, 1887—1905)

【約翰·史丟阿脫·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他雖遵奉古典派，但曾作若干理論上政治上的讓步，因爲他同情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批評的興趣。

## 十畫

【庫格爾曼】(Ludwig Kugelmann, 1838—1892) 漢諾威醫生，第一國際會員，馬克思的私交。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53—1941) 德國經濟學家，在帝國時期，威瑪共和國時期和法西斯時期都出名。

【亞理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古希臘哲學家，亞歷山大帝大的教師。在雅典設立學院。在整個中世紀被認為最偉大的權威。馬克思稱他是「希臘哲學中的馬其頓的亞歷山大」。

【恩格爾哈德】(Alexander Engelhardt, 1831—1893) 俄國地主，農業化學家和民粹派。

【配第】(Sir William Petty, 1623—1697) 英國經濟學家，古典學派的先行者。在他的「政治數學」(1690)一著中他不僅是應用統計於經濟研究的先驅者，而且還是寫出了第一本著作，「使得經濟科學有了成爲獨立科學的特色」。(馬克思)

【埃許勒斯】(Aeschylus. 525—546 B.C.) 古希臘的戲劇家，希臘的悲劇由他來取得古典的形式。

【俾士麥】(Prince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 普魯士的大地主，德帝國的總理(一八六二—一九〇)企圖摧毀在生長着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使用了醜名昭彰的「除外」法令。又用強迫的社會保險制度來使工人們離開社會主義。

【格萊】(John Gray, 1799—1850) 有一羣英國經濟學者，從古典派，特別是里嘉圖的勞動價值說到中出社會主義的結論來，他們雖然把握到資本主義剝削的社會經濟基礎，但他們達到「理想社會」的途徑是空想的。格萊是其中之一。

【格林姆】(Jacob Ludvig Karl Grimm, 1785—1863) 德語言學家，也因其蒐集童話而出名。

十一畫

【麥克萊倫】(James MacLaren, 1782—1866) 英國的經濟學家，著有「貨幣簡史」(一八五八年)。

【麥克洛】(Ma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蘇格蘭經濟學家，他使用嘉圖學說的通俗化

【索琪】(Friedrich Adolph Sorge, 1828—1906) 德國共產主義者，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戰士，事後流亡到美國，一八七二—一七六六年為第一國際總書記，當時國際總部在紐約。

【索可羅夫斯基】(Pavel Sokolovsky, 1842—) 俄國歷史家和經濟學家，寫了幾本關於俄國農業人口的著作。

【康本尼拉】(Tommaso Campanello, 1568—1639) 意大利的哲學家，作「太陽之城」(The City of the Sun)，描寫烏托邦共產主義國家。

【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uner, 1783—1850) 德國地主及經濟學家，發展了二種和運輸費用關聯着的農產價格論和地租論。

【莫登】(John Chalmers Morton, 1821—1888) 英國經濟學家，農業專家。

【約翰·莫斯忒】(Johann Most, 1846—1906) 德國無政府主義者，開始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八八〇年給黨開除，一八八二年流亡到美國。

【培克】(Johann Philipp Becker, 1809—1856) 德國工人，一八四八—四九年德國革命

時作過戰，第一國際日內瓦支部首領。

【張伯倫】（約瑟·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英國政治家，又是曼徹斯特地方的工業家。一八九五—一九〇三任殖民大臣（Austen Chamberlain 和 Neville Chamberlain 的父親）。

【許密特】（Conrad Schmidt, 1863—1932）德國經濟學家，社會民主黨員，但在一九〇〇年初轉向爲修正主義者。

【許梵采爾】（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1833—75）德國律師，拉薩列派報紙「社會民主主義者」（1868）創辦人，該報受俾士麥津貼，許梵采爾繼拉薩列爲德國工人總會領袖。

【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員，新聞家，文學家，黨史家，馬克思傳作者，德國共產黨先驅斯巴達同盟創立者之一。

十二畫

【華格納】（Adolf Wagner, 1835—1917）德國經濟學家，主張「國家社會主義」，在一八



七八年創設反動的基督社會黨。

【華爾夫】(Wilhelm Wolff, 1809—1864) 德國共產主義者，第一國際總部會員，一八四八—四九年德國革命的參加者，一八五一年後住在英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親近朋友。

【華西里契可夫】(Prince Alexander Vasilchikov, 1816—1881) 親王，俄國地主，自由主義民粹派傾向的政論家，活躍於俄國合作運動。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家。他的偉大貢獻是發展了辯證方法。他的唯心論是他的辯證方法相衝突的，使他反動的政治立場而支持普魯士的封建主權。

【第撥萊】(Marcel Deprez, 1843—1918) 法國的物理學家數學家。

【第米里亞卓夫】(Klementu Tikhizayev, 1843—1920) 俄國傑出的科學家，達爾文進化論的研究者和宣傳者，他的革命政治觀點使他脫離大學(一九一一)，使他全心支持十月革命。

【富拉吞】(John Fullarton, 1780—1849) 英國銀行家及貨幣理論家。

【斯加爾亭】(V. Skaldin, 原名 Feodor Pleuer, 1828—1902) 俄國論農民問題的作家，沙

皇的軍官。

【斯加培克】(Count Fryderyk Forsten Skarbek, 1792—1866) 波蘭的經濟學家，古典學派的追隨者。

【斯密】(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蘇格蘭的哲學經濟學家，被視為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始人。反對重商學派的國民經濟政策，主張自由任任。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傅利埃】(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1772—1843) 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資本主義社會之激厲的批評者，主張建立共產主義移民區，稱為 Phalansteres。在美國麻州建立勃洛克農場區的人，是傅利埃的弟子。

【萊辛】(Go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德國的劇作家，批評家，素樸的唯物論者，不安協的民主主義者。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現實主義的理論家。

### 十三畫

【蒙日】(Amaus Alexis Montell, 1769—1850) 法國歷史家，主張歷史應該多管人民的

事，少管國王，政治家和將軍們的事。

【**壹賓**】(Christian Friedrich Schoerbiem, 1739—1868) 德國化學家，發現臭氣（一八九）火棉和醇膠（Collodion）

【**奧茲**】(Giannaria Ortes, 1713—1790) 意大利的神父，經濟學家。

【**塞蓋葉維支**】(Vasilu Serbeveich, 1835—1911)。俄國法律史家，聖彼得堡大學教授，保守黨。

【**塞繆爾·摩爾**】(Samuel Moore, 1830—1912) 英國商人，研究自然科學和法律。因在恩格斯指導下翻譯「資本論」第一卷而出名。

【**聖西蒙**】(Saint-Simon, Count Claude Hérissé, 1760—1825) 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他理想的社會政府，由科學家和工業家領導，專門管理生產和改進「最貧困而人數最多的」階級。

【**詹姆士·密爾**】(James Mill, 1773—1835) 英國經濟學嘉圖的追隨者，約翰·密爾的父親。

十四畫

【蒲克】(BERNARD BREE, 1723—1797) 英國政治家，常寫宣傳小冊。自由黨黨員。在法國革命後領導反動的理想主義者。

【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法國的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被視為法國的「互助主義」(階級調和論)與工團主義之父。

【蒲萊】(Antoine Eugene Buret, 1810—1842) 法國的經濟學家。西斯蒙府的學生。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德國的詩人戲劇家。德國文學中偉大人物之一，在他當時的文化發展中也是一個偉人。

十五畫

【齊捷林】(Boris Chicherin, 1828—1904) 俄國貴族，歷史家，莫斯科的憲法教授。

【霍其斯金】(Thomas Hodgskin, 1787—1869) 英國黑森圖派社會主義者。

【摩爾】(湯麥斯·摩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英國政治家，人文主義者，一

烏托邦」(Utopia)作者，該書描寫一個理想國，其中生產手段與生產物為公有，湯麥斯·摩爾因此被列為第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

### 十六書以上

【歐文】(洛伯脫·歐文 Robert Owen, 1771—1858)英國棉織工廠主，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合作運動想始人，他建立了幾個共產主義移民區，有一個在印第安納稱爲「新和諧」(New Harmony)

【邁爾】(Siegfried Meyer, 1849—1872)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第一國際美國支部的創始者之一。

【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國法學家哲學家，政論家。

【龍革】(Charles Longuet, 1838—1903)法國新聞記者，蒲魯東主義者，第一國際總部會員和巴黎公社的會員，一八七三年娶馬克思長女珍妮。

【賽依】(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國的經濟學家，他使亞當·斯密的著作普及化，但他都放棄了古典的勞動價值說而贊助一種主觀的效因說。

【魏德邁爾】(Joseph Weydemeyer, 1818—1866) 德國的炮兵軍官，共產主義者協會的會員，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一八五一年流亡至美國，美國南北戰爭中為北方的軍官而參加，在美國工人運動中很活躍。

【瞿列克】(Gustav von Guaelich, 1791—1847) 德國的經濟歷史家。

【羅里亞】(Achille Loria, 1857—) 意大利經濟學家，塞那、巴都亞、吐林各大學教授。

【龐巴威】(Eugene von Bochm-Bawerk, 1851—1914) 奧國經濟學家，自命給馬克思以「決定性的駁斥」，並從經濟理論中「除去」了價值問題。

# 馬克思論資本論

編譯者 徐

堅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現名光華書店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東北·天津·北平

石門·濟南·開封

鄭州·徐州·濰坊

一九四九年四月東北版(哈爾濱)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411 00001—5,000

